

師諱は徳韶、法眼に嗣ぐ、處州龍泉陳氏の子、幼にして龍歸寺に依る。得度十八にして受具、去つて龍牙に謁して問ふ、「雄々の尊甚麼に因つてか親近することを得ざる。」牙曰く、「火と火との如し。」師曰く、「忽ち水に遇ひ來らば又作麼生。」牙曰く、「汝我が語を會せず。」又問ふ、「天も蓋はず地も載せず、此の理如何。」牙曰く、「是の如くなるべし。」師旨を論さず、再び請誨す。牙曰く、「道者汝向後自ら會し去らん。」師後に通玄峰に於て深浴して忽ち省す、遂に香を焚いて龍牙を望んで禮拜して曰く、「當時若し我に説向せば今日決定して罵らん。」疎山に見えて問ふ、「百匝千重、是れ何人の境界ぞ。」山曰く、「左搓の芒繩鬼子を縛す。」曰く、「古今に落ちず、請ふ師説け。」曰く、「説かず。」曰く、「甚として説かざる。」曰く、「箇の中有無を辨せず。」曰く、「師今善く説けり。」山之に駭く、是の如くにして五十四員の知識に參す。後法眼に謁す、眼一見して深く之を器とす。師參請に倦んで但衆に隨ふのみ。一日眼上堂、僧問ふ、「如何か是れ曹源一滴の水。」眼曰く、「是れ曹源一滴の水。」師座下に大悟す、遂に眼に白す、眼曰く、「汝向後當に國王の爲めに師とせられて、祖道の光大を致すべし、吾れ如かざるなり」と。是より諸方の異唱、古今の玄鍵之が爲めに決擇して微跡を留めず。乾祐元年忠懿王位を嗣ぐ、使を遣はして之を迎へて弟子の禮を申ぶ。示衆、「古聖の方便猶ほ河沙のごとし、祖師の道く、『風幡の動くに非ず、仁者の心動く』と。斯れ乃ち無上の心印、至妙の法門、我輩祖師門下の客と稱す、合に作麼生か祖師

意を會すべき。若し風幡動かすと言はゞ、汝が心安りに動く、若し風幡を撥はすと言はゞ、風幡の處に就いて通取せよ。若し風幡動する處是れ甚麼と言ひ、若し物に附いて心を明む、物を認むることを須ひすと言ひ、若し色即是空と言ひ、若し風幡の動に非ず、應に須らく妙に會すべしと言はば、祖師の意旨と了に没交渉なり、既に是の如く會することを許さず、諸上座便ち知悉すべし、者裏に悟り去らば何れの法門か而も明めざらん、百千の諸佛の方便と雖も一時に洞了せん。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ずんば、設ひ塵劫を経とも空しく自ら神を勞せん、是の處りあることなけん。通玄峰に住する偈あり、云く、「通玄峰頂是れ人間にあらず、心外に法なし満目青山」と。眼聞いて乃ち曰く、「只此の一偈吾宗を起すべし。」示衆、「古人道く、『若し一法を欠かば法身を成せず、若し一法を剩さば法身を成せず、若し一法あらば法身を成せず、若し一法無くんば法身を成せず』と、此は是れ般若の眞宗なり。」又曰く、「夫れ一切の問答は針鋒相投するが如し、絲毫の參差なし、事として通せざることなく、理として備はらざることなし、良に一切の語言、一切の三昧、横堅深淺隱顯去來、是れ諸佛實相の門なるに由る。只貴むらくは如今一時に驗取せよ、珍重。」又曰く、「言發すること聲に非ず、色前物に非ず、始めて會す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僧問ふ、「古徳道く、『天に登るに梯を借らず、遍地行路なし』と、如何か天に登るに梯を借らざる。」師曰く、「絲髮地を遺さず。」曰く、「如何か是れ遍地行路なき。」師曰く、「適來爾に向つて什麼と道ひし。」問ふ、「法眼の寶印、和尚親しく傳るや、未審し、今日の一会何人にか分付せん。」師

曰く、「琴々たる鼓一頭打兩頭鳴。」問ふ、「古に道ふ、虚空を敲打すれば鳴つて殻々、石人木人齊しく應諾す、六月降雪落ちて紛々、此は是れ如來の大圓覺、如何か是れ虚空を敲打する底。」師曰く、「崑崙兒鐵袴を著く、打一棒行一步。」曰く、「恁麼ならば則ち石人木人齊しく應諾す。」師曰く、「備還つて聞かや。」問ふ、「飲光釋迦丈六の衣を持して鷄足山に在つて、彌勒下生を待つて丈六の衣を將て千尺の身に披す、應量恰好なりと、只釋迦の身の長丈六、彌勒の身の長千尺なるが如くんば、爲復た是れ身短を解するか、衣長を解するか。」師曰く、「汝卻つて會すや。」明拂袖して出づ。師曰く、「小兒子、山僧若し汝が語に答へ得ずんば、當に因果あるべし汝若し不是ならば吾れ當に之を見るべし。」明歸りて七日にして嘔血す。浮光和尚勸めて曰く、「汝速かに去つて懺悔せよ。」明方丈に至つて悲泣して曰く、「願はくは和尚慈悲、某甲が懺悔を許せ。」曰く、「人の地に倒れて起きるが如し、曾て汝をして起倒せしめず。」明又曰く、「若し某甲が懺悔を許さば、終身給侍せん。」師爲めに語を出して曰く、「佛々道齊し、宛爾として高低なり、釋迦彌勒印の泥に印するが如し。」天台の教を傳ふる義寂といふものあり、乃ち螺溪是なり。屢々師に言つて曰く、「智者の教、年記寢遠し、慮ふに散失多し、今新羅國其の本甚だ備なり、和尚の慈力に非ざるよりは其れ孰か能く之を致さんや。」師、王に聞す、使を遣はし、海に航して傳寫備足して回る、今に迄るまで盛んに世に行はる。

①紅毛人の使ひものゝくろすな崑崙兒と云ふ。

贊に曰く、「心法雙べ忘す、乾坤に獨歩す。」

天に登るに梯を借らず、遍地行路なし。

機石火を翻へす、石頭城を燦破す、掌龍泉を握る、笑つて龍歸寺を出づ。

天蓋ひ地載す、若し龍牙の餓飯を疊將して閑神を祭るに苦しむ。百匝千重、疎山に左搓の芒繩に鬼子を縛せらる。

去來隱顯諸佛の實相を明む、要旦つ顛頂、欠剩有無般若の眞宗を説く、妨げず蕪齒なることを。是れ曹源の一滴水、玄機を悟る豌豆を將て眞珠と作す、通玄滿目の山を指す、吾宗を起す甜瓜を變じて苦瓠と成す。

祖師門下の客、風幡を辨す帶水拖泥、大王長壽の人、聲色を外にす沙を抛ち土を撒す。法眼親傳の寶印を得たり、鞆皮鼓兩頭鳴る、木人に應じて虚空を敲打す、崑崙兒鐵袴を著く。南嶽天台教乘の磨滅を念ふ、新羅國に往いて繕寫して歸る、釋迦彌勒身衣の短長を論ず、興教僧をして嘔血し去らしむ。

諸方の異唱古今の玄鍵、決擇して蹤を留めず、謬らす一國の師と爲つて名寰宇に喧すしきを。し

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は延壽、詔國師に嗣ぐ、餘杭王氏の子、幼より佛乘を敬ふことを知る、既に冠して葷酒を茹は

す、日に惟一食、法華を持する七行俱に下る、群羊の跪いて聽くことを感す。年二十八華亭の鎮將となり、翠巖の參禪師、龍冊に遷止して大いに玄化を闡くに屬ふ。師遂に出家を求めて朝に請ふ、文穆王其の志に従ふ、參を禮して師と爲す、勞を執つて衆に供す、身唯だ一布袍。後に天台の天柱峰に往いて九旬習定、鳥類斥鷃あり、衣裾の中に巢ふ。國師に調するに墜んで一見して之を器とし、密に玄旨を授く。仍つて師に謂つて曰く、「汝元師と縁あり、他日大いに佛事を作さん、惜むらくは吾が見るに及ばざらんのみ。」初め雪竇に住す、上堂、雪竇が者裏迅瀑千尋、纖粟を停めず、奇巖萬仞足を立つる處なし、汝等諸人甚麼の處に向つてか歩を進めん。僧問ふ、「雪竇の一徑如何か履踐せん。」曰く、「歩々寒華結ぶ、言々徹底冰る。」又偈に曰く、「孤猿叫び落す中巖の月、野客吟じ残す半夜の燈、此の景此の時誰か意を得る、白雲深き處坐禪の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じて靈隱に入れて第一世となす。明年に請じて永明に住せしめて第二世と爲す、僧問ふ、「如何か是れ永明の旨。」曰く、「更に香を添へ著けよ。」曰く、「師の指示を謝す。」曰く、「且喜すらくは沒交涉。」偈あり曰く、「永明の旨を識らんと欲すれば、門前一湖の水、日照して光明生ず、風來つて波浪起る。」僧問ふ、「學人久しく永明に在り、什麼としてか永明の家風を會せざる。」曰く、「不會の處に會取せよ。」曰く、「不會の處如何か會せん。」曰く、「牛胎象子を生ず、碧海紅塵を起す。」師、宗鏡錄一百卷を著はして海外に播む、高麗國王師の言教を覽て使を遣はして、書を賣して弟子の禮を叙ぶ。又僧三十六人を遣はして道を問はしむ、皆印記を承

く、前後本國に歸つて各一方を化す。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を以て淨慈に示寂す、大慈山に塔す。

贊に曰く、「一たび出頭し來る、風標迥かに別なり。」

華亭の鎮將を棄てて、腰に寶刀を佩ぶ、龍冊の老僧に依つて、身布袍を被る。

法華を誦して七行俱に下る、群羊の跪いて座隅に聽くことを感す、大定を習ふて三月にして方に回

る、斥鷃の巢ふて衣裾に栖むあり。

天台に片言を得て旨を悟る、念念幻緣空す、乳峯一路を指して通玄、歩々寒花結ぶ。

迅瀑千尋纖粟を停めず、水を探れば丈痕深し、奇巖萬仞迥かに躋攀を絶す、崖を望めば心路絶す。

牛胎象子を生ず、垂示太だ分明、碧海紅塵を起す、家風重ねて漏洩す。

藜床に枕して清夢を喚び回す、野客吟じ残す半夜の燈、蒲團に倚つて白雲を坐斷す、孤猿叫落す中

巖の月。

宗鏡一百餘卷を著はす、鐵を點じて金と成す、高麗の三十六僧を印して、龜を證して黠とな

す。

潛行密用佛眼も亦窺ひ難し、眞の精進幢、慧日峯前百世に亘りて光明燦として發る。」

法眼此に至つて三世、師高麗の三十六僧を印すと雖も、然れども傳燈に名字機縁を載せず、茲に

贊するに及ばず。

小師 居涇 焚香 拜手稽首 謹んで乳峯に書す。

國譯希叟和尚五家正宗贊 終

希叟和尚五家正宗贊并序

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特閨門兒女子軟紅輕襪踏地怕痛之論又烏足爲參學法衲僧家千聖頂額瞥轉玄樞翻鐵面皮爺也不識示一機如大火聚出一言如生鐵概無備近傍處無備咬嚼處針砭古今活必死疾又何聖可稱何門可游何言可忌終日言而盡道言滿天下無口過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曲盡其奧褒非勸節貶非窮鄉抑非兼人揚非舉善息諒補劓截鶴續鼻倒用橫施著著有出身之路背桎梏籠檻分甘爲淺丈夫哉愚生也魯瘦藤挑月破笠包雲奔走江湖幾五十載雖透關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於古人不恰好處略窺涯涘試將五彩黼黻太虛似不量其力也前謂褒貶抑揚當俟金錀刮膜出語驚群者重爲點發雖然翠巖眉毛寧免拖地寶祐甲寅西蜀比丘紹曇百拜書于靈鷲放山室

希叟和尚五家正宗贊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王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國，其王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改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降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四曰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徵詰，師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汝可速救。」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卽擯宗勝，令出。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不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

見王曰於我有不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羅提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問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大根器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初至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曾謂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後傳衣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流支光統數加藥害至第六度遂不救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師知緣盡欲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總持得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後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履而返歸奏帝開墻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贊曰 隆準龍顏 碧瞳天相

棄金輪爲聖道出家 辨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 驅弟子除異見之邪 舌翻潤 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洲赤縣接大乘根 東土西天示衲僧樣

廓然無聖 逆龍鱗一葦橫江 寂爾觀心 坐鬼窟九年摸象

一花開五葉 放庭雪沒人腰 毒藥作醍醐 笑江槎分玉浪

如牆如壁 幾曾當教外別傳 分髓分皮 正好喫手中痛棒

詐死忙携隻履歸 惜大唐國一時人 開眼被胡兒欺誑

曹溪六祖大鑑禪師

師諱慧能新州人俗姓盧家貧樵采以給一日負樵至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悚然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遂白其母至黃梅謁五祖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作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乃曰著槽廠去師禮而退遂負石舂米後聞人舉北秀頌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師即倩人書偈其傍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因付衣鉢潛至大庾嶺明上座逐之師以衣置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師於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經聞二僧辨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爭之不已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問之遂與披剃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南嶽讓和尚因嵩山安和尚啓發之乃直詣參師師問曰什麼處來岳曰嵩山來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卽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青原和尚參師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

肯之師將順寂欲往新州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說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贊曰震旦心宗嶺南蠻種

一字不識書探薪勤母奉

黃梅確頭和糠搗出石墜覺腰輕新州市上平地顛翻擔折知柴重

鱷魚眼睛光轆轤噴明上座爲衣鉢爭毒蛇口氣冷水冰斥印宗僧非風幡動

汚染卽不得蕩南岳家財一物無聖諦尙不爲鼓青原波浪千尋湧

開作家爐輔村獠獠收幾塊精金說成帙壇經臭皮囊盛許多骨董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死款難翻地含諸種普雨皆生開眼說夢

千古曹溪鏡樣清非劈箭截流機浸殺底堪作何用

江西馬祖禪師

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奇異虎視牛行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之溪邊婆子云將謂有何奇特元是馬簸箕家小子師遂曰勸君莫還鄉還鄉道不成溪邊老婆子喚我舊時名再返江西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識云金鷄解脚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六祖謂南嶽云爾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石鞏爲獵時從師庵前過師見問曰汝是何人曰獵者師曰汝解射不曰解射師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師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不師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師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師曰汝既知如是何不

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師曰者漢曠劫無明一時頓息鞏遂擲弓箭投師出家師與百丈行次見水鴨師問水鴨子在何處丈曰飛過去也師遂捏丈鼻丈作痛聲師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遂歸寮中大哭同事問曰有何事丈曰汝去問和尚同事往方丈問曰不知海侍者有何事而哭令某甲來問和尚師曰汝自去問他同事歸問丈大笑同事曰適來哭而今笑丈曰適來哭而今笑龐居士參次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此有省師與百丈南泉智藏翫月次師曰正恁麼時如何藏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後示寂于泐潭贊曰虎視牛行虬髯鐵面

滅菩提達磨之心宗應般若多羅之懸識

金雞解脚一粒粟禍蘖潛萌馬駒踏殺天下人惡聲難掩

射鹿印石鞏無明蕩除過鴨將百丈鼻頭捏轉

吸江口壑殺龐公翫月機坑埋普願

八十四人阿轆轤成團如破驢脊上蒼蠅七千餘里走區區被人喚馬簸箕家小團

赤手逗曹溪正脈古今分宗派滔滔卽心得臨濟克家兒孫上傳燈袞袞

稽首真空大法王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擬覓踪由太虛閃電

南嶽石頭禪師

師嗣青原諱希遷端州人姓陳氏在俗時每厭鄉洞民多淫祀輒奪牛毀祀而歸鄉老不能禁

師參青原，原令馳書與南嶽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鈍斧子與汝住山去。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便休。師回，原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不？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時蒙和尚許箇鈍斧子，便請原垂一足。師禮拜，異日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還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原曰：衆角雖多一鱗足矣。師一日夢與六祖乘一龜游泳深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於聖海也。師天寶間之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鄧隱峰辭馬祖，祖問甚處去？峯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到師處，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乃問：是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卻回舉似祖。祖曰：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再去如前問，師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師見問曰：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千聖亦不識。師乃以偈歎之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之流豈可明。僧問：如何是禪？答曰：碌磚，如何是道？答曰：木頭。師著參同契草庵歌行於世。

贊曰：端州生緣，曹溪得度。

熬鼻蛇毒要傷人，破鏡烏心專食母。

厭洞民多淫祀，毀叢祀奪牛歸。與嶽僧通信書，挾鈍斧住山去。

衆角雖多一鱗足，又爭能識得青原。深池同載一龜游，竟何曾夢見六祖。

臨機多滑路，推隱峯束手墮懸崖。共住不知名，對藥山熟睡饒謔語。

貼身死計，磐石坐生雲。信口答禪，碌磚拋似雨。

青松下閑謠一曲，草庵歌不落宮商。亂山中狂叫數聲，參同契是何言句。

惜曹溪旁出一枝，到情忘義斷時生。五逆孫繼不孝子。

南泉願禪師

師諱普願，鄭州人，姓王氏，初見馬祖契悟，後住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勸州去，便設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師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糞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辨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時有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卻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一日兩堂首座爭貓兒，來白師。師持刀提起貓兒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二俱無對。師便斬之。至晚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趙州脫鞋安頭上，便出。師曰：子若在救得貓兒，示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時有僧出衆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僧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在山作務，次僧問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拈起鎌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得。僧曰：不問茅鎌子，南泉路向甚處去。

師曰：我使得正快。陸亘大夫與人雙陸次，見師，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得不？」師曰：「得。」陸曰：「莫不得不？」師曰：「不得。」師住庵時，一僧到，師問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喫了。」一時打破家生，就師床臥，師待不來，歸見僧牀上臥，師亦就邊臥，僧便起去。師後曰：「我往前往住庵時，有箇伶俐道者，至今不見消息。」陸亘一日向師道：「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問：「測師問座主曰：『與我講經得麼？』座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上堂曰：『諸和尚子，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如今有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汝商量也。」須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一日，甘贊行者來，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師云：「甘贊行者設粥，請大眾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贊禮拜便出去。」師到厨內打破鍋子。

贊曰：咄這王老師，遍地栽荆棘。

牧牯牛東西溪上，索頭在手未會放收，斬貓兒上下堂前，暗地耕繩難分曲直。

亂拋骰子，臭骨頭十八點喝成，錯指路頭，茅鎌子三十錢買得。

不作貴不作賤，賣渾身誰肯商量，失卻火失卻牛，居丈室有何奇特。

被鬼神覷見了，莊上喫片油糍，與趙州相見來，鎮州出大蘿蔔。

一株花如夢相似，孰云天地同根，十八歲活計做成，難使兒孫取則。

許陸亘開鑄坐石，逐惡隨邪，爲甘贊打破粥鍋，開門放賊。

佛出世亦不去，誓願庵主未免狐疑，飯飽後恣睡，靈利道者不知消息。

將金彈子換銀彈子，長處無多，硬要做阿轆轤善知識。

百丈大智禪師

師嗣馬祖，諱懷海，福州人，姓王氏。師再參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師便禮拜。後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居處巖巖峻峻，故號百丈。師處之，未期月，參玄之士四方群集。馮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衆云：「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貴脫野狐身。師曰：「備問。」老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師云：「馮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師曰：「老僧欲住可乎？」陀云：「非和尚所住。」師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師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不。」

陀曰待歷觀之師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曰此人如何陀令警教行數步曰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陀曰此正是瀉山主也師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師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轉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曰不可喚作木樸師不肯乃問祐祐踢倒淨瓶師咲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祐遂往焉師作清規

贊曰出格胚暉鈞陶巧匠

瘦骨稜稜玉削成碧眸問問星流樣

脫野狐不味因果知歷代贊幾何罵幾何開水鴨落盡便宜走歸家哭一上笑一上

淨瓶踢倒放山子荷鏹入千峯拂子拈來怪馬師平地埋青嶂

一生鼻頭痛刻骨冤不易消融三日耳朶聾入心毒卒難洗蕩

共游惡業蛟龍窟子黃葉友龐公同奪生獐虎兇胎兄南泉弟知藏

清規井井深掘陷人坑華胃繩繩密布縵天網

策奇助不滅叔孫通與老臊胡作萬古城池阿誰近傍

趙州真際禪師

師嗣南泉諱從諗曹州人姓郝氏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紀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有僧游五臺問婆子曰臺山路

向甚處去婆曰竊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怎麼去後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破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竊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怎麼去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師曰汝只見略約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一日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叫云救火救火檗開門把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茶莫執主丈法堂上從東過西莫曰作什麼師曰探水莫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師以丈倚壁便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拍樹子後法眼問覺鐵背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瞠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師問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苦曰飲者如何曰死僧舉似雪峰峰遙望作禮曰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嚴陽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放下著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嚴有省

贊曰禪在口皮邊換盡衲僧眼

中南泉毒太虛寥廓豈強是非死雪峯心古澗寒泉分明剖判

見大王不下床接表吾宗尊法有人勸庵主拽下簾歸知王老疑著者漢

茶莫探水靠丈立生根黃檗救焚開門驚落膽

狗子無佛性，露刃劍冷，鐵含霜，臺山勘破婆，葛藤椿一刀截斷。
覺鐵拈謂先師無此語，費口分踈，嚴尊者問一物不將來，全肩荷擔，
架略約非惟度馬，度驢，亘百世援沈迷，使平步摩訶衍岸。

黃蘗斷際禪師

師嗣百丈，諱希運，閩人，初游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澗水暴漲，植杖而止，其僧牽師同度，師曰：兄自度，彼即褰衣躡足履波如地，回顧師曰：渡來，渡來，師咄曰：者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百丈一日問師：甚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擗，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作首座，一日持鉢向南泉位坐，泉入堂見，謂師曰：首座幾時行道，師曰：威音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師遂過第二位，師辭，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爲，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奚爲，師掌彌，彌曰：太轟生，師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龜說細，隨後又掌，及宗卽位，乃封爲鹿行沙門，裴相國諫之曰：三掌爲陛下斷三際，易爲斷際，師曾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有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爾尋，僧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爾尋，曰：尋羚羊蹤來，曰：羚羊無

蹤，到爾尋，曰：恁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陸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爾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打出，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檗，特來相見，師不顧，母爲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脚斃死，後果生天，夢師曰：我當時若受汝一粒米，當墮地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師一日捏拳云：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問：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捧一尊佛跪前，曰：請師安名，師喚曰：裴休，休曰：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千頃南參，師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卽今豈是有耶，師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南曰：非古今，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曰：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

贊曰：麤行沙門，略無拘檢。

掌大唐天子，面似血紅，打臨濟厨兒，棒如雨點。

大雄山下突出虎，未具爪牙，大義渡頭斃殺娘，不分恩怨。

在威音已前行道爭坐位，平地喫交，聞百丈三日耳聾驚吐舌，和根翻轉。

羚羊絕蹤跡，軒知獵犬難尋，澗水漲波濤，卻被胡僧欺騙。

小笠藏大千世界，甚處著王老師，鹿拳捏天下師僧，有時通一絲線。

謂千頃南法眼在汝，剛要鬼分贖，與裴相國古佛安名，白遭渠污染。

噫酒精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輕忽老僧入地獄如箭

睦州陳尊宿

師諱道蹤俗姓陳江南李王之裔因游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歸白父母願求出家許之受具游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寺常百餘衆學者咨扣隨問遠答詞語峻嶮無以嬰其鋒由是諸方以尊宿稱之嘗首座黃檗時臨濟方入衆師目爲大器指見樂問佛法大旨樂三度賜棒雲門初參師師扃門拶折雲脚乃云秦時轆轤雲大悟仍指見雪峰師後歸開元以母老無親奉居閑房日織蒲鞋鬻米供奉故號陳蒲鞋巢寇至境師標大履於城門巢盡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師問座主講什麼經曰涅槃經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中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有一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才罔測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僧參次師問汝是新到否曰是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去師曰來來我實問汝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爾亂道見麼僧無語師應機多云擔板漢門牆峻峻少有許可後接陳操尙書一人贊曰者漢一生擔板肯被它人移換

斷佛祖命脈不假鉛刀換衲僧眼睛只消泥彈

指臨濟參黃檗生蛇入竹筒接雲門嗣雪峰烏龜生鵝卵

五百力士揭石義將腳尖處處踢翻二十四家破體書以拄杖空中點看

叱新到放下江西爛葛藤沒巴鼻拋出秦時轆轤

閑房養母破蒲鞋能直幾文錢古寺藏身潑家私當甚破漆椀

當門懸大履虛得聖人名分座振頰綱瞎卻人天眼

氣衝牛斗薄諸方將死雀就地彈用盡機關末後只接得箇俗漢

德山見性禪師

師諱宣鑑嗣龍潭簡州人姓周氏初講金剛經名冠成都時稱周金剛嘗與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破其窟宅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負青龍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徑往龍潭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對遂止息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接得潭便吹滅師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什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澆山挾複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不顧師曰無無使出至

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不？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一日齋遲，自托鉢過堂，時雪峰爲典座，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甚處去？師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問令侍者請巖至，謂曰：汝不肯老僧耶？巖密啓其意，次日上堂，便與尋常不同，巖於僧堂前撫掌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雖然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示衆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妄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無所益，雪峯問師：從上宗乘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師曰：道甚麼？峯有省，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師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龍馬，跛煞出頭來，師休去，來日浴出，廓度湯與師，師撫背云：昨日公案如何？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休去，師一日同瓦棺入山斫木，師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便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又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又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曰：何不成就取不會底？棺曰：不會，又成椀箇什麼？師曰：子大似箇鐵櫬，師隔江見高亭云：不審，師乃搖扇招之，高亭開悟，便橫趨而去，師凡住院，拆却佛殿，獨存法堂而已。

贊曰：擔鈔走南方，擔滅諸魔子。

逢臭老婆點出三心，看小當仁噤無一語。

龍潭吹滅紙燭，破蕩家財，德嶠盤結草庵，呵罵佛祖。

到瀉山背著草鞋出，活弄目前機，問巖頭不肯老僧那，會得末後句。

虛而靈空而妙，逢人拋擲爛泥團，毛吞海芥投針，對衆拗折金剛杵。

煞鼻蛇毒因宗乘事入心，飛龍馬驟向作麼中馳步。

斫木要瓦棺成椀便休，搖扇喜高亭橫趨而去。

誠所謂拆佛殿，咬猪狗，不近人情，底老尊慈，想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痒底座去。

巖頭齋禪師

師諱全齋，嗣德山，泉州人，姓柯氏，一日參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次見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處去，師曰：暫離和尚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和尚，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在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婆子抱一子來，乃曰：呈繞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集，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龜爛，上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兩段義，似諸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作禮云：請和尚爲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

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段義，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擊開面門，擊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對，羅山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卻，山不慳意，乃參師，問，同前語，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遂服膺，一日，又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不肯德山，曰，是，曰，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禮拜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近前引頸云，因，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趁出，僧問，如何是道，曰，破草鞋，拋向湖邊，著，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曰，小魚吞大魚，曰，掛後如何，曰，後園驢喫草，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巖沈思，師曰，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巖於言下頓悟，後凡有問佛，問法，問禪，問道，皆作噓聲，一日，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叫一聲了去，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刺及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聞數十里，唐光啓三年四月八也。

贊曰：智過師，誰信爾。

遭一喝，大難承當，用一噓，全沒巴鼻。

橫點頭三十載，謂洞山佛無光，搥塗毒一兩聲，聽韓信臨朝底。

舞棹洞庭湖畔，引臭老婆拋卻兒，阻雪鰲山店頭，呵魔頭僧去打睡。

聲前古毒爛，謾當機籌，後園驢喫草，是何宗旨。

劍從收後嬰鋒去，錯付者僧頭，鐘未鳴時托鉢回，密啓先師意。

問大道端倪處，急須颺下草鞋，與同行共話間，可惜踢翻碗水。

謂羅山從他去住，未有不寧時，肯瑞巖未脫根塵，不是本常理。

生平脫酒視生死，如遊戲園林，末後大叫一聲，開數十里。

雪峯真覺禪師

師諱義存，泉州曾氏子，出嶺首謁鹽官，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遂悟於言下，師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師云，歸嶺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飛猿嶺出，山云，今從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爲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師同巖頭到澧州鰲山店，阻雪，頭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巖曰，師兄起來，巖曰，作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其文遂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師兄如今又只管打睡，巖喝云，瞌睡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頭云，某甲這裏未穩在，巖曰，將謂爾他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者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巖曰，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爾證明，不是處與爾刻卻，師曰，我初到鹽官，開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巖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曰，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巖曰，若恁麼自救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師曰：如何即是巖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驚山成道。師行腳時，參烏石觀，纔敲門，觀問誰，曰：鳳凰兒，來作麼。曰：來啗老觀，觀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觀托開閉，卻門，師住院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爾者一隊，噀酒糟漢，向甚處摸索。上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丈攬向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此，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玄沙一日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輾出，沙作斫牌勢，師曰：爾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閩帥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輕打我，師象骨巖接人，後欲往松山，建寺安衆，問大師借庵基，尼不肯，因與坐禪約曰：未滿七日，出定者輸。尼至六日開眼，師遂奪其基建寺。師親書牌於磨院云：山前竟日無狼虎，磨下終年絕雀兒。至今虎雀絕無。

贊曰：得處頗辛勤，用時無巧妙。

入飛猿嶺，不識一人，生盡毒鄉，寧無少過。

焦磚打著連底凍，就德山點發不假多談，赤眼撞著火柴頭，與巖頭同行只消一箇。

驚山店頭成道，半夜發狂，象骨巖下踉跟，全身放倒。

圓木毬輾出，玄沙火急作牌，鱉鼻蛇攬來，雲門郎忙打草。

開門輕擬議，被老觀搗住非鳳凰兒，打鼓普請看，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

千七百人善知識，盡從杓頭上舀來，五六十里雪峰山，只向蒲團頭奪了。

松山小塔卵石子，亂疊幾層，古澗寒泉牛蹄過，能深多少。

山前竟日無狼子，且聽老僧行，磨下終年絕雀兒，不愁齋米耗。

一生受大王供養，何以報恩，手托地疾呼，輕打我，輕打我。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師諱義玄，曹州邢氏子。初在黃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因上方丈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槩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座曰：「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且往諸方去。」座曰：「汝須辭和尚始得。」座卻往堂頭告曰：「問話僧雖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方便，接取來。」上辭，槩令往高安參大愚。師到大愚，愚問：「甚處來？」曰：「黃檗來。」曰：「黃檗有何言教？」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未審有什麼過。」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曰：「槩見便問，來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槩曰：「大愚饒舌，待見痛與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槩曰：「者風顛漢，卻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槩令參堂去。徑山五百衆，每日行道念觀音，無一人參請。山作書與槩，具言其事。槩令師去。師到徑山，裝腰直上法堂，山纔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山：「適來者僧有甚言句，便喝和尚？」山云：「者僧從黃檗來，爾要知自去問他。」是時五百衆，太半分散。洛浦爲侍者，不契辭去。師後云：「可中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淹殺誰家。」蓋甕裏，師臨終時云：「吾滅後，汝等勿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

曰：「爭敢滅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向後忽有人問汝，向伊道什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贊曰：廣廈梁，清廟器。

刮霜面，冷餓逼人，伏獸威，腥風捲地。

見睦州始學跳籬牆，掌黃檗便解撥行奪市。

報冤六十棒，向大愚肋下築拳，喝散五百僧，使徑山胸中短氣。

展三玄戈甲，遍地濁髓寒，示四種料揀，平地波濤起。

炎天飛雪雹，單明向上機籌，赤腳驟水稜，自是一般標致。

惜正法眼藏，滅向三聖瞎驢邊，知赤梢鯉魚，淹殺誰家蓋甕裏。

贊之者拔舌泥犁，毀之者洋銅沸屎。

遺風餘烈繼百世，猶有存焉，求鸞膠續絃，則遠之遠矣。

興化獎禪師

師諱存獎，魏州人。初見臨濟，濟令師爲侍者。濟問：「新到甚處來？」曰：「鑾城。」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人，難得參堂去。」師問：「適來新到，是成褫伊那？」濟曰：「我誰管。」爾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卽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卻。」濟曰：「爾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爾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爾出得語，又喝起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

大敗濟便打師後到三聖請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聖聞得問曰爾具什麼眼師便喝聖曰須是爾始得大覺開乃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到大覺請爲院主一日覺喚曰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爾具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師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不疑爾昨日兩喝爾試說看師曰我於三聖師兄處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後開道拈香云此一炷香若爲三聖三聖爲我太孤若爲大覺大覺爲我太賒不如供養我臨濟先師雲居住三峰時師問曰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曰想和尚答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後二十年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曰和尚住三峰時老僧問伊話答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曰與化則不然爭知道箇不必僧問師曰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作禮師曰與化今日赴箇村齋中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饒爾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蘇息起來欸欸地向爾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爾諸人在虛空裏胡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恁麼師便打乃白衆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鑽飯一堂仍不得喫飯卽趕出院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云爾看者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堂時有僧問者僧有甚觸忤和尚師云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僧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什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同光帝問師朕收中原獲一寶未有人酬價師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幞頭腳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衣號不受乃賜馬師驟馬忽驚墜地傷足憑柺子行問僧曰還識老僧否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踉腳法師說得行不得

贊曰、臨濟的兒、三聖首座。

熱喝似雷奔、龜膽如天大。

皮下無血、見大覺喫痛棒、薦得先師、板齒生毛、到雲居借一問以爲影草、赴村齋遇暴風卒雨、古廟裏誰云禪得渾身、向南方探虎穴魔宮、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

揚聲止喝、紫羅帳裡撒明月珠、有眼無筋、幞頭腳邊辨君王寶。

勘同行將手橫、面門兩上、死伎已窮、打克賓出院罰鑽飯一堂、欺人不少。

借寶劍當場看、光射斗窺遇生盲、將死雀就地彈、語藏鋒功難補過。

對龍顏乘御馬、雖得一場榮、踉雙腳窮祖道盡力行之不到。

南院顛禪師

希叟和尚五家正宗贊

師嗣興化河北人法諱慧顯俗名寶應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未是學人問處曰汝問處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僧不肯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師云爾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院僧問二王相見時如何曰十字街頭吹尺八又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曰適來禮拜底曰錯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僧問人逢碧眼時如何曰鬼爭漆桶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簪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去也曰斬草蛇頭落僧問警喜警噉時如何曰傾湫倒嶽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七花八裂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頭不梳面不洗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曰牛頭向北馬頭南師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離葉縣也無僧便喝曰好好問汝又發惡作麼僧曰喚作惡發得麼師却喝曰爾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爾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

贊曰一語定綱宗作家不啐啄

興化的子水藥胸懷臨濟親孫麟龍頭角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掀禪床棒打瞎驢十字街頭相見二王吹尺八聲亂雅樂

諸聖甚處去謾云入地獄不上天堂何物恁麼來灼然弄馬騎今被驢撲

一機一境換斗移星警喜警噉傾湫倒嶽

頭不梳面不洗塔中人描畫未全真馬向北牛向南祖教意搏量俱是錯

從游老作與廊侍者一再同參弄出小家隨龍興僧遞相發惡
殫千聖眼擬覓蹤由白日青天風雷雨雹

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初游講肆習止觀棄去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曰自離東來曰還過小江也無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且莫道聽途說曰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云爭奈者箇何曰者箇是什麼曰果然不識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噉語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赦罪放愆速須出去曰出去即得便去北游襄沔依止華嚴嚴問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閣梨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皆慮都後見南院院問師南方一棒作麼商量曰作奇特商量卻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悟出世風穴嗣南院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示衆云若是上流各有證據者略赴簡程限未證據者各自英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鄂州牧請就衙陸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

議師打一拂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跛擬開口，師又打一拂。牧主曰：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主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僧問：有無俱無，去時如何？曰：三月懶游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贊曰：卯金刀，真跳竈。

習天台止觀，幼泳歸潛，究少室單傳，直趨圓奧。

棒下無生忍，中南院毒苦入心，杓卜聽虛聲，抗鏡清理能伏豹。

芻犬吠明木鷄啼夜，調古曲音韻不成，老鶴翫翼病馬追風，話家風狼藉不少。

管窺生滅處，爆龜紋鈍兆未分明，蠶測祖師心，鐵牛機去住難印破。

近海扶桑最先照，直指事要且瞞吓，遠村梅樹背盧都，牧牛歌難爲廣和。

有無俱坐斷，一家愁閉雨中門，語默涉離微，三月亂啼花下鳥。

玄中玄妙中妙，瀟洒浙僧更無兩箇。

首山念禪師

師嗣風穴，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鶉鳩樹上啼。穴曰：汝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竟言句，卻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法華下語？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見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

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卻。師回先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備收下一員草賊。曰：好手不彰名。兆次日纔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因此名著。師示衆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燈相續不斷。大眾且道：續箇什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出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曰：墮坑落壑，曰：爲什麼？如此。曰：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上堂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元字腳。便下座。僧問：如何是梵音相？曰：驢鳴犬吠。曰：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句中收。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上堂曰：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如何是徑截一路？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從上諸聖向甚處行履？曰：牽犁拽杷。問：如何是道？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游。如何是道中人？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

贊曰：戲海蒼龍，空群良馬。

喫鳥喙藥，和骨換來，將止啼金，盡情拋舍。

動容揚古路，被風穴掘窖深埋，好手不彰名，將白兆和賊捉敗。

潑家風郎當不少，千江口萬峯前，徑截路迂回轉多，或山間或樹下。

和盲勃率瞎，推靈山一會落壑墮坑，惡毒未忘懷，驅從上諸聖牽犁拽杷。

驢鳴犬吠梵音相，誰敢願聞，地久天長真佛身，保未徹在。

雖將三句驗天下衲僧，我且問爾，新婦騎驢阿家牽，是何語話。

汾陽昭禪師

師諱善昭，太原人，俗姓俞，初謁首山，遇上堂，出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示衆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時，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爾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爾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爾又作麼生湊泊，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驚頭楔，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是行腳僧，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句，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亦無嗔，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庵前問世尊，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如何是主中賓，曰：陳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如何是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西河弄師子，北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陸空而去，師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贊曰：孤高絕世，靜退離倫。

寶鼎芝房清廟之瑞，瑤林瓊樹滄海之珍。

大象經行絕狐蹤，頓明言外旨，吹毛拔出攪龍門，誰識主中賓。

發箭鋒機，三玄門擊開，有照有用，立乾坤句，長粳米喫著無喜無嗔。

西河弄師子，大欠爪牙，道親切不親切，陝府灌鐵牛，用盡氣力，要轉身難轉身。

賊機關謂千聖不知，辨衲僧有三訣，鬼腳跡被胡僧戲破，成大器只六人。

與葉縣過從，同坑無異土，逐慈明怒罵，餓飯祭閑神。

電捲風旋，參七十二員善知識，到拖泥帶水處，最苦是十智同真。

葉縣省禪師

師嗣首山，諱歸省，冀州賈氏子，師到首山，山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喚作什麼，師掣竹篋拗作兩截，擲地曰：是什麼，山曰：瞎師便作禮，僧問：法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僧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曰：雙耳垂肩，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廁坑籌子，問：如何是毗盧主，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問：如何是深深處，曰：貓有敵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曰：確搗東南，磨推西北，示衆云：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界，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師面目嚴冷，衆所敬畏，天衣懷浮山遠，二人至欲求住，正值雪寒，師將水灌且過，其餘皆怒去，唯二人整衣復坐，至晚師到呵曰：爾更不去，我打爾，遠近前曰：某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不去，師笑曰：爾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遠充典座，事

見武庫，茲不具載。

贊曰：項鐵重千斤，偏無一人敵。

分首山活業，自支撐，將臨濟家私盡狼藉。

清淨身，剛籌子倒用橫拈，觸背機，潑竹篋胡拋亂擲。

高祖殿前焚噲怒，把宗風凌辱太多，維摩丈室日月明，當意旨人信不及。

毗盧師法身主疆分疎，僧排夏臘俗列耆年，起屍德敵血功錯註解，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黃檗肚腸霜冷面，潑天衣凍使成冰，煉銅肝膽鐵爲心，逼浮山走得上壁。

沒巴鼻弄出惡情，活人句，殺人刀，晴空裏轟箇霹靂。

浮山圓鑑禪師

師諱法遠，號圓鑑，嗣葉縣鄭州人。王氏子，上堂云：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圓伊三點，何故一隻眼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眼大地全該十方通暢，一隻眼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如是，若是本色衲僧，驀路相逢，別具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良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五祖演和尚游方參師，師曰：子來晚，吾老矣，可依白雲，吾雖未識見，渠頌臨濟三頓棒話，甚諦當，演遂往見雲，得旨，師接青華嚴，以所授大陽衣履付之，令續洞上宗，偈曰：須彌立太虛，日月附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輶，初歐陽文忠公聞

師奇逸，見師未有以異之，因與客共坐旁，公收恭，請師因恭說法，師卽令擗鼓，上堂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恭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遶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卽往，往往失粘，心籠乃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时，一著落在甚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加嘆久之，師退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麼，若也見得分明，卻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去之，師少時，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人，入蜀見香林遠和尚於水晶宮，探雲門宗旨，幾遭橫逆，以智得脫，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師晚年得資侍者，甚喜之，凡接人皆委資矣。

贊曰：活衲僧，只一箇。

口餓時將佛祖吞，腳到處把叢林攪。

鳴蟄龍匣吹毛劍，威行萬國之中，出老蚌胎明月珠，光透八紘之表。

指老東山奪白雲正傳之印，己不欲施於人，逼青華嚴受明安密付之衣，殃及備過在我。

神仙一局恭密排盤裏，機路上衝關，摩醯三隻眼，豎亞頂門，獨體前失照。

探雲門宗旨，破草鞋踏斷蜀山雲，苦葉縣家風，竊鑰匙擅開香積鎖。

深秋簾幙千家雨，三世諸佛未許挪榆。落日樓臺一笛風，白牯狸奴討甚分曉。
橫拖九帶，葛藤窠裏出頭來。休罷萬機，會聖巖中高枕臥。
少時落賴贏得錄公名，年老成魔引資侍者全身入草。

慈明圓禪師

師諱楚圓，嗣汾陽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母賢令出家，與谷泉瑯琊等見汾陽悟旨，後同大愚數輩辭陽，相讓不肯爲參頭。陽示偈曰：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鬧啾啾。師曰：某甲何人，敢當此記。前遂爲首辭去，後住福嚴。黃龍見師，以氣自負，師痛叱之。舉趙州勘婆語問龍，龍無對。至數日，方省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雉。仍於掌中書有字，師見謂曰：好則好矣，中有一字不是。龍遂開掌示之。師印可。楊岐參次，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師見泉大道來問曰：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便推師就坐。師作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方遇作家。時真點胸爲善侍者，折難自金鑿還。師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真曰：大事未透脫耳。師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話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真曰：願爲決之。師曰：汝問我真理。前話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師因同人至上堂曰：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楊李二公與師爲法友，問答見師本傳。

贊曰：未出母胎時，已具超方志。

厭儒冠棄東魯書，入祖室扣西來意。

隨緣放曠，千尋浪戲容吞舟之魚。大智洞明，九曲珠穿賴引絲之蟻。

竄身軍伍，見汾陽於塞草叢中。勘證老婆，烹黃龍於南金爐裏。

骨董箱荷斯文重寄，一縷繫千鈞。將軍馬展城畔戈矛，隻身嬰萬騎。

深村荒草，與楊岐同轍不同途。野火古墳，聽谷泉自倒還自起。

鷹搏嶽頂，殺氣蒸雲。虎踞霜華，腥風捲地。

掃痴兒狂見解，有波心月無嶺頭雲。謝同人訪寂寥，燒洞中樵煮山上水。

祖庭秋晚，尋思要公侯捍城。且擒下楊翰林，李都尉。

楊岐會禪師

師諱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慈明住南原時，師往參依。及遷石霜，師俱自請作監寺。明飯罷必山行，師闕其出未遠，即擲鼓集衆，明遽還曰：作什麼。師曰：晚參。明遂示衆叢林因號晚參。後出世，纔陞座，僧便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撫掌歸衆。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是麼。師云：湖南長老示衆罷下坐。九峯勤把住曰：且喜得箇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曰：楊岐牽犁九峯拽把。曰：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真珠。縮卻項暗嗟呀，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慶舟峯贊師曰：會

如玉人治瑤瑤，砥砢棄耳，故光明盛大克世其家者，蓋碧落碑無贗本。

贊曰：神機穎悟，逸氣軒渠。

問道引亂峯，喃喃幽鳥，垂鈞釣衝浪，鱖游魚。

逼慈明晚參，褰裳擲鼓，與九峯合伴，拽把扶犁。

跨三腳驢，驟步踏象龍之頂，住單丁院，滿床撒冰雪之珠。

栗棘蓬要白雲端吞吐，折腳鐺付保寧勇提持。

斤削鏗鏘，擬匠石之去瓊瑩，錯鎚妙密，如玉人之治瑤瑤。

故少室單傳全歸掌握，視後人不揣竊衣沾譽，得不愧於師乎。

黃龍南禪師

師諱慧南，嗣慈明信州章氏子。懷玉山受度，初受泐潭印證，領徒游方，以氣自負，偶會雲峯悅，同游西山，夜話間，因問泐潭所授之旨，師言其要，悅曰：泐潭所授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煨即流矣。公欲決明此事，須見慈明，始得師怒，以枕投之，悅不與語。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令我見明，縱有所得，於悅何有？黎明遂行，至中路，聞慈明不事事，遂不往，寓止福嚴，賢命師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明繼之。師曰：悅令我見渠，今坐此以待，明至，望見心容俱肅，及晚參，痛叱諸方邪解，師乃曰：大丈夫為此事，求決擇，豈可置疑胸中？懷香求指示，明曰：書記領徒行脚，有事可坐而商確，令侍者進榻，師固辭，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喫，從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

何時當已哉？師面熱汗下，後乃悟旨，師住黃龍，以佛手驢腳生緣，勘驗學者，號黃龍三關，角虎慈明也。人贊曰：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之，則人莫不按劍而視之。

贊曰：懷玉山受經，故紙堆鑽出。

塞天地壯膽氣，沖沖滿江湖，區頭名藉藉。

擲枕子打雲峯，悅怪汞銀入煨，即流指胸次扣慈明圓，愧痛棒聞聲合喫。

與會監寺栗棘蓬，十載同參，搭澄散聖冬瓜印，半生受屈。

坐通衢而嚮物，遺簪墮珥探之意消，立三關以驗人，佛手驢腳近之魂失。

奪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奮黃龍鼻，衝起九困之蟄。

夫是之謂臨濟克世其家，照古照今，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寶覺心禪師

師諱祖心，嗣黃龍南雄人，姓鄒氏，幼習儒業，年十九亡母，禱之復明，出家獻詩得度，初謁雪峰，留三年，次依黃龍，四年無入處，一日傾湯沃手，有省，而機未發，後止石霜，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頓見二師垂手處，後龍入滅，師繼住持，室中多舉拳，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衆少有契者，張無盡見師，有頌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大慧云：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

頤要見晦堂不亦遠乎靈源贊曰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開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魯直聞而笑曰無盡言靈犀一點此蓋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山谷參師次問曰夫子道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何谷屢說皆不許一日偶同閑行天香滿院師問谷曰還聞桂花香乎谷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谷遂有省死心參次師舉拳頭話令參經二年方得旨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師患之與語至銳處師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乎心竅乃曰某甲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師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卻無量劫來偷心乃可心趨出默坐下板會知事打行者聞杖聲忽然大悟趨見師忘納一履卽自謂曰天下人皆是學得底某是悟得底師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草堂參次師舉風幡話問堂適無入處時有貓在旁師因指曰子見彼欲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諸根順向首尾一直舉無不中子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堂於言下大悟靈源參師因問玄沙語倦而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大悟以告師師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山谷曰黃龍子孫若揭日月又以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贊曰本色住山翁一拳分背觸

通方眼歡晴又重明充棟書奔捐無再讀

窮斷臂安心密傳之旨赤手沃湯透佛手驢腳嶮布之關峻機噉鐵

活埋山谷了巖前桂香散邈遐親見多福來庭際竹莖分斜曲

塵飛天鬚難掃去閑骨董切忌礙膺貓捕鼠巧盡拙生窮伎倆誰能捏目

從緣入無失殺靈源鈍鈍勝吹毛選佛得甲科藥死心砒霜未是毒

缺冷照午夜碧潭之月玉斧巧修成斷清彈陽春白雪之絃鸞膠親接續

黃龍子孫若揭日月難以數知衆角雖多得此一麟儘足

白雲端禪師

師諱守端衡州葛氏子依茶陵郁山主剃度初見楊岐岐問曰聞汝受業師過橋喫癩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卽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大笑起去師愕然終夕不寐詰旦復咨之岐云子見昨日打夜狐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大駭曰何謂岐曰他愛人笑爾怕人笑師有省後出世受岐衣傳子子孫示衆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南嶽說箇什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爾兩箇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箇見解若上禪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文錢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坐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未嘗容易舞三臺郭功甫見師問曰牛純乎曰純矣師叱之甫拱而立師曰純乎純乎南泉大瀉無異此

也仍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上堂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甫有省師頌臨濟三頓棒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鷄鵝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浮山開得大喜指五祖見師祖到問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師令祖作磨頭人非非祖師喚祖問祖曰然師掌之令退祖曰候結算次日到方丈某甲有與婦人買酒肉錢剩得三百貫送還常住師大驚始信謗也保寧二上足處凝處清參師凝爲侍者師有膈氣病凝常煨蘆葯以備不時之需師作傳大士講經因緣偈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謂凝曰努底是什麼此一句乃爲凝說老婆禪凝住天柱清住太平有機辯五祖畏敬之清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爲老和尚煨蘆葯換得底叢林傳爲口實

贊曰弱冠尋師早年住院

得處沒癩痕用時無污染

勦除魔孽袖中藏雪刃光焰焰生勸辨衲僧水上捺胡蘆機轉轉

吞栗棘寒斷娘生口懷楊岐毒恨卒難消舉青氈還與舊主翁知圓通客情不易遣

拋金鈎九江曲可憐生認鯨爲鯨開飯店白雲深放蕙願和默釋麪

葛藤寒裏斥三箇漢說南嶽天台毛孔汗中指一莖草現瓊樓玉殿

跨瞎驢踏斷溪橋去被村山主掩彩多年叱白牛安眠露地休喜窮官人打成一片

頌臨濟三頓棒少遇知音投摩尼五色珠多逢按劍

買酒肉餘剩錢物信演閑梨遭謗無根煨蘆葯換得底禪使凝侍者慚惶滿面最無端是受他人屈胸之衣致萬古叢林惡風相扇

保寧勇禪師

師諱仁勇四明竺氏子少習天竺教更衣謁雪竇竇熟視之呵曰央庠座主師氣不平發憤下山望雪竇山大展三拜誓曰我此生行脚參禪名不過如雪竇斷不歸鄉徑往見楊岐悟旨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師言師呈雲蓋頌頌云拈將柳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颯生北斗柄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上堂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立春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花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響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牧童頌曰西風浩浩楚天秋索寞無人野渡頭沙鳥晚來俱散盡嗚呼歸去倒騎牛答陳遷秀才曰胡孫兒子最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懊惱不知能要相有時來我頂頭行

贊曰家四明住保寧

鬼眼睛逢人拈弄窮伎倆到處施呈

棒打春牛深覆雪花難可辨杖挑北斗大唐人眼直須盲

曉枕上幽鳥吟殘折梨花一佩兩佩野渡頭沙禽散盡聽嗚呼三聲四聲

指達磨老臊胡，著草鞋從他肚裏過。罵陳遷胡孫子，能要相來我頂額行。
杜撰巡官，花甲子指輪上一時亂了。央庠座主，天台教脚跟下十字縱橫。
行濶步與雲竇高蹤並駕，奮空拳把楊岐破屋支撐。
水銀無假，阿魏無真。無人過價，打與會兄。

真淨文禪師

師諱克文，嗣黃龍關西鄭氏子。師在馮山，夜間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師有省，以氣自負，諸方目爲他參，少有嬰其鋒者。聞積翠道喧，字宙徑往見之。凡入室下語，翠皆不許，師怒發，乃曰：我自悟處，渠不識我語。遂行至翠巖，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曰：積翠。順曰：甚處人，曰：關西。順曰：汝師是誰，曰：北塔順。聞乃哭，師問其故，順曰：昔訥師叔久參渠，不會渠說話，及某參得禪，欲見渠，渠已死，乃問還識新黃檗否，曰：識。順曰：如何，曰：甚好。順曰：渠下得一轉語，便住黃檗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頓見。積翠用處，因悔欲再見，不能得，遂白順。順曰：何妨，我當作書與積翠，令子歸。師遂回積翠，翠見便問甚處來，師曰：翠巖。翠曰：賴遇老僧不在，師曰：甚處去，翠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某甲得恁麼自在，翠曰：腳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翠曰：何曾得自在，師曰：何曾不自在，翠駭之，兜率悅在道吾首衆，一日領數弟子，謁雲蓋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盡知所蘊，智乃笑，悅求入室，智問曾見洞山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屎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屎臭氣處參取，悅從教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要旨，佛眼辭五祖至歸宗參師，後祖謂圓悟曰：真淨波瀾闊，弄大旗手。

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祇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有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說性，祖曰：遠兄如此說禪，也莫管他，無盡見兜率，舉清素侍者末後句事，逮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師慚怒曰：是何嘔血禿了，脫空謾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無盡居荆溪，覺範往見之，盡與語曰：惜乎真淨不知此也，範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真淨真藥現前，而不能覺，盡驚曰：果有此耶，曰：疑則別參，盡於言下頓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東山一日得師提唱，讀之甚喜，謂圓悟曰：慚愧末法中有此真善知識，師游方時，與二僧偕行，至谷隱，薛大頭處，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舉拳作相撲勢，師云：不勞再勸，薛拽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

贊曰：生緣關表，穎脫儒冠。

走諸方氣常自負，窮直指心未能安。

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無芥蒂，漲蜀江八千於舌上，儘有波瀾。

問雙鞋子甚處得來，積翠南激揚機路活，拖條布裙作屎臭氣，兜率悅嗅著，濁體乾。

一生弄大旗，策元動於龍蛇陣上，三關挫驢驢，馳十影於驥馬群間。

末後句教無盡疑，則別參，點行真藥，一轉語住黃檗，未曾夢見，打破疑團。

老東山背後贊揚，逢人頻合掌，薛大頭面前遭喝，無地著慚顏。

鳩毛本毒，虎體元斑。

妙處欲言言不及，月移花影上欄干。

五祖演禪師

師諱法演，嗣白雲。縣州鄧氏子，初在成都聽講時，舉西天外道立義，問佛弟子云：菩薩成道時，神與智冥，理與境會，不分明證，所證畢竟以何為證？弟子義墮乃不鳴鐘鼓，從後門出入，返搭袈裟，三藏至再集外道，釋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乃伏微，諸法師云：冷暖固可知，未審自知之理如何，衆皆杜口，中有云：汝欲明此，須見南方明佛心宗者，師遂南來，至興元，經時逗留，受業師聞得，乃附書曰：汝出誓，復入蓋，師遂發行，至浮山，理此義問，山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乃釋疑，山因指見白雲，師到因問摩尼珠話，大悟，作投機頌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印可之，示衆云：大凡參學，如俊鵲打鷄兒，纔泊地便飛去，若有蹲坐，即不堪，小參有云：某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醜，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誰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鬪不休，聞角偈曰：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量，有堪聽有不堪聽，圓悟為侍者，偶陳提刑問道，師云：提刑曾讀小艷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刑不契悟，聞得有省，師握手巡察云：我侍者參得禪了，也舉瓦鼓歌，接無為，秦至輸，玄武處，秦有省。

贊曰：般若鋒，智慧炬。

生緣左縣蒲許村，聽講成都大慈寺。

問自知之理，塞斷義虎咽喉，究直指之心，輟入瞎驢行伍。

如鷲蟲入蓋瓮，到熟處果難忘，似俊鵲打鷄兒，纔泊地便飛去。

到白雲撼碎南泉摩尼珠，見圓鑿會得如來有密語。

愛山前田地，松竹引清風，打格外鄉談，陽平撒白雨。

鳥鹽角聲傳梅引，暗損愁腸，鷄冠花紫染絲頭，錯為嫌子。

乞兒得席，巡察誇侍者會禪，皓玉無瑕，磨院同婦人歌舞。

鐵酸醜百味完全，一任活潑僧吞吐，到頭誰解知甜苦。

圓悟勤禪師

師諱克勤，嗣東山。彭州駱氏子，初聽講成都，范蜀公作詩勸令行腳，有云：成都本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遂出蜀，依參東山，無入處，與佛鑑辭去，山曰：汝到浙中，被熱病打，方憶我在，師至金山，大病，鑑在定慧，亦病，作書相約，病愈復歸東山，前後悟旨，師一日同勤遠侍，東山夜坐，欲歸，月黑，山令各下一轉語，勤曰：彩鳳舞丹霄，遠曰：鐵蛇橫古路，師曰：看腳下，山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師後歸住昭覺，開南堂，還俗，師憶之，聞人言在城中賣香，師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看他有何言句，即記歸，童依教，到彼便問，堂舉香云：者一包香，只賣五文，童回舉似師，師云：者漢只在，遂親勸再為僧，師舉住大隋，繼住昭覺，大慧參次，師一日上堂，舉雲門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話，拈云：我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即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有省，後作首座，秉拂，次日一村僧上問：昨夜首座提唱如

何師以指夾鼻一下來鼓衆大笑慧卽上方丈辭去師云首座昨夜三世諸佛被汝罵六代祖師被汝罵我只輕夾鼻爾便去不得慧不覺汗下師在夾山拈雪竇語號碧巖集三國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金鴨者師乃於小玉聲發明頌石蟬乃師示寂之時葬于錦江。

贊曰食牛氣宇翹鶴精神

范蜀公勸離灑錦繁華國老東山詛作江南熱病人。

小玉聲中認驢鞍橋做阿爺下頷薰風句裏捉鼠黏兒當自己家親。

教童子買香挽靜南堂珠還合浦舉青林搬土放遠佛眼劍躍龍津。

提唱碧巖拖泥帶水作與昭覺憂玉鏗金。

看腳下已受滅宗之記夾鼻頭寧無抵牾之心。

金鴨香消醉扶歸笙歌叢裏石蟬花發笑經行錦繡江濱。

天祐斯文生孫仲謀於臨濟十一世縱景升諸郎龍馳虎驟難尾於芳塵。

南堂靜禪師

師諱元靜嗣五祖閬州人姓趙氏師在祖塔祖舉卽心卽佛睦州擔板南泉斬猫趙州狗子話編辟之所對了無滯礙又舉子胡狗話答稍遲山遠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卻如何山曰此不是和前面都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山曰看他道子胡一隻狗上取人頭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便云看狗汝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銜口便是了

當處師嗜喫鷄衆惡之山知一日入室師藏鷄於袖中山舉話詰之師袖出鷄作啼聲山乃笑師住大隋舊有龍居方丈寢室累代不敢近師至欲臥主首白師不顧竟去臥見龍臥床上師以手推曰老畜生留老僧半榻就臥及醒龍不見從此不來矣葉縣有一法嗣住漢州方水作偈示衆曰方水潭中鱉鼻蛇擬心相向便揄擲誰人拔得蛇頭出二百年無人下語師舉三句了著語云方水潭中鱉鼻蛇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愚丘靜參次師舉香嚴枯木龍吟話往返徵詰靜悟師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師矍然曰者小厮兒珍重便行回石頭世爲石匠不識字慕出家求人口授法華默誦之投師供洒掃一日令取石回手執鎚擊石而誦經不輟師謂曰今日磴磴明日磴磴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回愕然釋其器禮拜求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話回久之鑿石石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有悟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師曰子徹矣復呈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盡煙塵風颯颯師頌之遂爲僧後出世嗣師縉雲先生作石頭語錄序有云五祖晚得南堂糖暴生犂凌跨勤遠天迢地窄投老大隋回石頭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旣盡一鎚便透晚坐釣魚山中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師超放不群故東山創南堂以居之因此得名

贊曰出格野盤僧天生沒意智

活捉魔王鼻孔穿故將百丈叢林廢

反目睨母，陰風如猛虎出林，村氣逼人，白日騎黃牛入市。
方水蛇拔頭不出，用盡力無計可施，子胡狗出語較遲，和前面一齊不是。
梅檀雜牛糞，者包香只賣五文，峭壁與乖崖，看厮兒略呈小伎。
煮鷄腫，滿口腥臊，伴龍眠，通身泥水。
一鈎冷掛松梢月，暢樺林峯幾許襟懷，數陣香飄花信風，宴牡丹屏甚生標致。
橫揮寶劍，靜愚丘電影翻空，颺下鐵鏈，回石頭金聲擲地。
聖凡情盡，佛眼覓無蹤，怪不得蒲許鄧，師翁別起一寮安置。

佛鑑勸禪師

師諱慧勸，嗣五祖舒州汪氏子，初參五祖，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味之有省，以祖不印可辭去，後再歸值祖上堂，一僧出問，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何不高聲問，僧再問，州曰，爾問我家風，我卻識爾家風了也，師乃大悟，即上方丈，求印可，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禮拜，祖令掌翰墨，師與圓悟語次，舉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悟微曰，既云收得，泊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答，次日忽省，謂悟曰，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初住太平，次住鐘山，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楔子，錯認山河作眼睛，僧問，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云，鐵牛齧碎黃金草，祖忘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透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麗水犀，太

平基業在，千古襲楊岐，頌達磨見梁王，因緣曰，始鳴阿闍一聲鐘，日午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鞏固如盤石，胡僧枉費平生力，回首少林歸去來，落花滿地春狼藉，頌定上座參臨濟，因緣曰，掣電之機，遇趙州，為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擊出香山子，直上高十二樓。

贊曰，淮甸雲深，龍眠山小。

麟鳳子脫殼出來，山川秀盡情奪了。

胸中戈甲森萬騎，氣肅秋風，舌底笙簧調五音，語如春鳥。

羨蘇臺九句藥，恨殺東山，鳴阿闍一聲鐘，迷逢達磨。

森羅影裏，潑家風，幾曾識得來，聲色堆頭，祖師關何嘗透得過。

單明末後句，海鯨吞麗水之犀，親見先師來，鐵牛齧黃金之草。

爲人須切，香山子看趙州，擎上幾層樓，見義勇爲，鎮海珠代，仰山傾出一栲栳。

室中機峻人難湊，雲臺將盡被生擒，筆底耕深我自豐，翰苑人專工擒藻。

碧油幢下坐建太平基，到鍾山梁寶公握手，呵呵大笑。

佛眼遠禪師

師諱清遠，嗣五祖邛州李氏子，幼爲書生，在祖會下，常以氣自負，每問祖，祖輒曰，我不會，我不如爾，又曰，爾自會得好，久無所入，乃問曰，和尚門牆高峻，某甲不能入，座下誰可親近，乞指示，祖曰，元禮首座，見處與我一般，師即扣之時，寒禮方近，火師陳所求，禮即引師耳行，且語曰，我

不會我不如爾，爾自會得好。師曰：願求開發，而乃相戲，豈可爲人法耶？禮曰：爾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師慚急歸，知客寮夜坐沈吟間，覺寒撥火大悟頓見。二老用處，乃曰：深深撥有些子，生平事只如此。遂點燈讀傳燈，至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頌曰：切切幽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聞師悟。旨五更扣門，師遂舉所得。悟云：只如青林搬土話，道鐵輪天子寰中勅，知客作麼生會。師曰：帝釋宮中放赦書，悟曰：且喜兄有活人句。後雪堂頌曰：我不會，今不如爾，堪笑千花生確骨，善財謾向百城遊。何曾蹈著自家底，佛鑑頌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因緣。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師聞甚喜，悟曰：此頌一切處用得。住龍門時，一僧被蛇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被蛇咬。衆下語皆不契。高庵悟云：果然現大人相。師頷之。圓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有此子，東山之道未寂寥也。師有三自省，傳於世。

贊曰：默而神，語而當。

天生骨有靈，聖養胎無恙。

業窮東魯，忝曾就孔夫子受經，旨覓西來，苦嘗被老東山無狀。

會不會急歸打坐，撥火覓浮漚，到未到普請喫茶，晴甌翻雪浪。

仙人手裏紅羅扇，喜佛鑑要看底，著眼宜親，帝釋宮中宣赦書，勅青林必死人盡情疎放。

龍門萬仞，晴空轟燒尾之雷，邛水千尋，截流產噴香之象。

確生花，許雪堂引善財遊，蛇咬僧，聽高庵現大人相。

說心說性，不用管他，寫三自省一篇，爲萬古叢林參禪底榜樣。

大慧杲禪師

師諱宗杲，嗣圓悟宣州奚氏子。初參湛堂，爲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堂曰：勤巴子甚好，我雖不識，渠子若見之，必能了大事。後往見悟得旨，師爲堂見無盡求塔銘。龍安照書爲紹介，見盡有云：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盡曰：怎麼則某與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師進前揖曰：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盡大笑。師在徑山，因頌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箭僧門下看，當甚吳皮襪。時朝廷方作神臂弓，秦相以師與張九成竊議，大師兼以譏諷朝廷。遂竄衡州，次梅州。前後十七年放還，再住徑山。自梅州返至福州，張參政以洋嶼延之。一夏打發十三人龜山光爲首，趙巨濟參次。謂曰：老僧去後，若有別人教爾禪云者，箇公案如何參。那箇因緣如何會，便昏熱屎潑將去。記取師開應庵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脈在此老矣。遂將正傳衣并頌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

贊曰：花木瓜，包家虎。

狐狸屏跡陰木生風，雪霜憑凌春陽照。

金剛眼睛筆頭點出，因龍安靠倒無盡翁，薰風殿閣句下活埋，恨湛堂指見勤巴子。

掀翻烏石嶺，黑竹篋亂擲胡揮，撥亂五峯雲，折拄杖東撐西拄。

雲門揭示，誑諄閻閻，悅老重來，欺瞞佛祖。

如猛將會相殺，奪賊馬騎便行，有別人教，備禪，昏熱屎潑將去。

貶竄衡梅十七載，臭皮襪香透梵天，仲冤洋嶼十三人，塗毒鼓聲喧寰宇。

不將佛法當人情，把楊岐正傳衣，分付金輪華姪處，法王法令合如此。

虎丘隆禪師

師諱紹隆，嗣圓悟和州人也。初見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閱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且使人發快，第恨未聆警咳耳。遂去見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悟，悟叱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後為藏主。人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悟？曰：睡虎也。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雨打不著，點檢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向上關，褰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鞋跟。有云：慕道如渴驥奔泉，應機似怒猊抉石。有云：醜鷄處甕中，自得其樂。費長房每見一先生，懸壺於肆。

上長房謁之，遂同入壺中，乃真神仙境界也。

贊曰：襟懷秋冷，笑語春溫。

垂棘壁積藏待價，走盤珠影落無痕。

慕少室密傳心，渴驥驟奔岩下水，味碧巖無義語，醜鷄自樂甕中天。

路長蹈斷草鞋跟，源尋大道，竹密不妨流水過，見豎麤拳。

拈起魚欄菜，點頭石喚葛藤盡斷，演出一大藏，瞋睡虎被貫索縈纏。

深地劍氣冷含霜，斬痴頑橫磨石上，古洞桃花紅簇錦，與嬌兒話別風前。

路逢死蛇，無底籃盛歸何用，春喧百鳥，曲闌干徒倚無言。

東山龍鳳，臨濟兒孫。

玉壺塵不染，別是一乾坤。

應庵華禪師

師諱曇華，嗣虎丘蘄州江氏子。初參方，遇首座入室，師近前，座云：來作什麼？師云：取首座頭。座云：後生年少，作者般語話，嘔血去在。師云：某甲不嘔血，首座嘔血去在。座後果如師言。師在水南，途處作侍者，入室次，南捉住云：侍者待與汝商量箇公案。師曰：盡大地是箇公案。商量箇什麼？南機鈍，師拂袖而去。後見虎丘，作維那，欲命充首座。時座下多悟會中，有耆宿，言師後生，師聞作偈曰：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遂去。後示衆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肥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明。上堂，五百力士。

搗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卻膩脂帽子，脫卻罽毳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梨，寫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一下云，遲一刻，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曰，深沙努眼睛，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筍撐虎口，僧問，呈撓舞棹，卽不問，且道婆娑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曰，備向甚處見巖頭，曰，箭，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曰，巖頭不覺吐舌意，作麼生，曰，樂則同，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曰，放下著，南書記在師會中，頌狗子話，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師肯之，虎丘忌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条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贊曰：斬陽人，鬼怕見。
虛空背生出白毛，古墓中深藏暗箭。
斫取頭去，與首座熱血相噴，拂袖便行，笑水南機思遲鈍。
拋孩兒漢陽渡，樂則同歡，貶拄杖鐵圍山，過應難免。

拈折玉筍，強把巖前虎口撐，題落韻詩，謾云洞裏桃花嫩。

夜叉心菩薩面，說南書記劍刃上行，正法眼破沙盆，引磔侍者草窠裏輓。

七十僧驢肥馬頰，薄諸方不具手羅籠，二十載狗肉羊頭，憶先師便吞齧發恨。

通楊岐正脈，金輪峯影落千江，繼宏智芳塵，狎鷗池光生八面。
超宗異目誠不負佛日品題，致後生源深而流遠。

卍庵顏禪師

師諱道顏，嗣大慧東州鮑氏子，久參圓悟在金山，因一渦風亂，令僧自殺，以智不死，虜去後方得脫，悟歸寂，復依大慧，首衆徑山，無著未爲僧，慧館方丈，師常叱之，慧曰，彼雖婦人，大有長處，師不諾，慧抑令相見，師不獲已，通報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座云，佛法相見，著云，卻去左右，請師入師至，帳前見著寸絲不掛，仰臥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去處，著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從此中出，師曰，還許老僧入否，著曰，者裏不度驢度馬，師無語，著曰，與首座相見了也，遂轉身觀裏，師懷懼而出，慧曰，卻不是老畜生無見識也，師有愧，慧入室，舉南泉住庵上山作務，一僧至，令做飯喫，因緣師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慧令侍者收牌，曰，只者一轉語，報佛恩足矣，初住東林，後歸鄉住雲頂，僧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如何是法，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示衆有曰，筋籠不亂，撻匙老鼠不咬，飯算，韓子蒼與師避寇，詩云，昔與二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大寒更踏沮洳徑，月黑錯到楊梅林，涉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溪水，平明乞火野人家，十日深藏巖穴裏，闔俱嘆。

我裝費空，蜀僧轉墮妖氛中，人言性命脫針孔，憂傷人衰疾同，春風酣酣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莫嫌薄飯一莖靈，那國而今無鼓鼙。

贊曰：麟龍頭角，弓冶箕裘。

項鐵三百斤，逸群倔強，額點數點墨，出格風流。

圓悟室彩畫已成，只缺一回點眼，浮玉山見機而作，不消三搭回頭。

錦繡帷前一斷魂，返遭婦人之毒手，珊瑚枕上兩行淚，難逃庵主之機籌。

出語無稽，誇老鼠不咬飯筭，臨機奔軼，騎駿馬直撞烟樓。

蹈斷虎溪橋，斥遠法師活埋蓮社，行窮蠻瘴路，隨呆風子遠竄梅州。

掃蕩穢氛社稷一戎衣，凌烟助業，揮戈佛日風塵三尺劍，借筋機謀。

沮洳徑楊梅林，早憶南山避寇，牛頭山雲頂寺，晚思西蜀歸休。

若更問老漢爲僧端的，謝三郎未必在漁舟。

懶庵需禪師

師諱鼎需，嗣大慧福州林氏子，本習儒業，因入寺見遺教經，看數版有省，欲出家，母以親迎近難之，師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伴侶，辭親祝髮，一錫湖湘，徧參名宿，心無所緣，身無所依，結庵於光峯絕頂，後見大慧，一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大悟，慧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

又誰管爾地，又誰管爾天，物外逍遙無箇事，日高三丈猶更眠，上堂，句中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侍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峯頂上，擊風鼓，浪翫弄神變，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爾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木庵參次，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云：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喝，庵作禮曰：不因今日事，爭奈目前機，師印之，送分庵主，偈曰：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

贊曰：鐵硯磨穿，心猶奔競。

杜文章久爾隨邪，遺教經驀然打正。

春風一度桃花，分付已周，紅日三竿煙雲枕，撼搖不醒。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喫竹篋於洋嶼庵頭，身無所依，心無所緣，結茅庵於峯頂上。

盲人摸地，頂門眼歡，瞎摩醯，邪鬼貼身，肘後符難爲奪命。

須彌聳川，烈士發矢，刻意句浪得其名，泥龍閉戶，鐵樹開花，筭陰陽從來不定。

奪得錦標去，從分禪蘭蕙拾花針，喪盡目前機，引木庵良馬窺鞭影。

密庵傑禪師

師諱咸傑，嗣應庵。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僧入屋而生，下髮偏扣。諸方後見應庵，庵室中間，如何是正法眼，曰：破沙盆。庵肯之，未幾辭省親。庵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廊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跟。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遵。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天河月暈魚生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舉婆燒庵話，拈云：者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門，不免納敗缺一上，也要諸方點檢。乃召大眾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卽不無。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恁麼提唱，畢竟意在何處。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師接松源破庵出世烏巨終于天童。

贊曰：枳林生錦荔，榕樹出旃檀。

廬山僧夢見，何面目，蠱毒水沾著，爛心肝。

向上路與千聖共行，入泥犁獄慚慚愧。破沙盆準分文不直，換正法眼大難大難。拈女出定髣髴楊州，鹿養茸微風生從樹葉。判婆燒庵依係越國，柳垂絲和煙搭在欄干。

喝松源兩耳聾，錦包特石，殺破庵全心死，鐵裏泥團。

做冷泉百日主人，勝郭汾陽中書之考。屹鄞江中流砥柱，回覺隰州既倒之瀾。

大徹投機廊頂門，初無奇特信知道。江南兩浙秋熱春寒。

臨濟至此十四世共二十六人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初謁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澗山，山問：聞閣梨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澗云：試舉看。師舉了。澗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師云：便請澗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為某甲說。澗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云：此間莫有同年慕道者麼？澗令見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法。師因有省作偈曰：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岩云：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為，曰：還得歡喜地也未？曰：歡喜即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岩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真如何？祇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价閣梨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示衆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味終始。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北院通參次，師上堂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通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師云：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禪床。師云：老兄作麼生。

通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師入嶺。師曰：飛猿嶺峻，好看。通沈吟。師云：通閣梨，何不入嶺去。通有省，更不入嶺。欽山參師，師問甚處來。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曰：非前後見。師默置。後山對衆省過，舉前話。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師頌曰：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

贊曰：雲巖跳窺兒，不與諸塵對。

輓入蘆花鞭白馬，難覓蹤由。倒騎玉象趁麒麟，單明向背。

水鳥樹林何曾說法，徒自歎奇。墻壁瓦礫為汝發機，灼然不會。

糞堆頭拾得明珠顆，習氣未除。水影邊邈得先師真，失錢遭罪。

金針玉線，暗通錦縫之千重。石女木人，密付寶鏡之三昧。

何不入嶺去，聽通閣梨不肯道。爛了舌休，還見大慈麼？覺遠欽山早離師，似乎心悔。

錮鑿著生鐵，見情滲漏破綻轉多。安排用盡心，偏正君臣憲章無計。

千里持書不到家，看金鳳宿龍巢。斜月掛夜明簾外。

曹山元證禪師

師諱耽章，嗣洞山。泉州黃氏子，初謁洞山，依止數載，乃辭山。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止于曹山，學徒雲集。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脈不斷。如何是獨體裏眼睛？曰：乾不盡。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獨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僧

問清稅孤貧乞師拯濟師召稅園梨稅應諾曰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僧問抱璞投師乞師雕琢曰不雕琢曰爲什麼不雕琢曰須知曹山好手僧問如何是和尙眷屬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師有三種墮一披毛戴角二不斷聲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襪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是類墮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是隨墮不受食是什麼墮是尊貴墮

贊曰寶鏡光寒 獨體眼活

接武關門墻 宗綱歸掌握
墮身尊貴 彩鳳銜來玉樹花 立法森嚴 金鳥啄破琉璃殼

白家酒唇活未著 幾會濟清稅孤貧 荆山璞懷抱相投 不輕與者僧雕琢
萬機俱掃蕩 佛亦不如 一位鎮長存 人皆道錯

示五圓相 潑家生拈出惡情惊 戴一枝花 惡眷屬粧成誰戲著

曹山高躡 摩雲惟石露稜稜 洞水逆流 衝浪錦鱗活鱖鱖
不變異處 掉臂獨行 故鳥道通玄無人湊泊

雲居宏覺禪師

師諱道膺嗣洞山幽州玉田王氏子師謁洞山山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來否曰爾每日噉箇什麼山曰實有此語否曰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一日山問甚處來曰踏山來曰那箇山堪住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麼則國內山盡被園梨占卻曰不然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

路則與和尚隔生也山乃曰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南泉問僧講什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舉問山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禪床震動乃曰膺園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下師庵于三峯經句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堂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汝脫開來師晚至山召膺園梨師應諾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師回庵宴坐天神不來矣後登歐阜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示衆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亦無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六六三十六掛角後如何六六三十六僧作禮師云會麼云不會云豈不見道絕蹤跡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吝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示衆有云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釀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又云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立盡是流俗圍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明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僧問有人衣錦入來見師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待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師令侍者送袴與一庵主主曰自有孃生袴不受再令送去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主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而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休去佛日空參次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曰卸卻業身來與子

相見曰：已卸業身，曰：珠在甚處，空無語，遂投誠入室，師示寂，主首白師：誰可繼席，曰：堂中簡時簡密，受師印，人無知者，以臘高爲第一座，衆不曉師意，謂令揀擇，欲命第二座住持，且備禮先請，簡簡不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衆不愜，簡察其情，乃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及旦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贊曰：參見作家來，出語人驚恐。

幽州江口不是生緣，天上雲居從渠賣弄。

踏山有閑梨入路，幾曾與和尚隔生，是誰與彌勒安名，不到得禪床震動。

羚羊絕氣息，軒知獵犬難尋，庵主沒機關，爭得天神送供。

寸絲不掛，琉璃殿上輕著腳撲倒人，千丈埋身，貧富門頭大開眼說出夢。

讓生袴休拈出，下得一轉語方可持論，妄想心難掃除，想出一錠金堪作何用。

口邊生醜，臘月扇子正好揮搖，學處不玄，閨閣中物徒勞寶重。

卸業身與佛日相見，龍奮迅奪明珠，囑破院令首座住持，鬼號咷爭漆桶。

從門入者捧上不成龍，點檢將來也是方木逗圓孔。

同安丕禪師

師嗣雲居諱道丕，洪州人，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袖蓋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以袖蓋頭，師云：蒼天蒼天，僧問：如何是點額魚，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僧參次，師問甚處來，曰：湖南，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搵璇璣麼，曰：知，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敗，僧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曰：木人解語，非子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曰：孤峯迥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曰：鐵鎖鎖石牛，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

贊曰：奔軼絕塵，了無羈絆。

偏正位中來，聖凡情已泮。

青雲有何事，點額魚已透波瀾，家風不要論，金鷄子豈歸霄漢。

非公境界親遭喝，樵人短販書劍徒誇，不落言詮直說來，石女拋梭機絲紛亂。

彩鳳啣花霜猿摘果，待賓客未見真情，孤峯迥秀片月行空，辨佛魔元無正眼。

瞞肝答佛未出世，截流象繫藕絲頭，依佛說異類中人，露地牛藏芳草岸。

鴛鴦繡罷金針冷，綿密誰知，鸞鳳巢空玉帳寒，森嚴難犯。

拈人要是弔慰僧，衣袖蓋頭蒼天蒼天，賊過後張弓已晚。

同安志禪師

師諱觀志，嗣同安丕，洪州人，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問，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者瞎漢始得，遂示寂，僧

問二機不到如何提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曰迥然不換標準即乖贊曰鶴夢寒松鶯啼幽谷

不墮正偏寧分背觸

多子塔前宗子秀 唉先師露金柳雙趺 夜明簾外立班齊 還睹驢豎頂門三目

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二機不到處轉見紛拏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直指本來心翻成迂曲

寶殿無人孤月冷 聽清彈南風阜物之琴 宸苔封路彩雲深 看妙琢垂棘無瑕之玉 出梁山破家種 蒼龍子彩鳳雛豈當的傳 繼曹洞五位宗 青山父白雲兒是何昭穆 迥然不換標準即乖 向上事海底摸金針 然妙挾正中拈出來 花簇簇錦簇簇

梁山觀禪師

師諱緣觀嗣同安志朗州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密問如何是正法眼曰南華裏曰爲什麼在南華裏曰爲汝問正法眼上堂垂釣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座下有一圓頭人謂曰何不出來問一兩轉語曰我若出問須教者老和尚下禪床立人恠之一日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識得不

爲冤曰識得後如何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如何師下禪床把住曰關梨莫教濕卻老僧袈裟角衆遂服之大陽玄參次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指觀音云者箇是吳道子畫玄擬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玄乃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師曰何不道取一句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師笑曰此語上碑去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師稱洞上之宗可倚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贊曰益陽水急白鹿松高

鶴睡清飛月魄魚行細擲金梭

死水不藏龍 貶家賊向無生國 鄭音空亂雅 引胡人唱太平歌

衲衣事在密用中 拈來多破綻 正法眼指南華裏 用出幾誦訛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與學人塗糊自己 格外玄機鉤頭絲線 釣獐龍活葬洪波

一語許太陽上碑 令人惡心不少 十載在梁山唱曲 臨風掩耳應多

妙盡功亡 揮玉斧夜修月殼 環虛機泯 駕仙槎曉渡星河

更問亡僧遷化紅爐煇上無絲線 豎拽橫拖

大陽玄禪師

師諱警玄嗣梁山江夏張氏子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往依爲師聽圓覺了義弃

去謁梁山悟旨，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及輕水憑誰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無端，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上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鶯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鳥入蘆花。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嚙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大衆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曰：寶殿無人，不待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頭石馬出紗籠。如何是師子嚙呻？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如何是師子返擲？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如何是師子踞地？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上堂，夜半烏鷄抱鵝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鶻鷺鷥身，卻與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雲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係恰似雲中鴈。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年八十嘆無繼，其法者作偈并皮履布襪寄遠錄公使求法器，續之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師嘗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卻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浮山贊師真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嶺。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

贊曰：惡毒種，寧馨兒。

漢陽渡頭奪胎而出，智通寺裏顛脫無羈。

掀翻圓覺場，跳入言詮不及處，打破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

語路信難陳，宗乘句和灰合土，滿瓶傾不出，大地人忍俄吞飢。

千聖外撒手經行，入蘆花笑騎白馬去，寶殿中無人侍立，種梧桐寧免鳳凰栖。

消息旣通，惜師子爪牙未具，機緣不契，致青山父子相違。

須彌頂上水橫流，透法身疑團未破，楊廣山頭苗茂盛，供死款老淚交垂。

苦老梁山抑逼太多，烏鷄生鵝卵，被遠錄公塗糊不少，黑狗爛銀蹄。

聲色堆頭強說有出身之路，非央庠座主，誰受備破皮履潑禪衣。

投子青禪師

師諱義青，嗣大陽青社李氏子，初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講至諸林菩薩偈，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棄去謁浮山於會聖巖，山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師至，山以爲吉徵，留三年，山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默然如何，師擬進語，山掩其口，於是師悟拜起，山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卻，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卽便嘔，山以大陽皮履布襪付

師代吾續洞上宗，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捲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病眼，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過兩重山，上堂默沈，陰界語墮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主丈云：百雜碎，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栖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妙路旁，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師叙五位君臣曰：夫長空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師舉大陽點出秦時鏡語，頌曰：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河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贊曰：嶽降英靈，天生碣斗。

習因明未透網羅，究華嚴重增枷杻。

入浮山不祥夢，折翅鷹何用畜爲，追洞下已墜風，蹶蹄狗卒難醫救。

金風借龍巢宿，豈知陷會聖重圍，良馬見鞭影行，初不待世尊良久。

卽心自性，佛亦強名，妙悟玄機，我卽便嘔。

鐵牛走過新羅國，向上路千聖不傳，石女輕彎月子弓，兩重山一箭射透。

撼鎮海珠百雜碎，語默不到處未會轉身，添秦時鏡一重光，明暗未分前豈容出手。

玉兔豈栖蟾影，甚處得者消息來，金龍不守寒潭，者漢別尋条路走。

雖分章偏正，不墮虛凝，到轉位回功極則處，何曾知有。

芙蓉楷禪師

師嗣投子諱道楷沂州雌氏子，初參投子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酬之，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梨，師不顧，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卽掩耳，一日侍子游園，子以拄杖付師曰：理合與麼，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子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慇懃，曰：報恩有分，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日，烏鴉似雪，孤鷹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闖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什麼邊事，良久云：賸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合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曰：無舌童子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曰：禁取兩片皮去，大觀初京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上賜紫衣號，定照禪師，內侍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名利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違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出家，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下衰矣，於是修表力辭，降旨京尹，堅令受之，師確

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收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問有疾乎？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曰：言有疾，於法免罪。師曰：已悉厚意，但安非所安。恬然受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抵淄州，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于芙蓉，四衆雲集。大闡洞宗，示衆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做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年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做飯，不足則作粥，又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師放還後，有司欲爲去，師曰：先帝遺墨，豈可去耶？帝謂：此老終身偏強，靈源贊師有曰：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天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孤恩者。

贊曰：偏強老尊慈，春梁生鐵鑄。

寰中勅，不假堯舜禹湯，洞下宗，寧分偏正回互。

真到不疑田地，快將一雙耳掩休，纔說作家宗師，好禁兩片皮出去。

胡家曲子無音韻，苦休言夜半木鷄啼，祖師門下絕功勳，徒出手臘栽無影樹。

同行不受教，謾教伊挈杖提鞋，來去總徒然，誰家無奴兒婢子。

石女拋梭木人開錦，潑箕裘的是家傳，泥牛入海鐵狗凌霄，爛葛藤偏能路布。

翩翩形影淄川去，松筠操幾傲雪霜，濟濟威儀漢節回，芙蓉花親承雨露。

粥足飯足，三百六十日合火話家私，僧耶俗耶，三萬六千場對床論夢事。

垂垂白髮，守先帝遺墨猶新，視媚草天花成造化，苟竊世榮，汗顏如雨。

丹霞淳禪師

師嗣芙蓉諱子淳，劔州賈氏子。師上堂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看來，只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石女夜懷胎，示衆舉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卓一下，還見麼？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寶月流輝，澄潭有影，水無蘆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卻十成底事，直須去卻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麼？良久云：當行不舉人問步，披毛戴角混泥塵，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戶不曾知曉意，往來常在月明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曰：苗枯花謝了無依，真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歇擬對。師曰：懶闌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忽悟歸侍立。師掌曰：將謂懶知有歇，忻然拜之。翌日上堂：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使下座。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某甲不得也。師曰：懶試舉我今日陞座底看。歇良久。師曰：將謂懶瞥地，歇便出。宏智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師曰：未在，更道。智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悟。

贊曰：明珠生蚌腹，野鶴在鷄群。

燒木佛，遺風未泯，賦鷗鳥家譜親聞。

點發心光花蠟燭，鄧州道地，慘舒殺氣劍門關，棧閣連雲。
玉女懷胎恰半更，玄妙旨難分深淺，鷲鷲立雪非同色，形山寶不直分文。
水月兩忘，昇天底固當屬下，塵泥既混，異類中莫惜殷勤。
兔魄未分時，軒知道六戶不知曉意，牛頭相見後，可憐生百花亂落繽紛。
暗擲金梭織古洞機絲，輕輕鳴杼，細排玉線開曹山綿縫，簇簇成紋。
威音王已前，收了菩薩毫光歸一掌，夜明簾不借，擒覺夫子筆陣掃千軍。
等閑道一句，正中妙挾縱金刀剪破綿密處，依然不墮巧助。

真歇了禪師

師諱清了，左縣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旨後，調長蘆，照一見器之，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師命繼席，學者如歸，拈香時，照付衣與師，望拈出，及見爲霞，照令左右扯去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搭示衆，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峯門下卽不然，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得青，上堂，上絕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腳高腳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搬一轉柴，好，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靈處，不露鋒銜，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苦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

肯影風要鈎針穩，孰云漁父栖巢，恁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蘊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欸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時，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什麼，謾雪峯不得。

贊曰：真正左綿人，親見丹霞老。

胸破瑩徹量汪汪，萬頃無痕，心月孤圓影團圓，千江分照。

人前辨主，把布伽梨當面換來，關裏翻身，將鉢盂峰一腳踢倒。

芍藥花開菩薩面，玉欄藏古洞之春，綠楊翠盡木人眉，寶鏡照曹家之曉。

得重梅雨，乘閑卓幾下杖休，過獨木橋，趁涼搬一轉柴好。

巖樹翠深雲蘿青合，截流句巧拙難分，過橋酒美隔岸花香，見法身卽當不少。

虛凝不墮泥牛吼月，古徑任苦封，撒手亡依石女登機，密室無人掃。

星兒香餌好，引龍淵赤梢鯉鱖吞鉤，些子藥頭靈，禁南山鱉鼻蛇深深窟草。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盡底掀翻，黃面老瞿曇未出母胎時，已被阿師覷破。

宏智覺禪師

師諱正覺，嗣丹霞，隰州李氏子，母夢正臺僧解環環右臂，乃孕，及生，右臂起一環，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談，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黃閣籠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箇消息去。

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卻來底人？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塵。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即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行人過雪山。辭世云：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

贊曰：精進曠，慈悲種。

隰州古佛，未解放光。五臺老僧，何曾入夢。

紫芝眉宇黃金骨，天上麒麟。黃檗襟懷錦繡腸，僧中鸞鳳。

不墮尊貴，三世何用爲國王。苦事清吟，一詩未見追唐宋。

琉璃殿滑船輕撥，尙帶玄微。黃閣簾垂信不通，猶存向奉。

二十里松濤翻露月，沒絃琴時發清彈。一百尺樓影蘸清池，不宰功全彰妙用。

風斤巧琢連城壁，瑩徹了無痕。燈火輕然照渚犀，虛凝曾不動。

青嶂空高白雲投壑，應來機語卻者僧眼睛。白鳥烟沒秋水連天，供死款笑破他人鼻。

孔。

擘開泰華，儘容伊逗出河源。吞三世佛，雖是死蛇，也要活弄。

天童狂禪師

師嗣真歇，諱宗珏，和州人也。上堂云：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

會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雪竇鑑入海山。發明後乃曰：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即邪魔外道。出山間空中語云：鄭行山肉身菩薩，至長蘆見師求印證，師肯之。

贊曰：參軍俊逸，開府清新。

一葦亭九成儀鳳，新豐洞五色祥麟。

大道虛凝，十字街頭徒勞斫額。玄微銷鑠，威音世外正好橫身。

真證不可以言傳，言滿天下無口過。妙契豈容以意到，意窮萬有絕根塵。

暗燭靈光，夜船載娟娟之月。氛消虛靜，寒巖斷片片之雲。

縱橫那涉語，因緣。厚水潑鴛鴦難藏影迹，偏正不曾離本位。枯椿繫懶馬，徒死心神。

錦縫輕開，花噴香蝶眠清曉。機絲不動，柳含烟鶯織芳春。

有眼無筋，錯印證鄭行山肉身菩薩。致飛雪千丈，伸冤苦聲撼叢林。

自得暉禪師

師嗣宏智，諱慧暉，會稽張氏子。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德，擊打鼓祭江神。上堂云：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取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乃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跛，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勿速。亭堂雖。

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作
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塵師有六牛
圖一曰始聞知識示誨即起信心信心既萌永爲道本故牛首上一點白一念信爲本千生入
道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染埃塵野草時時綠狂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二曰信心
既發念念揩磨忽示發明心生歡喜最始入頭故頭全白問訊者牛兒知非何太遲拋家經幾
劫遂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爲三曰既有發明漸漸熏煉
智慧明靜未能純一將白半身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荒草去向近雪山遊正念雖歸
一邪思尙混流脫愁心迹盡六處不能收四曰更無妄念唯一真心清淨湛然通身明白六處
不能該優曇火裏開了然無系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
能猜五曰心法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空是名大解脫門佛祖命脈人牛消息盡古
路絕知音霧捲千巖靜苦生三徑深心空無所有情盡不當今把釣公何在磻溪鎖綠陰六曰
命根斷處絕後還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妙盡復窮通還歸六
道中塵塵皆佛事處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精金火裏逢優遊無間路隨類且漂蓬
贊曰石火電光雷霆一默

若耶溪沙裏精金 苧羅山林中蘆荀

見真歇插花裝老婦 寧識羞慚被宏智嚼飯餒嬰孩 敢言自得

踏翻明暗路 眼睛頭偏地蒺藜 剗斷離微根 腳跟下參天荆棘

十成尊貴 駕香車豈輟宸苔 一路平常 祭江神不知舜力

烟霧寒沙孤鷺立 野溪頭雪正糝糊 凍消枯木老龍吟 竹戶外春無消息

道寰深靜處 腦後光劫前眼猶是金塵 情識未融時 青山父白雲兒總成家賊

正偏兼到 十洲花寧免凋殘 收放未全 六牛圖有何奇特

長庚門下掃蕩潑生涯 信神駒有汗血之功 金鷄抱司晨之德

洞山至此十一世共十四人

雲門宗

雲門匡真禪師

師嗣雪峯諱文偃秀州人俗姓張空王寺受業聽四分律棄見睦州州總見便掩門撈折師足曰秦時轆轤鑽師大悟州指見雪峯師至峯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尚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諾師曰上座到寺見和尚上堂衆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依師教峯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欄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峯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口趨出峯奇之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一日師至即命之不辭就職劉王每入寺樹不接王欲檢其過樹已知之遂入寂王至衆言之王曰有何言句衆曰和尚去時封一合子待王至自開王開見一小帖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王即命師繼席前世之因劉王乃鬻香人入寺涕唾僧堂中樹爲堂司偶而叱之曰如唾面上爭之不休師諫之而去師有願鑑一字關紅旗橫骨宗旨臨示寂遺表曰因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

贊曰 菰蒲生異材 浩氣吞雲漢
出空王寺 無心繫四分葛藤椿 跨睦州門 折腳悟秦時轆轤鑽

果經霜熟 軒知靈樹明窓下安排 金繞指柔 更入雪嶠洪爐中烹煨

見劉王憶僧堂唾面未乾 友玄沙笑漁舟通身紅爛

放洞山三頓棒 徹底老婆心 豎雲門一字關 瞎卻宗師眼

水上紅旗立未收 暗中橫骨抽何限

雖十七年因風霜於逆旅途間 然數百世策奇助於瘴烟城畔

僧風兮人龍緊誰奏九成攪重淵使來儀奮飛於祖庭秋晚

香林遠禪師

師嗣雲門諱澄遠漢州人姓上官師爲侍者將紙衣錄門語句後歸蜀於水晶宮接待往來茶湯僧問美味醍醐爲甚變成毒藥曰導江紙貴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曰三人證龜成鳖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香林一派泉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曰隨方斗秤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腳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腳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遠錄公探雲門宗入蜀見師人面山

贊曰 頂峭五峯 眼生三角

詔石象龍群裏 奪得犀牛 岷峨山水窟中 奮飛鸞鷲

紙衣錄他人語句 認魚目作明珠 沙瓶煮待客湯茶 翻醍醐成毒藥

水晶宮冷香浮篆 倚圓蒲宴霽月光風 人面山高翠列屏 尾瘦筇訪青猿野鶴

證龜成鳖 室內燈滅卻光明 臘火燒山 衣下事恐難提掇

四十年打成一片，明皎皎暗昏昏，八十歲行腳諸方，峭巍巍活潑潑，探鑿叅宗旨，引遠錄公走得腳皮穿，起落賴門風，聽祚智門喫些辛苦著，香林一脈泉間斷多時，若要隨方斗秤上，自宜斟酌。

洞山初禪師

師嗣雲門，諱守初，鳳翔傅氏子。初參雲門，門曰：近離甚處？曰：查渡。曰：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棒。次日師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草箇庵子，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他抽釘拔楔，拈卻炙脂帽，脫卻鶻臭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去。豈不快哉！門云：爾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爽，滯句者迷，還得麼？爾衲僧分上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曰：趁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曰：全憑子力。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曰：賣鞋老婆脚趂趂，問離卻心機意識，請師一句，曰：道士著黃瓮裏坐，問大衆雲：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問：僧甚處來？曰：汝州。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曰：踏破幾緇草鞋。曰：三緇。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曰：參堂去。僧應諾。贊曰：問世賢，眞法器。

離報慈未出常情，見雲門方始瞥地。

鳳生萬壑，虎豹子氣已食牛，電掣傾城，龍馬駒足應展驥。

視渾身如椰子，能有幾長，開口似紡車，略無少愧。

於先師會中問有何過，合喫幾藤條，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不畜一粒米。

酒粧公子面，把黃頭碧眼倒卓屎坑頭，花插美人頭，將文殊普賢趁向牛欄裏。

賣鞋老婆脚趂趂，唱道情蠻子打鄉談，著瓮道士坐冤堆，雜意識波斯入闌市。

大海浮漚蝦蟇叫月，錯稱提詔石綱宗，楚山倒卓漢水東流，謾塗糊蓮花出水。

問僧此去路多少，踏破幾緇草鞋，答佛亂撮麻三斤，渾沒星兒臭氣。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說道理即不無，望少室門風白雲萬里。

智門禪師

師嗣香林，諱光祚，隨州人。上堂云：山僧記得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僧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此？曰：非公境界。問：荷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曰：荷葉。上堂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備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荆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爾草鞋錢，有日在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瞋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群小兒，終日受飢餓，有眼不點睛，空鎖。

獨體破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曰：兔子懷胎，問：如何是佛？曰：踏破草鞋赤腳走，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曰：六祖是盧行者，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也只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曰：且收取，雪竇見師，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師召竇近前來，竇纔近前，師以拂子蘸口打，竇擬開口，師又打，竇大悟。

贊曰：舌本瀾翻，胸襟無物。

滄海親生，既月犀，香林放出遼天鶴。

母胎中一則語，鋒鋦簇簇誰肯商量，金剛眼一把砂，翳膜重重如何洗刮。

荷葉蓮花後先出水，不當截流機，旃檀荆棘圍繞叢林，活貶無生國。

少時立門外，知李四婆來乞丙丁童，一念未生前，要顯閻梨痛喫龜毛拂。

兔子懷胎蚌含明月，將般若體用沈埋，鯉魚喫棒雨似傾盆，把韶石家財籍沒。

拄杖頭邊挑日月，老瞿曇的的被擲擄，曹溪路上有俗談，盧行者惺惺成漏漚。

拈出古鏡，將謂是一片頑銅，放下手元來卻是箇木槽。

雪竇明覺禪師

師嗣智門，諱重顯，遂州人，姓李氏，初住翠峯，次住雪竇，法道大行，遂號雲門中興，舊嘗與賓大陽，與客論栢樹子話，時韓大伯倚旁，匿笑，客去，師謂曰：汝何笑耶？韓曰：笑知客有定古今，吾無定古今眼，師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驗，空向枯椿舊處尋，師異之，乃結爲友，李殿院嘗訪福嚴雅禪師，時師爲藏主，與李論話，問：忽道士

秀才至，李曰：三教中那教最尊？師起側立，李曰：有口何不道？師曰：對夫子難言，李曰：休休，便起，師曰：適來造次，師頌大龍堅固法身公案，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頌忠國師無縫塔公案，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自贊：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旁觀者，送重郢禪者，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荻離離，離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花五葉，今不相似，獨運孤明，今還自知，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爲，晦跡自貽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贊曰：隋侯照乘珠，趙國連城璧。

奔岷峨秀，形眉宇精華，分涇渭流，在心源絡繹。

披剝萬象，擅蘇翰林擒錦繡之才，褒貶五宗，富魯司寇作春秋之筆。

與遂府鉢盂安柄，笑黃梅半夜未是的傳，見冷泉屎橛放光，信韶石一言所供詣實。

白玉鞭擊驪珠，不增瑕類，光皎皎冷如灰，無縫塔要澄潭不臥蒼龍，影團團黑似漆。

無定古今眼，被韓太伯蒼鷹當路生擒，立分儒釋尊，使李殿院老虎通身汗出。

多子塔前不曾拈花微笑，三指七馬何用掛唇，少林雪裏初無斷臂安心，五葉一花徒勞指的。

住翠峯好住雪竇好，狗舐熱油鑊，說祖師禪說文字禪，蝸篆新泥壁。

噴飛雪一千餘丈成瀑布，流出胸襟，愛洞庭七十二峯和石屏，收歸圖籍，高風逸韻古來今只許一人如北斗泰山，仰之彌高，望之不及。

洞山聰禪師

師嗣文殊真諱曉聰，韶州杜氏子，初見文殊，示衆云：直鉤釣鱸龍，曲鉤釣蝦蟇，蚯蚓還有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乃有省師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卽是泗洲大聖爲什麼卻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僧舉似蓮華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上堂舉塞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去也。久立，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曰：六月雨淋漓，寬其萬姓心，曰：怎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曰：腳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乃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旣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天便明，燈籠猶暗，睡露柱卻惺惺，復曰：惺惺直是惺惺，歷歷直是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示衆。天晴蓋卻屋，趁閑刈卻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波稜，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曰：空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怎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曰：四大海深多少？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

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疋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靈頭知我道，種種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贊曰：絕羅籠，沒巴鼻。

立玄關於新豐洞前，闍化機於筠陽城裏。

就文殊鉤頭脫去，入楞龍窟宅誰敢保明伊，答泗洲轉語顛顛，作雲門兒孫未暇打得。

和塵磨古鏡，黃鶴樓前鸚鵡洲，入水見長人，瞎驢腳下金剛際。

學菩提看石女生兒，辨奴郎要燈籠瞌睡。

蓋屋輸官都了辨，唱歌鼓腹恣樂昇平，參禪學道莫商量，荷靈栽松且圖遊戲。

翻身藏北斗，未是良謀，擔水潑波稜，錯明宗旨。

離聲色句謾云，北鬱單越南瞻部洲，直饒謾得者僧，難謾自己。

雲居舜禪師

師諱曉舜，嗣洞山，瑞州人，姓胡氏，初參洞山，一日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則開疏，如不契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慙懣而回，山問師言其事，山曰：爾問我，與爾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有省，師住廬山栖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大覺璉曾入。

師室開師還俗遣人取至淨因以正寢居之覺處偏室仁宗數召覺入內竟不言師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見覺侍師旁甚恭同奏仁宗召對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真山林達士於扇上書曰賜曉舜依舊爲僧特旨再住栖賢仍賜紫衣銀鉢師退栖賢時以二力昇轎至羅漢寺二力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棄轎而回暨師再住令人先慰二夫曰爾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師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諸枉遭遮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噴上堂舉夾山道關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喞喞師常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懷遷化師於法堂上曰且喜葛藤榘子倒了也秀圓通在會中作維那每見呵罵謂同列曰我須與者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罵秀勵聲出衆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邊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及裏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腳夜間脫機打睡早朝旋繁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篋縛起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因緣拈曰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楂桶堆頭了也贊曰艱棘中來靈明不昧凌霄漢深院修筠傲雪霜古巖寒檜

身歸三峽寺添五老幾多眼脚踏鸚鵡洲撲古鏡百雜碎
婦搖機軋軋鬧市頭識天子未真兒弄口喞喞百草上薦老僧不會
通身是眼喜天衣懷倒了葛藤榘平地生堆笑槐都官托入民衣罪
洗腳脫襪打睡初無出格生涯喚人劈篋縛離也是尋常家計
烏鵲巢窠蝦蟇窟穴堅密身出現塵中冬瓜儻侗瓠子曲彎祖師禪迥超言外
弄蛇頭撥虎尾聽諸方劍及裏露影藏身破扇子潑犀牛謂鹽官糞堆頭成團作塊
道韻奇偉得山林達士之名合浦珠還走蛟盤了無瑕類

大覺禪師

師嗣潞潭諱懷璉漳州陳氏子母夢僧伽而生因小字泗州師造潞潭法席授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掌記圓通訥處仁宗召訥訥倦奏師代有旨住淨因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大覺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以頌回奏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召對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再會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忻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宣喻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雲自在飛帝賜龍腦鉢師謝恩了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器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僧問聖君御頌親頌賜和尚

將何報此恩師以手托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曰：半尋拄杖攪黃河開堂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現座師登將何拯濟曰：山高水濶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峰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曰：脫卻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曰：慣得其便，僧撫掌曰：更踉跳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為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鋒，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蕩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治平中上疏乞歸，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宗留之不可，詔許自便，師渡江留金山，西湖四明守，以育王迎至，詔九峰作勸請疏，四明人相與出力建閣藏所賜詩頌，榜曰：宸奎，東坡知杭，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師出京，英廟賜手詔，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師以佛國白造蒙堂處之，後世叢林因取法焉，師住育王作逸老堂。

贊曰：家近樽桑國，波斯耳帶環。

謂漳泉區頭，灼然心毒，說泗州入夢，莫被人謾。

羅萬象於胸中，風雷陟頓，吐片言於舌上，錦繡爛斑。

拔澄散聖虎頭關，笑收虎尾，焚銀瑤使龍腦鉢，喜動龍顏。

拈將拄杖攪黃河，報恩有分，脫卻衣裳臥荆棘，濟物何慳。

尊道德不忘韋布之交，讓舜老夫身居正寢，為佛法代赴紫泥之詔，使訥圓通名播塵

寰

江燕初歸不見人，文殊劍鋒銜太露，野蕩自發空臨水，千聖路踏斷應難。

錦帳鋪花，得蘇內翰雄文壯觀宸奎閣，囊錐脫穎，為韶九峯一疏來住育王山。

屋縛歎根椽，令大地人蒙居養正，雲披三事禘，學住山翁逸老投閑。

就梅影肱枕胡床，斫額望明月，破竹陰屨穿苔徑，倚檻看狂瀾。

青出藍青於藍，欲窮端的意，幽鳥語綿蠻。

天衣懷禪師

師諱義懷，嗣雪竇永嘉陳氏子，世以漁為業，母夢星隕于屋除，及產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師，貫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答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不契，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東游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檐折，忽悟，作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拈几稱善，出世鐵佛上堂，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不用續鼻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攀攀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不直半文錢，參次住平江薦福，接冲本秀夫，後榜方丈，曰烹金爐，楊無為贊曰：冲本秀夫，四碧眼胡，中間坐者，烹金之爐，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

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虞。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爲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何用，飢人之食復何噴？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朝游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天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卻，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者一窠與大地人出氣，參，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上堂，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辭世曰：紅日照樽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瑠璃雙闕月，分破翡翠十峯雲，掃開乃天衣境也。

贊曰：笑花正眼，立雪元樞。

早往京師試經，駕三車白轅殺賊，長就翠峯養聖，奏九成日樂鷄鷄。

巨口吞鉤，颺下知幾赤梢鯉，精金躍冶，不祥是四碧眼胡。

寒水一匱清，印長空沈鴈影，匾擔兩頭折，扶驪領奪明珠。

眼有睡人，初不在握土成金驅耕奪食，身行異類，又何須夷嶽盈壑，截鶴續鳧。

徹骨貧窮，敢與龍王鬪富，一言勘破，豈容摩詰名模。

教人返著鞋，暮到羅浮朝游檀特，被僧輕拊背，急尋明覺遠到姑蘇。

半夜霜寒，結黃河凍，陝府鐵牛腰折，一年春到，引牛頭見四祖，枯木花敷。

鷓鴣啼夜，蜀魄吟霄，圓通門大啓，扇翦翠掃雲，琉璃分月，天衣境巧畫成圖。

出林師子，歷塊神駒。

走過鐵圍尋不得，趙州東壁掛葫蘆。

圓照本禪師

師嗣天衣，諱宗本，常州管氏子。初見天衣，室中問師，卽心是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顯。元豐間，李漕使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杭州守陳公襄，以承天與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論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遣使問勞，翌日，召對廷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卽舉盞長吸，又蕩盞之，帝喜其真，喻以方輿，禪宗宜善開導，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息，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底，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曰：三皇塚上草離離，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卻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者裏，卓拄杖一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棹棹，船子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大臣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

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晚居蘇之靈巖示寂後門弟子塔全身於寺之左

贊曰、真福慧僧、真丈夫氣、

倚烏藤古貌稜稜、發清談春風壺壺、

到南泉不疑地、焚燴蹈鴻門、窮少室濫觴源、韓信臨朝底、

蹈翻大海、聽龍王改宅他方、踢倒須彌、使帝釋容身無地、

圓照堂前光皎皎、揭示祖師心、三皇塚上草離離、漏洩東君意、

垂一機指人活路、大用雷奔、借三年植福此邦、惡聲鼎沸、

一錫晚歸林下、葢寺無心宿斷雲、七絃高掛壁間、琴臺有月翻秋水、

卽心卽佛、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到船子下楊州、因甚麼感人流涕、

圓通秀禪師

師嗣天衣諱法秀秦州人俗姓辛母夢老僧投宿乃有娠先是麥積山有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善每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乃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俄有兒生其所往觀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十九試經得度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聞無爲鐵佛懷禪師法席盛徑往參禮懷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語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忽悟直到方丈陳所證懷曰汝真法

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師服勤八年懷推爲導首出世四面後住本山一堂少林九年冷坐卻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晒我者少示衆山僧不會解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湯茶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寒雨細剎風高吹砂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備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謾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師曰赤土塗牛欄曰謝師答話曰爾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師嚴冷叢林號爲鐵面李伯時畫馬入神師勸曰當想入馬腹中矣李有省因令改畫觀音李從之山谷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師呵之谷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師曰公作艷詞以蕩人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谷驚愕乃止

贊曰、靡羈束、何才予、

麥積山夢裏翻身、竹鋪坡笑中含毒、

頂門眼正、等天地若浮漚、魏闕心遊、以江湖爲桎梏、

悟報慈情生智隔、冷汗通身、指華嚴法界心宗、狂花眩目、

玄中自得、幾星沙善解玉連環、妙處不傳、一蟻絲巧穿珠九曲、

赤土塗牛欄、入佛魔命若懸絲、生鐵裹面皮、辨龍蛇機如嚼鐵、

金鎚影動輪掌上、圭角稜稜、寶劍光寒挂眉間、鋒鋸簇簇、

畫神駒得妙處、入馬腹、喚醒李龍眠、作艷詞惑亂人、陷泥犁、霍殺黃山谷、

烹天衣紅爐裏、未辨金鎗、坐少林深雪中、難分石玉、

巧說不會應時節，喫碗湯茶又何曾，雨解吹砂風能拔木。

大通本禪師

師諱善本，嗣圓照，穎人。董仲舒之後，弱冠博極群書，無仕官意。往京師，試經得度，參圓照於瑞光。悟旨，出世雙林，次住淨慈，神考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慧林，賜大通號。上堂曰：「不見天下不見地，富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點鼻擲拄杖下座。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透簷檣。」曰：「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知清世事，終年坐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曰：「太無厭生。」上堂，僧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曰：「早輸了也。」曰：「錯。」曰：「是。」曰：「近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者箇何？」曰：「只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曰：「且饒。」一著。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峻。」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百雜碎。」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贊曰：「併息諸緣，單明自己。」

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

優入聖域，透雲門胡餅之機，博綜羣經，抱仲舒絳帷之志。

煙霞生背面，無縫塔勉強名模，黑白未分時，一局碁顛頂指示。

百尺竿頭輕進步，峻似懸崖，九夏堂中光剃頭，難消滴水。

直鈎有香餌，入滄海釣金鰲，兩眼沒睡人，向南山看點鼻。

竟日不知清世事，獨體識未全灰，長年坐斷白雲鄉，聖凡心猶欠洗。

碧梧陰合，穩慧林祥鳳之巢，白雨聲喧，奮南宕老龍之臂。

沒巴鼻處拋出八稜槌，高塞虛空，使大地人無處回避。

雪峯慧禪師

師諱思慧，嗣大通，錢塘人。俞氏子，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兔放鷹，遇塵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鐘陞堂，切切但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讓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馱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者裏悟了，提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上堂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割贊曰：雲門八世孫，巨把門牆闢，垂一機平地上波濤，示一境峻崖中妙密。」

羅龍打風，藕絲網密布緜天，獵兔射鷹，蒿枝箭硬教中的。
 口似紡車舌如霹靂，雪峯門下掘窖深埋，身如累卵命若懸絲，靈鷲山前槌胸叫屈。
 學無爲坐消日月，渡水覓魚蹤，詢諸友踏破草鞋，過山尋蟻跡。
 萬緣未透，徒勞拈拄杖海上橫行，一法無差，且聽落梅花江城狼藉。
 笑嵩山滿庭立雪，小魚吞大魚，住破院古殿無燈，東壁打西壁。
 聖解凡情絕纖毫無滲漏，途轍上轉見岐分，眉毛眼睫百十方透青天，鼻孔中元無氣出。

徹骨風流，無人企及。
 錢塘江上弄琵琶，黃鶴樓前吹玉笛，千峯萬峯鎖寒碧。

月堂昌禪師

師嗣雪峯慧諱道昌寶溪吳氏子，上堂云：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則且置，既透了，因甚卻難，放下筌籠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云：與我相似，共我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師住玉几冷泉塔于南山，真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寶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歇曰：我重婆子，者裏出一員古佛。
 贊曰：寶溪寶，非常寶，
 鯨吞水露出珊瑚枝，龍躍淵打失驪珠顆。

辨真贋，撞著瞎波斯，較重輕，迷逢胡達磨。

鋪陳玉几瞿曇舍利，寂寂無聞，拋擲冷泉靈鷲山王，忙忙尋討。
 祖師關寒光射透，見筌籠杓柄脫體現成，大還丹冷餞一揮，把藥銚爐烟盡情傾倒。
 當場定價，壓隋侯照乘不直分文，韞積藏諸，啖趙國連城甘爲死貨。

老娘肚裏苦他人捫摸，愛同古佛放光，無星秤子等銖兩分明，不被先師謾了。
 白玉鞭擊碎覓無蹤，聽千古萬古南岩山前草離離日杲杲。

雲門至此九世，共一十四人。

馮 仰 宗

馮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丈起身深撥得少火舉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寧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跋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雲巖來師問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洒不著巖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欄下犄處劉鐵磨來師曰老犂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師睡次見仰山來師便面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懶試爲我原看仰度一盆水師便洗面少頃香嚴至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原看嚴點一盞茶來師曰二子神通過於鷲子師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轉笏作進泥勢師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馮山一頂笠無

由得到莫窠村如何是馮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馮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馮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馮山僧畢竟喚作什麼仰作禮而退仰山夏末問訊師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粟師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卻問師和尚一夏作得箇甚麼師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師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贊曰 蠱毒家 滅胡種

心無半點淳 肉有千斤重

被大雄挾火 活換眼睛 引寂子撼茶 全彰體用

轉身猶不會 徒然要軍容進泥 陸睡幾曾醒 偏強使香嚴原夢

鋤畚兒下得一籬粟 怪九旬不見上來 做箇僧行到莫窠村 喫一踏不勝皇恐

書名魯左 誰云不是大馮僧 放臥身時 我疑去捉臺山供

先師大人相 衆皆知煒煒煌煌 本色住山翁 初不在儘儘侗侗

別立玄風闢化機 雖古路斷碑橫 惜未紀斯文之正統

仰山智通禪師

師諱慧寂嗣馮山詔州葉氏子師辭親游方日人有戲之者於師扇上題曰寂子去行腳諸魔使誰滅師續曰龍生蛇腹中借他十箇月人皆異之蓋師出屠門諸魔或曰猪毛初參耽源已

悟玄旨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曰吾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毋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本付師師一覽便火卻源一日問師前來諸相甚宜秘惜曰當時看了便燒卻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師曰某甲一覽便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源曰然師參馮山次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馮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徹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大悟自此執侍十五年師爲直歲作務歸馮問甚麼處來師曰田中來馮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锹叉手而立馮曰今日南山大有入刈茅師拔锹便行一日隨馮遊山到磐石上坐師侍立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馮拾得與師師接洗了度與馮馮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尙道德所感馮曰子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馮問師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馮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只在一言馮曰不孤汝見別有一人不肯師曰阿誰馮指露柱云者箇師曰道什麼馮亦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夢入彌勒內院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座空師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馮馮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香嚴有發明偈馮聞得曰此子徹矣師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師後問嚴見和尚贊師弟發明頌備試舉看嚴乃舉師曰此是宿習記持而來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又舉去年貧未是貧語師曰如來禪許吾弟會祖師禪未夢見

在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師報馮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南塔湧謁臨濟後歸侍師師曰汝來作什麼湧曰禮觀和尚師曰還見和尚麼湧曰見師曰和尚何似驢湧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師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湧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師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師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贊曰 鎮海珠 毒龍窟

十月借蛇腹出生 一顆落蛟盤圓轉

近前叉手 單傳向上之機鋒 思盡還源 拶出無窮之靈燭

兜率第二座說法 白槌處嚇得魂飛 南山大有入刈茅 拔锹去何曾夢見

道德所感 烏鴉銜柿盤石坐分 生殺在言 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焚卻諸圓相 使耽源懊惱尊懷 遇著小釋迦 被胡僧塗糊當面

喚沙彌印香嚴會得祖師禪 何似驢引南塔拔出吹毛劍

得人憎處只許他家父子知 然萬古微猷縱佛手亦難掩

南塔湧禪師

師諱光湧嗣仰山豐城人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室厩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少俊敏依仰山剃度發明大事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堅起拂子僧曰莫只者是麼師放下拂子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

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清化付參次，問：從何而來？曰：鄂州。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曰：此地通不畏。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師輒然而笑，遂印可。集雲峯下大禪佛，傳燈具載。

贊曰：光騰乳室，劍隱豐城。

電翻空淵龍起蟄，駒墮地厩馬群驚。

謁臨濟生死猶昨夢，見仰山凡聖兩忘情。

忽爾大驚，怪人前指謂肉身佛，輒然而笑，知化下敢觸使君名。

獨露真常，雲收月現，全彰體用，水到渠成。

南塔影中文殊師，錯豎拂子，集雲峯下大禪佛，悞喚師兄。

一再次覽東平鏡，塵埃滿面，二十年唵驗人眼，歡晴無晴。

言下無相，則固是不在別處，然真佛所住，窮伎倆到底難明。

芭蕉清禪師

師諱慧清，嗣南塔新羅人也。師謂衆曰：我十八上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屈出來，便作師子吼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示衆云：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卻爾拄杖子。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如何是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恹恹暗渡江，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緇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

面萬丈懸崖，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荆棘林，若向前則墮坑落壑，若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又被荆棘林碍，當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也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如何是吹毛劍？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曰：退後三步，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九九八十一，曰：會麼？曰：不會，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眼睛，承天確在師會下發明，後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確曰：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什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確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贊曰：腳頭未跨船舷，參徧大唐諸祖。

豎提婆宗奪外道赤幡回，答西來意，貶達磨渡江去。

拄杖子一生與奪，未嘗敲出玉麒麟，娘肚裏十月出生，幾曾吼作金師子。

前凶後不吉，破草鞋難得受用時，退火進深坑，荆棘林那有出身路。

新羅人難辨語，當的帝都丁，北斗裏穩藏身，一、二、三、四、五。

兩口一無舌，看臨溪打開石鎖，兩頭搖，雜毒深入心，致承天吐出庭臺深夜雨。

默然正坐，本來面不在二頭，用者如何，吹毛劍豈拘三步。

青出於藍，青於藍，信瀉仰兒孫，鸞翔鳳舞。

芭蕉徹禪師

師諱繼徹，嗣芭蕉清，廣西人也。初謁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彈子，穴異之。後參芭蕉，見

上堂有云：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豁然大悟，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問：如何是臨溪境？曰：有水，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未是。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否？曰：不提携，曰：爲什麼不提携？曰：臨溪粗識好惡，示衆曰：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巳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轉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示衆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偈云：芭蕉的旨不掛唇齒，木童唱和石女側耳。

贊曰：人面蛇，利及蜜。

閑行坐自要誇張，識好惡人信不及。

泥彈子作正法眼，豈知老風穴綿裏蒺藜。茄子根應古佛機，不學先芭蕉錦包特石。

混融句地窄天寬，臨溪境山深水碧。

遇衲僧問涅槃生死，要提携且待驢年。斥瞿曇說頓漸偏圓，屈宗風卒無了日。

西來意，貼肉衫汗透千重，宗門事，腳跟下泥深三尺。

木童唱和石人側耳，潑宗旨誰肯挂唇。眼中沒翳空裡無花，閑言語不勞拈出。

人皆謂鴻山五世到師寂爾無傳，殊不知萬仞門墻擬登者，銀山鐵壁。

鴻仰宗至此五世。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詣開元覺律師，受具戒，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奇之，曰：吾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既發，值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曰：行腳去。曰：行腳事作麼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三人，附火因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修曰：同。藏豎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曰：行腳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窘無以對，遂放包，俱求決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曰：某甲到此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世臨川崇壽，一香爲藏拈，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哉？師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舉拂子示之。師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師曰：獨露身囉，方曰：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囉，方於是悟旨，二僧參次，師指簾，二僧齊去捲，師曰：一得一失，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金陵報恩則初參青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不契。見師，師問：甚處來？曰：青峯。師曰：青峯有何言句？則舉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

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師曰：與麼會，又爭得？則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爾問我，與爾道，則理前問。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乃悟。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師與李王論道，次因看牡丹，王命作頌。師曰：擁蟲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飽冷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聞開悟，師有偈曰：幽鳥語如篋，柳搖金線長。雲歸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言百法明門，乃唯識綱宗也。

贊曰：幼發玄機，遍行尋訪。

小乘根拋棄，覺閻梨，惡冤家撞著琛和尚。

安片石寸心內，當機擊碎，猶涉廉纖。露全身萬象中，盡力扶持，依然鹵莽。

指二僧捲簾去，得失未分明。勘童子求火來，是非難定當。

如篋語幽鳥，山林意別是風標。擁蟲對芳叢，牡丹詩竊誰體樣。

是曹源一滴水，蟲禦木偶爾成文。問學人一卷經，蠅鑽紙全無趣向。

唯心唯識，石頭城路列千差。無法無人，通玄峰雲橫疊嶂。

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到者裏百法明門，只宜收抗。

天台詔國師

師諱德韶，嗣法眼。處州龍泉陳氏子，幼依龍歸寺得度。十八受具，去謁龍牙，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近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

此理如何？牙曰：合如是，師不論旨，再請誨。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忽省。遂焚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說向我，今日決定罵也。見疎山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參五十四員，知識後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倦於參請，但隨衆而已。一日，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大悟於座下。遂白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跡。乾祐元年，忠懿王嗣位，遣使迎之。弟子禮示衆，古聖方便，猶若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甚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若不如是，設經塵劫，空自勞神，無有是處。住通玄峯，有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開乃曰：只此一偈，可起吾宗。示衆：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又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絲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語言，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貴如今一時驗取，珍重。又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僧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爾道什麼？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

分付何人。師曰：琴琴鼓一頭，打兩頭鳴。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師曰：爾還聞麼。問：飲光持釋迦丈六衣，在鷄足山待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千尺之身，應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卻會明拂袖而出。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話，不得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常見之，明歸七日嘔血，浮光和尙勸曰：汝速去懺悔。明至方丈，悲泣曰：願和尙慈悲，許某甲懺悔。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某甲懺悔，終身給侍。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有傳天台教義寂寂者，乃螺溪是。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寢遠，慮多散失。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尙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聞于王，遣使航海，傳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贊曰：心法雙忘，乾坤獨步。

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

機關石火，燦破石頭城。掌握龍泉，笑出龍歸寺。

天蓋地載，苦龍牙疊將。餓餓祭閑神，百匝千重。被疎山左，槎芒繩縛鬼子。

去來隱顯明諸佛實相，要且顛頂。欠剩有無說，般若真宗，不妨莽鹵。

是曹源一滴水，悟玄機將。豌豆作真珠，指通玄滿目山。起吾宗變甜瓜，成苦瓠。

祖師門下客，辨風幡帶水拖泥。大王長壽人，外聲色拋沙撒土。

得法眼親傳寶印，鞞皮鼓兩頭鳴。應木人敲打虛空，崑崙兒著鐵袴。

念南嶽天台教乘磨滅，往新羅國繕寫歸。論釋迦彌勒身衣短長，令與教僧嘔血去。諸方異唱古今玄鍵，決擇不留蹤。不謬為一國之師，名喧寰宇。

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延壽，嗣詔國師。餘杭王氏子，自幼知敬佛乘。既冠不茹葷酒，日惟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大闡玄化，師遂求出家。請于朝，文穆王從其志，禮參為師，執勞供衆，身惟一布袍。後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于衣榻中。擊謁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雪竇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又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景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靈隱為第一世。明年請住永明為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賫書叙弟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問道，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淨慈塔于大慈山。

贊曰：一出頭來，風標迥別。

棄華亭鎮將、腰佩寶刀、依龍冊老僧、身被布袴。
 誦法華七行俱下、感群羊跪聽座隅、習大定三月方回、有斥鷃巢栖衣襦。
 天台得片言悟旨、念念幻緣空、乳峯指一路通玄、步步寒花結。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探水丈痕深、奇巖萬仞迥絕躋攀、望崖心路絕。
 牛胎生象子、垂示太分明、碧海起紅塵、家風重滿洩。
 枕藜床喚回清夢、野客吟殘半夜燈、倚蒲團坐斷白雲、孤猿叫落中巖月。
 著宗鏡一百餘卷、點鐵成金、印高麗三十六僧、證龜作鱉。
 潛行密用、佛眼亦難窺、真精進幢、慧日峯前亘百世、光明燦發。
 法眼至此三世師、雖印高麗三十六僧、然傳燈不載名字機緣、茲不及贊。
 小師 居涇 焚香拜手稽首謹書于乳峯。

希叟和尚五家正宗贊終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解題

宗門武庫は、徑山の大慧普覺禪師宗杲の撰述にして、宋の紹興二十三年、六十五歳の時に成れり。
 大慧年譜、今年の條に云く「師是の年、坐間に凡そ説く所あれば、法宏首座之を録す。大呂申公執政より保寧勇禪師四明の人に至る五十五段を得て罷む。興宏遂に老師の洋嶼の衆寮の勝に其の間兄弟あり、參禪することを得ず、多く是れ雜毒心に入るの語を以て取棄して立て雜毒海と爲す。今、本に刊して武庫と名くるは乃ち紹興十年の春、信無言等、師が古を語り今を道ふを聞き、聚めて編を成し、福清の眞兄、戯れに杜預が傳中の武庫の二字を以て名と爲す。庚午に及び師偶々此の集を見て曰く、「其の間に亦是れ我が説話あり、何ぞ名けて武庫とすることを得ん」と。是を以て知る武庫の名は實に師の意に非ざること。」本書は之を林間録、雲臥紀談等に比するに、宗門向上の事を語るに於て、遙に其の上であり、大燈國師の如き一生受用して之を読み、爾來今日に至るまで叢林の徒、之を繙きて點眼の良薬となさざるはなし、以て此の書の宗門に功あるを知るに足るべし。

禪師の傳記は、本叢書第參卷大慧普覺禪師書の解題に掲げられたれば、今重ねて爰に録せず。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序

大慧禪師の機辯を

之を武事に譬ふると
きは則ち韓、白が備
なり。その城を靡き邑
を擄るときに嬰れる
所の者は破れ、摧く所
の者は靡く。魔壘百
萬、風を望んで戈を倒
にす。人徒に其の堂
堂たる陣の鼓行して
前むことなきを見て、
而もこの老の油幢に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序

武庫の意義は序中に現はる。
此序文四段、初めに機鋒の捷
俊なることを明す。

臨安府徑山の沙門釋宗果、大
慧と號す、妙喜庵に居せし故
に又妙喜と稱す、師は宣州奚
氏の子なり。宋の哲宗元祐四
年十一月十日に生る。性靈異
にしての聰明の漢なりき、年
十二にして惠雲の齊公に投じ
十七歳にして羅染す。初め洞
宗の門に遊ぶ、洞宗の耆宿は
師の詞鋒鋭きを以て、乃ち臂
香を燃いて心印を授く、然れ
ども師自ら肯はすして、去つ
て湛堂準に依る、久して契は
す、準病に臥するに因て圓悟
に見えしむ、悟は蜀の昭覺に

住す、師脚跡して未だ進まず、
一日詔して悟をして汴の天寧
に住せしむと聞いて、喜んで
曰く、「天、この老を賜ふて我
れに與ふ」と。遂に先づ天寧
に至つて悟を迎ふ、且つ自ら
計つて曰く、「當に九夏を終ふ
べし、若し諸方と同じく我れ
を以て是となさば無禪論を著
はし去らん」と。悟の開堂に値
ふ、舉す、僧雲門に問ふ、「如何
なるか、これ諸佛出身の處。」門
曰く、「東山の水上行」と。悟
曰く、「天寧ならば即ち然ら
ず、只だ他に向つて道ふ、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と。

地に到つて但だ惜むべし、死
了つて活すること能はず、
言句を疑はず、是を大病とな
す、豈に遺ふことを見ずや、
懸崖に手を撒して自ら肯つて
承當して、絶後再び甦らば、
君を欺くことを得ず」と。後
に悟、蜀に返る。師、因つて
緇晦す、庵を結んで居す、後
に夏を虎丘に度し、華嚴經を
閱して第七地の菩薩、無生恩
を得るといふに至つて、湛堂
の示す所の映巖摩羅、鉢を持
して産婦を救ふの因縁を洞か
に明らむ。宋の紹興七年詔し
て徑山に住せしむ。一日圓悟
の訃音に接し、師自ら文を撰
して祭を致す云々。十一年五

宴坐して、未だ始めよ
り寸鐵を提げざることを
を知らず。麾下の
偏裨迺ちその營壘の跡
を按じ、その噫鳥猝
嗟の餘を拾ふて之れを
名けて武庫と曰ふ。
我が王庫の中、果して
是の刀あらんや。然り
と雖も師いはずや、
吹毛元動せず、偏地是
れ刀鏘と。乍ちに斯
の庫に入らん者、慄し
偷心盡く死して
急に劍刃上に於て身を

月秦檜、師を以て張九成が黨
となし、其の衣襟を毀つて衛
州に竄す、二十六年詔して梅
隱に移らしむ、その形服を復
し放し還らしむ。十一月詔し
て阿育王に住せしむ。二十八
年旨を降して再び徑山に住せ
しむ、大に圓悟の宗風を弘む。
辛巳の春明月堂に退居す、八
月九日衆に謂つて曰く、「吾れ
聖日行いん」と。その夕に手
づから遺表を書し、併せて後
事を囑す。了賢の請に應じて
偈を大書して委然として示寂
す、壽七十有五、諡して普覺
と曰ひ、塔を寶光と曰ふ、詳
は僧傳を見よ。
禪師とは禪宗高德の尊稱にし
て、我國にては又官賜の諡號
とせらる、即ち建長五年に建
長の關漢に大覺禪師と贈られ
たるは其の始なり。善住意天
子所問經に曰く、「少法の取る
べきなく、此世後世を取らず、

三界を取らず、一切の法を取
らざるを禪師と名づくるを得
云々。」
④武事とは、孔子家語一に曰く、
「孔子相の事を攝す、曰く、臣
聞く、文事あれば必ず武備あ
り、武事あれば必ず文備あり
と。」
⑤韓白とは、韓信と白起なり、
韓の傳は史記列傳第三十三、
十八史略二に出づ。白の傳は
史記列傳十三に出づ、共に名
たてこもりて守る。
⑥嬰は魏也、嬰城といふて城に
たてこもり守ること。
⑦百萬の魔軍、その威風を望ん
で降るといふが如し。
⑧堂々等とは黃帝出軍決に曰
く、「牙を立つるの日吉氣來り
應ず、旗幟、敵を指す、或は
風に從つて來り、金鐃の聲揚
つて以て清し、鼓鞀の音絶と
して鳴る、是れを堂々の陣、
整々の旗といふ、これ大勝の

微なり」と。堂々は整なる貌。
⑨鼓行は鼓を聲らして行くこ
と。陣をせめかけるをいふ。
⑩油幢は軍幕なり。第一義諦に
たとへる。
⑪麾下以下は第二段、武庫を編す
るの由を述ぶ。麾は旌旗なり、
稱して將帥を呼んで麾下とい
ふ。幕下のこと。
⑫偏裨は偏將なり、副將なり。
參學のものにたとへる、營は
軍營なり、戰跡也。
⑬噫鳥は悲怒の聲、猝嗟は形發
動なり、或は暴猝嗟也。
⑭前漢書三十四、韓信の傳に云
云、その註に、猝嗟は猶ほ唯
嗟の如し、言ふこころは羽一
たび嗟嗟すれば千人みな氣を
失ふ」と。大惠のおめまはす
一言半句を。
⑮王庫等とは、涅槃經卷八十七
に云々。祖宗門下は文字語言
の閑家具はいらぬといふこと。
⑯吹毛とは、碧巖第百則に云々。
圓悟云く「劍刃上に毛を吹い

翻さば、則ち死せる
諸葛、以て生ける仲達
を走らしむべし。其
れ或は未だ然らずんば
劍去つて久し、汝方に
舟を刻む、我を知
り我を罪するは其れ惟
だ春秋か。淳熙丙午
四月初吉、淡菴李泳書
す。

て之を試む、その毛自ら断つ
之を吹毛の劍といふ」と。
③第三段、武庫に入るの得益を
擧ぐ。
④偷心とは、一切馳求の心、歇
得せざるをいふ。佛を求め祖
なもとむる等。
⑤死せる等は、十八史略三、蜀
禪が傳に出づ。死せる諸葛は
録中の古徳に比し、生ける仲
達は後來の學者に喩ふ。太平
御覽に曰く、「大惠禪師は僧中
の諸葛」と。諸葛、亮字は孔明
耶耶の人なり。司馬懿仲達は

温の人なり、少うして奇節あ
り、博學洽聞、漢の末に兵亂
あり、慨然として天下を受ふ
るの心あり、後に曹操の顧命
を受けて政を輔く、傳いて孫
炎に至る、これを晋の武帝とな
す、懿を追尊して宣帝とな
す。死中に活を得るをいふ、
諸葛は録中の古徳に比し、仲
達は後來の學者にたとふる
也。
⑥第四段、武庫に背くの失を斷
す。
⑦呂氏春秋に曰く、「楚人、江を

渉るに舟に行るものあり、舟
より劍をうしなふ、遽かに其
のふなばたを刺んで曰く、「吾
れ此れより劍を嚙す、求めば
必ず之を得ん」と、其の迷へ
ること此の如き者あり」と。
すべて馬鹿ものといふ意。
⑧我れを知る等は孟子、滕文公
下の文を借るなり。其れ惟武
庫乎。
⑨淳熙は南宋の孝宗の曆號にし
て丙午はその十三年なり、(西
曆一一八六)。日本第八十二代
後鳥羽天皇文治二年に當る。

國譯 大慧普覺禪師 宗門 武庫 上

參學 比丘 道謙 編

洞山の 廣道者は梓州の人なり、叢林廣無心と號す。初め遊方して雲蓋の智和尚に問ふ、「興化、維那を打つ意旨如何。」智、繩牀を下つて、兩手を展べて舌を吐いて之に示す、廣、打つこと一坐具、智云く、「此れは是れ風力の所轉」と。又此の語を持して石霜の琳和尚に問ふ、琳云く、「爾が意作麼生。」廣、亦打つこと一坐具。琳云く、「好一坐具、祇だ是れ爾落處を知らず」と。又眞淨に問ふ、淨云く、「爾が意作麼生。」廣また打つこと一坐具、淨云く、「他打ち爾も也た打つ。」廣、此に於て大悟す。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上

①大慧とは禪師號なり、南宋の高宗、紹興三十二年に徑山宗果大慧禪師と賜ふ、隆興元年（日本の二條天皇寛元年）八月十日に師示寂するや、孝宗帝傷悼し諡を普覺と賜ふ。佛祖統紀四十八に出づ。

②宗門とは今は禪宗を指す、宗は尊、主、宗要等の義なり、門とは能入、又は標別の義にて他に簡ぶ。事苑八に曰く、「三學の者、此の門を宗とせざるはなし、故に之を宗門といふ」と。正宗記の略に云く、「古の者、禪門を謂つて宗門となす、ことは、亦龍木祖師の意

なるのみ」と。亦謂く、「吾が宗門は乃ち佛教の大宗正趣なり云々。」これ衆經に依らず、衆經を離れず、單傳直指の妙法にして一切天の大依止の所、之を宗門といふ。

③武庫とは、年譜に云く、師六十五歲是の年、坐間に凡そ説く所あれば、法宏首座之を録して五十五段を得て雜毒海と名く。今本を刊して武庫と名くるは、紹興十年の春、信無言等、師の古を語り今を道ふを聞いて、聚めて編を成す、福清の眞兄、戯に杜預が傳中の武庫の二字を以て名と爲す。

眞淨因に頌を作つて云く、「丈夫斷るべきに當つて自ら斷らざらんや。興化人の爲にす徹底の漢、已後從他あれ眼自ら開くとも、棒了つて罰錢して院を越ひ出さん。」

慈明、瑯琊、大愚等の數人は、汾陽を辭して相讓つて肯て參頭とならず、汾陽云く、「此の行は戒臘を以て推すべからず、吾が一頌を聽け、天に頭なく吉州城畔に戈矛を展ぶ、將軍の疋馬林下に過ぐ、圓州城裏鬧啾啾」と。慈明、班を出で、云く、「楚圓何人ぞ敢て此の記莖に當らんや」と。遂に衆を領じて拜辭す。

湛堂の準和尚、初め眞淨に參ず、淨、問ふ、「近離いづれの處ぞ。」準云く、「大仰。」夏は甚の處にか在りし。準云く、「大濁。」淨云く、「甚の處の人事ぞ。」準云く、「興元府。」淨、兩手を展べ

て云く、「我が手何ぞ佛手に似たる。」準、措くことなし。淨云く、「適來の祇對一一靈明天眞なり、箇の佛手と道ふに及んで便ち窒礙を成す、且く道へ病いづれの處にかある。」準云く、「某甲會せず。」淨云く、「一切現成す、更に誰をしてか會せしめん。」

暹道者、久しく雪竇に參ず、竇、擧げて金鵝に住せしめんと欲す、暹、之を聞いて夜酒かに偈を方丈の壁間に書して即ち遁れ去る。偈に曰く、「是れ祖燈を繼ぐに心なきにあらず、道慚らくは未だ嶺南の能に剛らざることを、三更月下巖竇を離る、春春言無うして碧層を戀ふ。」また曰く、「三十餘年四海の間、師を尋ね友を擇んで未だ嘗て閑ならず、今朝無心の地に到ることを得て、卻つて無心に山を越ひ出さ

庚午に及んで師、偶この集を見て曰く、「其の間亦我が説話あり、何ぞ得て武庫と名くるを得ん。」以て知る武庫の名は師の意にあらざるとを。冠註者曰く、「大慧武庫は林間録、羅湖野録等の數書に比すれば、宗門に於て最も功あるの書にして、飲食は去るべくも此の書なくんばあるべからず、故に本朝の大燈國師、認重して之を讀む、その門派今に至るも之を愛讀す。近世の瑞石の佛頂國師亦此の風を承けて之を愛讀す。乃至これ吾師湖老人の常に説話する所なり」と。

比丘は或は苾芻 (Bhikṣu) といふ、四衆 (僧、尼、善男、善女) の内の僧の梵名にして、乞士と譯す、上は佛陀に法を乞ふて慧命を資益し、下は施主に食を乞ふて形體を資益す

部波遮迦 (Upādhya) を子闍國に譯して和尚といふ。此に力生等と譯す、蓋し師の力、法身を生長し、功德の財を出し、智慧の命を養ふが故なり。

興化は臨濟禪師の法嗣なり、傳燈十二。
維那、委しくは羯摩陀那 (Kṣamaṭṭha) カルダナ、此に知事次第と譯す、之れ僧房の副監にして風紀を監督し諸の事務を處理する役なり。又寄歸傳に云く、「維は綱維にして華言なり、那は梵語の羯摩陀那の略、悅衆と譯す云々」と、考ふべし。今禪門に僧籍表白等の事を掌らしむ。

羅林は梵網經に説く、十八物中の一なり、即ち坐席なり。舌を吐く、禪家鐵鑑に云く、「馬祖一喝、百丈耳聾す、黃蘗舌を吐く、此れ臨濟宗の淵源

るが故なり。復た怖覺、破惡の意あり、常の如し。

道謙は建寧府、開善に住す、本郡の人、初め京師に往いて圓悟に依るも省發する所なし、後に妙喜に隨つて泉南に庵居す、竟にその嗣となる。會元卷二十に出づ。

廣道は、續傳燈二十二に云く、「眞淨文の法嗣、瑞州九峯希廣禪師云々」と。羅湖野録上にも出づ。廣無心はあだ名なり。叢林は梵語贊婆那の譯なり、大樹の叢生したる所を林と名くるが如く、衆多の比丘の一處に和合して修養する所の稱なり。

遊方とけ、莊子大宗師に云く、孔子曰く、「彼れは方の外に遊ぶ者なり、丘は方の内に遊ぶ者なり」と。方は區域なり。
黃龍南の法嗣、潭州雲蓋の守智禪師なり。和尚とは梵語の

なり」と、今卷頭にこの因縁を擧す、眼を著けよ。
梵語の尼師壇、或は尼師但那 (Nīśāna) ニシダーナ) を坐具、或は團坐衣と譯す、比丘六物の一なり、座下に敷くものなり。身を護り、衣を護り、臥具を護るがために、佛これを畜へよと制し玉ふなり。今は坐具もて一度うつこと。

琳は黃龍南の法嗣、續傳十六。
眞淨も黃龍の南の法嗣、克文禪師なり。
慈明等の三人は共に汾陽の法嗣なり。續傳燈三に云く、「潭州石霜の楚圓慈禪師云々」と、同卷に云く、「潯州那瑪山の慧覺廣照禪師は西洛の人なり云云。」又云く、「瑞州大愚山の守芝禪師は、太原の王氏の子なり云々」と。

汾陽は首山念の法嗣、嚴統十

る」と。暹、のちに ⑤ 開先に出世して 徳山の
 遠和尚に承嗣す、續いて雪竈に書を通す。山前
 の婆子、專使を見て欣然として問うて曰く、「暹
 首座出世す、誰が爲にか焼香せし。」專使曰く、
 「徳山の遠和尚」と。婆子詬罵して曰く、「雪竈
 は屎腸を ⑥ 抖擻して禪を説いて備が爲にす、備
 恚麼に恩に辜き徳に負くことを得たり。」
 雲居の ⑦ 舜老夫は、常に 天衣の懷禪師の
 葛藤禪を説くことを譏る。一日懷、遷化すと聞
 いて、法堂上に於て ⑧ 合掌して云く、「且喜すら
 くは葛藤の ⑨ 椅子倒れ了ることを」と。秀圓
 通、時に會中に在つて維那となる、訶罵して已ま
 ざるを見る毎に、乃ち同列に謂つて曰く、「我れ
 這の老漢と ⑩ 理會一上すべし」と。夜參に及ん
 で又前の如く訶罵す。秀、衆を出で、聲を勵し

一に云く、汾州太子院の善昭
 禪師は太原の俞氏の子云々

⑤ 戒臘とは夏臘、法臘に同じ。
 出家受戒以後の歳月に名づ
 く。要覽に云く、「釋氏の法歳
 なり、凡そ長幼を序するに必
 す夏臘を問ふ、多き者を長と
 なす云々。」

⑥ 此の頃は前二句は大哉の二字
 を稱し、後の二句は楚圓の二
 字を明すなり。

⑦ 嗽々は衆聲なり、かまびすし
 きなり、楞嚴經五に云く、「一
 器の中に百の蚊蚋を貯ふる
 に、嗽々として亂れ鳴いて分
 寸の中に於て鼓發狂鬧するが
 如し」と。

⑧ 記類とは梵語の和伽羅にて、
 此に授記、受記と譯す、授は
 與なり、受は得なり、記は記
 識にて事を記するなり、類は
 種なり、移し時くなり。即ち

記類とは授記のことにて、或
 人の受くべき果報を豫言し聞
 かすこと。劫、國、名號の記
 を授くとて、法華に迦葉は未
 來世、幾劫を経て光明如來と
 成ると説ける如きをいふ。

⑨ 兩手等、雲臥紀談上に曰く、
 「黃龍禪師、平時、學者の來る
 を見れば、必ず生緣、佛手、驢
 脚を問ふ、故に叢林、之を名
 けて三關といふ、云々」と。
 これ公案なり。

⑩ 措くことなしとは、茫然自失
 の貌。
 ⑪ 窠は塞なり、礙は止なり、妨
 なり。
 ⑫ 某とは甘の木上に在るが如
 き、其實を指すなり、されど
 猶ほ未だ其の名を定むるに足
 らず、甲とは次第を顯はす、
 某甲、某乙と言ふが如し、即
 ち謙して自らを某甲といふ。

⑬ 遷は廬山開先の善暹禪師にし

て曰く、「豈に見すや、圓覺經の中に道ふを。」舜
 邊に曰く、「久立大衆、伏して惟みれば ⑭ 珍重」
 と。便ち方丈に歸る。秀曰く、「這の老漢、通身
 これ眼、懷和尚を罵り得たり。」
 湖南の ⑮ 小景淳は才學あり、曾て ⑯ 無縫塔の
 銘を著す。大通の本禪師、その語を用ひて無
 縫塔の話に答ふ、云く、「煙霞背面に生じ、星月
 簷楹を遠る」と。淳、嶽麓寺に居して身を律に
 して ⑰ 精進なり、偶一夜殿陛に ⑱ 經行して失脚
 し ⑲ 顛せらる。傍僧掖け起す、昏愒して人事
 を曉らす、平生著す所の文字に至つて亦曉るこ
 と能はず。兜率の ⑳ 照禪師、初め遊方して嶽麓
 に過つて、老宿の淳が事を言ふを聞いて、照、
 驚いて曰く、「我れこの生に參禪すとも、心地
 を明めずんば亦淳が如くならん。偶々一たび失

て、徳山遠の法嗣なり、嚴統
 十五に出づ。道者とは佛道を
 求むる人の稱なり。

⑭ 寶賢、名は重顯、字は隱之、
 遂州の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に生る、智門禪の法嗣。

⑮ 方丈とは、釋氏要覽上に曰く、
 「蓋し寺院の正殿なり、始めて
 唐の顯慶年中に前の融州黃水
 の令、王玄策に勅して西域に
 往かしむるに因つて、玄使、
 毘耶黎城の東北四里許に至
 るに、維摩居士の宅、疾を示
 すの室の址を遺す、石を疊ん
 で之をつくる、王策、躬ら手
 板を以て縱横に之を量るに十
 笏を得たり、故に方丈と號す」
 と。

⑯ 嶺南の能とは、第六祖慧能大
 師なり、五祖弘忍大師に嗣ぐ。
 壇經に云く、「弟子は是れ嶺南
 新州の百姓なり云々」と。廣
 州記に云く、「大度、始安、臨

賀、桂陽、揭陽、これを五嶺と
 す、嶺南は五嶺の南にあり、
 故に云ふ。」
 ⑰ 眷々は顧念なり。
 ⑱ 四海とは、爾雅に云く、「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之を四海と
 いふ。」釋名に曰く、「海は晦な
 り、按ずるに夷蠻は晦昧にし
 て知なし故に四海といふ。」
 ⑲ 開先は廬山にあり。
 ⑳ 徳山遠は、鼎州徳山の慧遠禪
 師なり、雙泉の郁の法嗣、嚴
 統十五に出づ。
 ㉑ 抖擻は「ばらふ」なり、物を起
 して擧ぐるなり、資持記に云
 く、「物を擧棄して盡く餘な
 らしむ。」梵語に頭陀といふ。
 ㉒ 曉舜禪師なり、洞山聰の法嗣、
 嚴統十五。
 ㉓ 起州天衣の義懷禪師、雪竈の
 法嗣なり。
 ㉔ 葛藤とは、迂曲煩繁に禪を説
 く也。司馬溫公曰く、「禪家者流

跌するだも尙ほ此の如し、況んや、陰を隔てんをや」と。

① 呂大申公、執政たりし時、因に、休沐の日、預め疏を化して、言法華を請じて齋せん」と。

翌日果して府第に到つて堂上に坐す、申公、將に出でて之に見えんとして、自ら念じて曰く、

「拜するが則ち是か、拜せざるが則ち是か」と。

言、大いに呼んで曰く、「呂老子、備好し、勞攘するに快かに出で來れ、拜するも也た好し拜せざる也た好し。」申公、拜して之を敬す、齋畢つて未來の、臧否を問ふ、言、筆を索めて大いに

亳州の二字を書して之に與へて所以を言はず。後に相を罷めて亳州を知す、文字を治疊する次

で、忽ちに二字の前に在るを見て、始めて「前識を悟る。」

は事の枝蔓あつて徑直ならざるを見て之を葛藤と云ふ」と。

即ち直ちに向上の一路を説かずして枝蔓ありて、言詮に亘り詭証錯綜なるをいふ。文字言句のかづら。

② 合掌、法苑に云く、「指合して其の掌合はざる者は其に心慢つて而も情散するに由る故なり、必ず指掌相著けて虚ならざらしむべし」と。

③ 椿、椿に作るべし、椿は極なり。

④ 東京の法雲寺の法秀圓通禪師なり、天衣懷の法嗣なり。

⑤ 理會は深く探求し玩味するをいふ。

⑥ 珍重とは僧史略に云く、「去るに臨みて辭して珍重といふは如何、此は相見をはつて情意已に通暢して珍重といふ。猶ほ保重を加へよといふが如し、請ふ自愛せよ等と同じ」

と。要覽に云く、「相見して還かんとして口に珍重といふは、此方の安置といふが如し云々」と。俗にお大事にといふが如し。

⑦ 小景淳は勅諱の祥の法嗣なり。

⑧ 無縫塔は明塔のことなり、凡そ塔は木、或は石を疊累して成す、故に縫あり、然るに明塔は一塊の石を以て成せば之れなし、故に無縫塔といふ。

傳燈錄に云く、「師曰く、檀越に告げて無縫塔を造取せよ云云」と。碧巖十八則にも此語あり。塔は又は塔婆といふ、何れも梵語の半塔婆(のびた)スツーム)の略、或は寧塔婆、蘇倫婆などといふ、此に高顯、墳、寶塔等と譯す。佛舍利を奉安する所なれば、或は靈廟ともいふ、後來之れに倣ひしなり。寄歸傳に立塔の意、形

眞淨和尚、洞山を退いて浙に遊んで滁州の瑯琊の起和尚の處に至る。因に衆、請じて小參せしむ。眞淨は諸方の異見邪解を貶刺して忌み憚るところなし、下座して起和尚を見て云く、

「堂頭此にあり、頼に是れ別なり、甚の言語か無からん。」起云く、「爾も也た得たり」と。二人相顧みて大いに笑つて去る。

① 葉縣の省和尚は、嚴冷枯淡にして衲子之を敬畏す、浮山の遠、天衣の懷、衆に在りし時に特に往いて參扣す。正に雪の寒きに値ふ、省、訶罵驅逐して以至水を將つて、且過に潑ぐ、衣服みな濕ふ。その他の僧みな怒つて去る、唯だ遠、懷、敷具を併せ疊んで、衣を整へて復た

且過の中に坐す、省、到つて訶して曰く、「爾更に去らずんば我れ爾を打たん。」遠、近前して云

び階級に由つて制限ある事を述ぶ。

② 東京の法雲の大通善本禪師なり、圓照本の法嗣、普燈五に出づ。

③ 精進とは首楞嚴疏八に云く、「眞精の智を以て眞淨の行に進む、故に精進といふ」と。

④ 即ち雜亂心なきを精といひ、間斷なく進む故に進といふ。

⑤ 慈恩傳に云く、「西域は地濕ふ、塼を疊んで道となす、中に於て往來す、布の經の如し、故に經行といふ」と。

⑥ 願の字不明、願と同意か、願は仆れ倒れること、「さかしま」なり。眞に作るべし。

⑦ 昏憒は憒は闇なり、惛絶することなり。心亂る也。

⑧ 慧照禪師なり、兜率の悦の法嗣。

⑨ 一心なり、心は能く一切法を生成し、復た萬徳を住持すること大地の草木を生じ、萬物を任持せる如し、故に喻へて心地といふ。

く、「某二人數千里、特に來つて和尚の禪に參す、豈に一杓の水を以て之れに潑がんに便ち去らんや。若し打殺せらるゝとも去らじ。」省、笑つて曰く、「爾兩箇、參禪を要せば卻つて去つて挂搭せよ。」續いで遠を請じて、典座に充つ、衆、その枯淡にくるしむ。省、偶々莊に出づ、遠、鑰匙を竊んで油麵を取りて五味粥を作る、粥熟して、省、忽ちに歸つて堂に赴く、粥罷んで堂外に坐して典座を請せしむ。遠、至つて首して云く、「實に油麵を取りて粥を煮る、情に願はくは乞ふ和尚責罰せよ。」省、直ふ所を算して衣鉢を估りて還し訖らしめて、打つこと三十拄杖して出院せしむ。遠、市中に舍つて道友に託して免を解ふに、省、允さず。又曰く、「若し歸ることを容さずんば祇だ乞ふ衆に隨つて入室せ

續傳燈二十に出づ。
① 小參とは、事苑八に云く、「禪門に詰且に升堂す、之を早參といひ、日晡に念誦す、之を晚參といひ、非時の説法を小參といふ。參とは何ぞや、曰く、參の言たるや廣且つ大なり、謂く、爾顯みな集り、神龍並に臻る、既に凡聖をへだつることなし、之を以て參といふ云々。」即ち參は交參の義なり、大參は上堂なり、小參は不時に之を講す。鼓を鳴らすこと唯一通、その規、大參よりも約なれば小參といふ。
② 歸省禪師にして、首山念の法嗣、續燈一に出づ。
③ 法遠圓鑿禪師なり、葉縣の嗣なり、續燈三に出づ。
④ 且過は、夕に來宿して且に過ぎ去るの意なり、新に道場に掛搭せんものを且過寮に居らしめ、數日の後に許否を決す、

これ當人の動靜を察する爲なり。
⑤ 數具は僧祇に云く、「三衣の名なり」と。即ち製袈(天、Sramana、カシヤヤ)、不正色と譯す、色に従つて名を得、不正色とは其の色が、青、黃、赤、白、黒の五正色にあらざるをいふ、これ自ら及び人の見て愛着心を生ぜざらしめんが爲なり、之れに三種あり、一に安陀會(五條衣)、二に鬱陀羅僧(七條衣)、三に僧伽梨(大衣即ち九條若しくは二十五條衣)なり。或は福田衣と名づけ、或は數具等と名づく、何れも義翻なり。六物圖に出づ。
⑥ 挂搭とは、事苑に云く、「挂錫にて、西域の比丘は行くに必ず錫を持す、凡そ室中に至れば地に着くることを得ず、必ず壁牙の上に挂く、今の僧の止住するを挂錫といふ。」

んことをし、亦允さず。一日街に出づる次、遠獨り、旅邸の前に於て立てるを見て乃ち曰く、「此れは是れ院門の房廊、爾こゝに在つて住すること許多時ぞ、曾て、租錢を還さんや否や。」欠く所を計つて追取らしむ。遠、難む色なく、市に持鉢して錢を化して之を還す。省、又一日街に出で、之が持鉢して歸るを見る、衆に爲つて曰く、「遠は眞に參禪に意あり。」遂に其れを呼んで歸らしむ。
⑦ 汾陽の無德禪師、一日衆に謂つて曰く、「昨夜來亡父母を夢みるに、酒肉、紙錢を覓む、免れず俗に徇つて置いて以て之を祀らん。」事を庫堂に辨じて位を設くること俗間の禮の如し、酒を酌み肉を行じ紙錢を化し訖つて、知事頭首を集めてその餘盤を散せしむ。⑧ 知事の輩之を卻く、

① 典座は大衆の粥飯を掌る職にして、其の任最も重き大役なり。要覽等に出づ。
② 鑰はかぎなり、匙はさじなり。
③ 旅邸とは今の旅館なり、邸に至るなり、意は歸り至る所なり。
④ 租は字彙に「田賦なり、衆なり」と。
⑤ 此の章は徳を縮めて疵を露はす。
⑥ 紙錢は亡者の持する、紙して作りし錢なり。佛祖統記に云く、「唐以前には紙錢なし、王典より盛に之を行ふ、是に於て冥中緡楮、金銀、紺線を藏積すること世間と少異なし」と。和俗に「かみせに」「せにがた」といふ。和俗六道錢。
⑦ 知事は、寺の要務を處理し裁配する職なり。
⑧ 自若は、泰然として妄動なき

をいふ。
⑨ 泉大道は汾陽の嗣にして、南嶽の芭蕉庵の大道谷泉なり。
⑩ 兩陌とは、漢志に任佰の得といふ、註に云く、「任は任錢をいひ、佰は百錢をいふ、今俗に猶ほ百錢を謂つて一佰となす、通じて陌に作る」と。
⑪ 韓退之の句に、「一生を斷送するに只だ酒あり」と。
⑫ 此の衆等は方便品の偈なり。續傳燈四に云く、「各隱の薛大頭は谷隱の聽に嗣ぐ」と。
⑬ 論語、述而篇に云く、「子曰く、三人行くとときは必ず我師あり云々」と。
⑭ 慈照は首山念の法嗣。
⑮ 雲頂山は大明一統志四八に云く、「温州府瑞安縣の東にあリ」と。德敷禪師は、洞山五世の孫にて、法護國の遠に嗣ぐ。嚴統十四に出づ。
⑯ 衙内は守護所、一國を成敗す

無徳獨り筵中に坐して飲啖して、自若たり。衆僧數めて曰く、「酒肉の僧、豈に師法となすに堪へんや」と。腰包して盡く去りぬ。惟だ慈明、大愚、泉大道等の六七在るのみ。無徳、翌日上堂して云く、「許多の閑神野鬼、祇に一盤の酒肉、兩陌の紙錢を消して、斷送し去り了れり。法華經に云く、此の衆は枝葉なく、唯だ諸の眞實のみあり」と。下座。

眞淨和尚、遊方の時、二僧と偕に行いて谷隱に到る。薛大頭問うて曰く、「三人同じく行くときは必ず一智あり、如何が是れ一智。」二僧語なし、淨、下肩に立つ、聲に應じて便ち喝す、薛、拳を擧げて相撲の勢をなす。淨云く、「再勸に勞せず。」薛拄杖を拽いて趣ひ出す。薛は、石門の慈照禪師に見えしなり。

雲頂山の敷禪師、成都府の帥、請じて、衙内に就いて陸座せしむ。時に樂營將といふもの有つて出でて禮拜し、起つて街前の下馬臺を回顧して云く、「一口に西江水を吸盡することは即ち問はず、且く請ふ和尚街前の下馬臺を吞卻せよ。」師、兩手を展べて唱へて云く、「細抹し將ち來れ。」樂營將、此において省あり。

る處なり。又唐の制に天子の居を衙といふ、又衙内は國司の住處なりと。

樂營將は續傳燈二に云く、「雲頂の敷禪師の嗣なり」と。

一口等は傳燈八、臘居士の章に出づ。

自慶は宋朝當代の諸善知識に見えて所得あり、能く誘説の因縁を會す、故に圓悟發展の評の中に往々慶藏主の説を引けり。此の人、見知りありと雖も生滅の心消せず、故に終に法器とならずして卒す。

潭州大灣の墓語眞如禪師なり、翠岩眞の法嗣。晦堂は黃龍南の法嗣にして、洪州黃龍晦堂の寶覺祖心禪師なり。普覺は即ち黃龍の南にて諱は惠南、石霜圓の法嗣なり。

法雲寺の法秀圓通禪師にして天衣懷の法嗣なり。

山門とは、今は寺といふに同

自慶藏主は蜀の人なり、叢林に名を知らる。眞如、晦堂、普覺の諸

大老に徧參す、廬阜に游んで都城に入り、法雲の圓通禪師に見ゆ。秀大師と偕ひ行いて法雲に到る、秀、參堂することを得て慶藏主の名を以て圓通に達す。通曰く、「且く別處に挂搭せしめよ、此の間單位の空せんを俟つて即ち參堂せしめん。」慶、智海に在つて偶々病に臥す、秀、詣つて所苦を問はんと欲すれども、而も山門に假なし、乃ち潛に智海に出でて慶を見る。慶、書を以て圓通に白して道く、「秀は規矩を越えて出入す」と。圓通は書を得て之を知る、夜參して大いに罵る。「これ眞の小人なり、彼れ道義を以ての故に、出院を拵て來つて汝が疾を訊ふに、返つて此を告げて誣く、豈に端人正士の爲るところならんや。」慶これを聞いて遂に掩息す。叢林盡く謂ふ、「慶は圓通の一語に遭ふて卒す」と。

撫州明水の遜禪師、法雲の侍者寮にありし時、道林の琳禪師挂搭す。方丈特に新到の爲に茶あり、遜、躬ら寮に至り之を請す。適琳在らず、同行ありて琳の與に聯按して曰く、「汝去れ渠が來るを俟つて我れ汝が爲に請せん。」遜去る、僧侶々之を忘る、齋後に鼓を鳴して茶に會す、琳、

じ。樂足ゆふた。

小人とは大學に云く、「小人閑居して不善をなす」と。

評はあばく、論語の朱註に云く、「人の陰私を攻發するをいふ」と。

端は正なり。

明水寺の遜は圓通秀の法嗣也

法雲とは稽古略四に云く、「宋の神宗元豐七年冬十月、附馬都尉、張敦禮、法雲の禪利を國城の南に建て、既に成る、法秀に諱して開山とす、號を圓通禪師と賜ふ」と。

侍者寮は長老の左右に侍る者の居る所なり。蒙云く、「侍者とは己を恭しうして命に順ひ之に給侍する者なす」と。

潭州道林の廣慧寶琳禪師なり、圓通秀の法嗣。

新に到り禪堂僧衆中に入る時に茶禮あり、嚴肅なる儀式なり、百丈清規に委し。聯按、衆

到らず、圓通問うて曰く、「新到在りや否や」と。趣かに之を請す、琳、
到る、圓通は坐榻を退けて、衆の前に立たしめて責めて曰く、「山門特爲の
茶は以て叢林の禮數を表す、何に因つてか怠慢して時に至らざる。」琳曰く、
「適に鼓聲を聞いて忽ち内逼し趨赴して前まず。」圓通呵して曰く、「我が鼓
は又是れ巴豆にあらず、偏を擊著して便ち屎出せんや。」遜、前んで白して
云く、「是れ某之を請することを忘記す、某、當に出院せらるべし」と。
時に同行、衆を出でて曰く、「侍者と新到との事に干らす、是れ某、不合に
承受して渠が爲に請じて偶々忘記す、某、當に二人に代つて出院せらるべ
し」と。圓通は其の風儀を高しとして併に之を宥む。

諸方の尊宿、滅を示して全身火浴して、舍利を得ること極めて多し、唯
だ眞淨禪師の舍利の大きき、菽の如く、五色晶瑩にして又堅剛なり。谷
山の祖禪師は眞淨の、高第なり、多く之を收斂して盛るに、瑠璃の瓶を以
てして、身に隨へて供養す。妙喜、谷山に遊んで嘗て、之を試みんとて、
鐵碇に置いて槌を擧げて之を撃てば、碇槌ともに陥んで而も舍利は損する
こと無し、豈に、平昔の履踐明白にして、見道超詣なるが致す所に非ざら

寮には連案して之を郵案といふ、僧堂には郵單といふ。巴豆は下し藥なり。
①舍利は梵語、又は室利羅(Śrī)と云ふ、骨身、靈骨と譯す、これ戒定慧の功德の薰じて成れるものなれば、之を得ること甚だ難しとす、今梵語を存して譯せざるは凡人の骨身に溢せんことを恐れてなり。之れに三種あり、一に骨舍利、その色白し、二に肉舍利、これ紅色なり、三に髮舍利、これ黑色なり、云云、要覽下、法苑珠林に明す。
②菽は豆なり。
③希祖禪師、寶峰文の法嗣。
④高第とは、史記索隱に云く、「才優かにして品第高きなふ」と。
⑤瑠璃は青色寶と譯す。
⑥弘明集に「赤烏四年、吳の孫權、舍利を試みるに、力士を

んや。

賢蓬頭は江州の人なり、瀉山の眞如和尚の會中の、角立なる者なり、
見地明白に、機鋒穎脱にして、超師の作あり、但だ行業を謹ます、一衆こ
れを易る。眞如は庵を方丈の後に結んで賢をして獨り處らしむ。唯だ小徑
を通じて方丈の前より過して、兄弟の往還を許さず、後二年にして擧げて、
衆に首として立僧秉拂せしむ。說法大いに人に過ぎたる處あり、一衆これ
に由つて觀を改む。後郢州の興陽に往いて、數載にして道大に行は
る。寂を示して肉身壞せず、圓悟和尚は、瀉山に在つて其の事を目撃す。
妙喜は興陽に遊んで、尙ほその肉身を見るに及ぶ。

湛堂の準和尚は興元府の人なり、眞淨の的嗣なり、分寧の雲巖、席を虚
しうす。郡牧、黃龍の死心禪師に命じて、知る所の者を擧げて以てその
處を補はしむ。死心曰く、「準、山主住し得てん、某は他を識らず、祇だ
洗鉢の頰あるを見るに、甚だ好し」と。郡牧曰く、「得て聞く可きか。」死
心擧げて云く、「之乎者也、衲僧の鼻孔、大頭向下、若し也た會せずんば、
東村の王大姐に問取せよ。」郡牧これを奇として禮を具へて敦く請す。準

して之を體たしむるに、碇碎けて光明自若たり云々」とあり。
①平日は昔日にて、平素よりの道行なり、即ち道の徳的の實踐行履が玲瓏なる珠の如く一點の瑕なきをいふ。
②續傳燈十七に云く、「郢州興陽の賢禪師、叢林に所謂賢蓬頭是れなり」と。大鴻禧の法嗣なり。
③角立とは、衆に傑出せる狀が角の特立せるが如きをいふ。
④師匠に超越せる作略ありと。
⑤載は年なり。書經に云く、「朕、位に在ること七十載」と。
⑥圓悟は成都府の照覺寺の克勤、佛果禪師なり、五祖演の法嗣。
⑦隆興府の黃龍の死心悟新禪師なり、黃龍祖心の法嗣。
⑧祇は熟なり、適なり。祇は適なり、但なり、恐らは祇へた

亦辭せず。平生身を律にして以て約かなり、徒を領じ法を弘むと雖も、衆にある時に易らず、晨に興きて後架に祇だ小杓の湯を取つて洗面し、復た用て足を濯ふ。其の他の受用も率ね此に類す。纔かに放參罷めば、方丈の行者、人力、便ち路人の如し。掃地煎茶もみな躬ら之をなし、古人の風度あり、眞に後昆の良範なり。

法雲の佛照禪師、嘗て景德の鐵羅漢院に退居す、殿中に木羅漢、數尊あり、京師、苦寒なりければ、呆、取つて而して之を焼いて爐を擁して旦に達る。次の日に灰を洶つて、中より舍利を得ること無數なり、諸の座主の輩、みな之を目けて、外道となす。蓋し佛照は乃ち丹霞の輩流なり、俗眼の能く驗る所にあらざるなり。

延平の陳了翁、名は璣、字は瑩中、自ら華嚴居士と號す。朝に立つて骨鯁剛正にして古人の風烈あり、神を内典に留めて義論、席を奪ふ。獨り參禪して未だ大いに發明せず、禪宗の因縁を多く意解を以てす。酷だ南禪師の語録を愛す、詮釋すること殆に盡きんとす。唯だ金剛と泥人と背を措るといふのみ、注解し行はず。嘗て人に語つて曰く、「此れ必ず

だ)の字か。
①僧、趙州に問ふ、「學人乍ち叢林に入る、乞ふ師指示せよ。」師云く、「喫粥了や未だしや。」曰く、「喫粥了」と。曰く、「鉢盂を洗ひ去れ。」その僧忽然として省悟す。會元十七。手者也。はじやむじや也。

②東村の王大姉とは、方語に、「石を抱いて鏡と作す」と。外に求むるな也、姐は母也。
③放參とは舊說抄に曰く、「住持事あり、或は臨時の祈禱を修する時は晚參を放免す、之を放參といふ、即ち鐘を鳴らすこと三下す、之を放參鐘といふ。」或は罷參といふ。然らば今の文と相違するに似たり。或は現今の禪林の如くに放參てふ一定の時間あるに似たり、或は今文の放參とは朝參、晚參等を聞き終らばの意か。

④行者、經中に多く修行の人を

出處あらん、但だ未だ之を知る者あらず。諺に曰く、「大智慧の人の面前に三尺の暗あり」と、果して誣ひざるなり。」

慈照の聰禪師は首山の子なり、咸平中に襄州の石門に住す。一日太守、私の意を以て之を笞辱す、歸るに暨んで衆僧、道の左に迎ふ。首座趨前して門訊して曰く、「太守、辜なきに和尚を屈辱すること此の如し」と。慈照は手を以て地を指して云く、「平地に骨堆を起す」と。指に隨つて一堆の土を湧す。太守これを聞いて人をして削り去らしむるに、復た湧くこと初めの如し。後太守の全家、襄州に死す。又僧問ふ、「深山巖崖の中還つて佛法ありや也た無や。」照云く、「有り。」進んで云く、「如何が是れ深山巖崖の中の佛法。」照云く、「奇怪なる石頭形虎

呼んで行者となす。又本那那林に僧侶にあらずして、佛殿の諸事を司るを行者と云へり、要覽を見よ。人力は今の入足、又は從僕に當る。
⑤佛照は寶峰文に嗣ぐ。
⑥京師とは書言故事に云く、「京都を京師といふ、即ち天子の居なり、京は大なり、師は衆なり、天子の居は衆大なるを以て言ふ」と。
⑦座主とは要覽に云く、「學解優瞻類拔なる者を取つて座主と名く云々」と。禪家に凡そ教家の人を指して座主といふ。
⑧楞伽經に云く、「心外に法を見るを名けて外道となす」と。
⑨石頭の希遷の法嗣なる丹霞の天然禪師なり。嘗て洛京の惠林寺に到る、天の寒に値ふ、木佛を取つて之を焼く、院主之を呵す。霞云く、「若し爾は何ぞ我を責むるや」と。院主

に似たり、火松樹を焼いて、勢龍の如し」と。
無盡居士その語を愛す、而るに石門録に獨り
(この)二事を載せず、此れ皆妙喜が親しく無盡
居士の説を見きしなり。

廬山の 李商老、修造に因つて土を犯して家
を擧つて、腫を病む。醫を求むるに効なし、乃
ち室宇を淨掃して、骨肉各齋心せしめ、香を
焚いて、熾盛光の呪を誦して以て所件を禳ふ。
未だ七日に滿たらざるに夜夢むらく、「白衣の老
人牛に騎りて其の家に在り、忽ちに地陷んで旋
旋として没し去る」と。翌日大小みな、恙なし、
志誠の感する所の速なること、影響の如し、
佛力に非ずんば能く是の如くならんや。
① 願華嚴は圓照の本禪師の子なり、喫類す
るに因つて省あり。偈を作りて曰く、「這一交這

といふに對す。
① 席を奪ふとは、深く義理に通
じ議論の巧妙なりしをいふ。
② 蒙求上に云く、「後漢の光武の
時、戴憑、明經に擧げらる、
正且朝賀の時に群臣をして、
かはるがはる相難詰せしむ、
義通ぜざるあれば轍ち其の席
を奪ふて以て通者に益す、遷
坐を重ぬる、こと五十餘席云
云」と。
③ 金剛と泥人と背を搯るとは金
剛は二王、泥人は土地神、背
を搯るは一擲に骨出づと般若
の智力がすくないゆゑ。
④ 行はずとは、注釋する能はず
の意。下す也。
⑤ 咸平は宋の眞宗の年號にし
て、其の元年は西歷九九八年
なり。
⑥ 管は擗撃なり、杖の聲なり。
⑦ 首座は上座、禪頭、首衆と同
じ。梵語に悉答那、此に上座
と譯す、會中の衆の上位に居

す、即ち道眼明かにして德
兼備して、衆の服従する所の
者を擗んで之に充つ。
⑧ 問訊の訊は問なり、言なり。
事苑に云く、「古の重語なり、
即ち事を問ひ尋ぬるをいふ。
⑨ 寧は罪なり。
⑩ 張無盡は兜率悅の法嗣。宋史
列傳第二十に云く、「張商英、
字は天覺、蜀州新津の人なり
云々」。
⑪ 李は雲臥經談に、「海昏の人、
日涉園夫と號する者は、李商
老なり、道を寶峰の滿堂に參
す」。
⑫ 腫ははれの疾なり。
⑬ 骨肉とは親子の間柄をいふ。
⑭ 齋心とは齋は「ものいみ」つ
つしむ、心を洗ふを齋とい
ふ、敬むなり。即ち外衆、酒
等を用ひざるは勿論、肉食、
噉等を起こさず、心を清白に持
つこと。
⑮ 之れは平常にいふ消災呪のこ

一交、萬兩の黄金も也た消すべし、頭上の笠腰下の包、清風明月杖頭に挑
ぐ」と。富鄭公、常に之に參問す。一日上堂して、左右を顧視するを見
て忽ち契悟す。頤を以て圓照に寄するに曰く、「願師を一見して悟入深し、
因縁傳へ得たり老師の心、江山千里云に隔つと雖も、目は靈光と妙音とに
對す」と。鄭公、相を罷めて洛中に居して、願の示誨を思ふて請じて招提
に住せしむ。願の境に入りしと聞いて躬ら出でて之を 送ふ。車に登るに
臨んで、司馬溫公、適至つて問ふ、「相公何くにか往く。」鄭公曰く、「招提
の願禪師を接す。」溫公曰く、「某も亦同じく去らん」と。鑑を聯ねて 郭に
出でて、郵亭に候つこと之を久しうして、忽ち數十擔の過ぐるを見る、溫
公問ふ、「誰が行李ぞ。」荷擔する者應へて曰く、「新招提和尚の行李なり。」溫
公遂に馬を索めて歸らんとす、鄭公曰く、「華嚴を見んと要す、何が故ぞ先
づ歸る。」溫公曰く、「某已に他を見了れり」と。竟に先づ還る。妙喜、嘗て
李儀中少卿が之を言ふを見く。
舜老夫、廬山の棲賢に住す、① 槐都官は南康に守たり、私の忿に因つて
其の衣を民にす。淨因の 大覺禪師は嘗て舜の室に入る、舜の還俗を聞

となり、即ち佛說熾盛光大威
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に曰く、
「釋尊、諸宿曜、乃至聖衆の爲
に過去毘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
大陀羅尼を説き玉ふ、至心に
之を受持し讀誦せば、一切の
災難悉く消滅す」と。其經文及
び呪も、冠註に引けり、見よ。
② 恙とは人を傷害する毒虫な
り、昔は疾病を恙といひ、平
安を無恙といふ。
③ 影の形に隨ふが如く、響の聲
に應ずるが如く、その速かな
るを形容す。
④ 願は圓照本の法嗣にて、舒州
投子の證悟修禪師なり。續
傳燈十四。宗本圓照禪師は、
天衣の懐の法嗣なり。會元十
六に出づ。
⑤ 喫類の類は未詳、恐らくは願
か、願は傾斜なり、仆れ倒る
なり。
⑥ 富鄭公弱は願華嚴の法を嗣

いて、人をして取めて淨因に歸らしむ。正寢を讓つて之に居らしめて、自ら偏室に處す。仁宗、數廻を召して、入内せしめて道を問ふ、竟に舜が事を言はず。偶々一日、嘉王、旨を取って淨因に出でて僧に飯せしむ。大覺の舜の旁に侍して甚だ恭するを見て、歸りて仁宗に奏す。召して便殿に對して之を見て歎じて曰く、「道韻奇偉にして、眞に山林の達士なり。」扇上に於て書して云く、「曉舜に賜ふて舊に依つて僧となす、特に旨あつて再び棲賢に住す、仍つて紫衣、銀鉢盂を賜ふ。」舜、棲賢を罷めらるるの日、二莊力を以て、橋を昇かしむ。羅漢寺の前に至つて、二力相謂つて曰く、「既に是れ我が院の長老にあらず、遠く去ること能はず」と。橋を棄てて歸る。舜、再び來るに暨んで、人をして先づ二力を慰諭せしめて曰く、「爾當時做し得て是なり、但だ心を安んぜよ、必ずしも疑懼せざれ」と。舜入院上堂の頌に曰く、「端なく、譖られて枉げて、速に遭ふ、半年有餘俗人と作る、今日再び歸る。三峽の寺、幾多か歡喜し幾多か墮る。」舜老夫、一日擧す、鹽官和尚、侍者を喚んで犀牛の扇子を將ち來らしむ。侍者云く、「扇子已に破る。」官云く、「扇子既に破るれば、我れに犀牛兒を還し來れ。」侍者對ふるなし。舜云く、「三伏時に當つて正に扇子を須ふ、侍者となつて事を了せず、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雖も鹽官太だ緊し、何ぞ大家割捨せざる。侍者、當時もし鹽官の扇子すでに破るれば、我に犀牛兒を還し來れと道はんを見れば、便ち向つて道はん、已に檣擡堆上に颯在し了れりと。」

一八

① 稽古略四に出づ。居士なり。
 ② 逆は言辭を以て之を迎勞するなり。
 ③ 司馬公、字は君實、陝州夏縣の人、七歳にして左氏春秋を講するを聞いて太だ之を愛す、退いて家人の爲に講すと、宋史三百三十六、列傳九十五等に出づ。
 ④ 郭は外城なり、近在の村、郭は驛なり、田間の舍なり。
 ⑤ 槐都は古の地の名、守の住處なり、官は大守の姓なり。
 ⑥ 明州青王山懷遠大覺禪師は、靈門四世勳深の懷澄の法嗣。
 ⑦ 取は受なり、索なり。
 ⑧ 仁宗は宋の第四主なり。
 ⑨ 嘉王は仁宗の太子なり。
 ⑩ 便殿とは漢書の註に云く、「官に便にし、坐する者皆正大の處にあらず、便に就いて安する所以なり」と。

を還し來れ。侍者對ふるなし。舜云く、「三伏時に當つて正に扇子を須ふ、侍者となつて事を了せず、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雖も鹽官太だ緊し、何ぞ大家割捨せざる。侍者、當時もし鹽官の扇子すでに破るれば、我に犀牛兒を還し來れと道はんを見れば、便ち向つて道はん、已に檣擡堆上に颯在し了れりと。」

翠巖の眞點曾は、嘗て舜老夫を無事の禪を説くと罵る。石霜の永和尙は人をして眞に傳語せしめて云く、「舜は洞山に在つて古鏡の因縁を悟ること此の如し、豈にこれ無事の禪を説かんや。爾、他を罵らば自ら一隻の眼を失却せん」と。舜これを聞いて頰を作つて云く、「雲居は禪を會せず、脚を洗つて牀に上つて眠る、冬瓜は直うして備伺たり、瓠子は曲つて彎々たり」と。永和尙も亦頰を作つて曰く、「石霜は禪を會せず、脚を洗つて牀に上つて眠る、椅子地に撲落して、常住の瓢を打破す」と。舜一日上堂して曰く、「黄昏の後轍を脱して打睡す、晨朝に起き來つて旋行纏を打す、夜來の風籬を吹き倒す、奴子を普請して筏を劈いて縛起せよ」と。下座す。

一九

① 紫衣、唐書を案するに、則天の朝に法朗等、重ねて大雲經を譯す、時に皆紫衣を賜ふ、これ其の始めなり。事苑四に云々。本朝にては榮西、道元に始まる。
 ② 檣は肩行の車なり。
 ③ 擡は説毀なり。しこち也。
 ④ 逆は難なり。
 ⑤ 三峽は巴峽、武峽、明月峽なり。大明名勝志南康志勝四に云く、「李渤、書を讀む所の處を棲賢寺となす、棲賢谷中にあり、三峽の淵水出づ云々。」
 ⑥ 杭州の鹽官鎮國、海昌院の齊安禪師にて馬祖の法嗣なり。
 ⑦ 三伏とは書言故事に云く、「夏至の後、第三庚を初伏とし、第四庚を中伏とし、立秋の後、初庚を末伏となす」と。曆忌に云く、「立秋は金を以て火を伏す、金は火を畏る故に庚日に至つて必ず伏す、庚は金なり」と。

① 五祖の會中に僧あり、法闕と名く。入室の次、祖問ふ、「萬法と侶たらざる者は是れ什麼人ぞ。」僧云く、「法闕は即ち然らず。祖、手を以て指して云く、「住みね住みぬ、法闕は即ち然らずと作麼生。」闕、言下に於て省あり、後に東林の宣秘度和尚の室中に至る、盡く平實の旨を得たり。闕、一日一枝の花を持して禪牀を遠ること一匝して、背手に香爐の上に挿んで曰く、「和尚且く道へ、意作麼生。」宣秘、累に下語すれども、闕諾せず、兩月日を経て遂に闕に問うて曰く、「備試みに説け看ん。」闕曰く、「某甲祇花を將つて香爐の上に挿む、是れ和尚自ら疑ふのみ、別に什麼の事かあらんや。」佛眼禪師、五祖に在りし時、圓悟舉す、臨濟の云く、「第一句下に薦得すれば、佛祖のために師となるに堪へたり。第二句下に薦得すれば、人天のために師となるに堪へたり。第三句下に薦得すれば、自救不了」と。一日忽ちに圓悟に謂つて曰く、「我れ三句を擧して備に向はんといつて、手の指を以て屈して曰く、此れは是れ第二句第三句、已に説き了つて便ち走る。圓悟、五祖に舉似す、祖曰く、「也た好し。覺、眼乃ち五祖を辭して歸宗の眞淨和尚に參じ去る。後に祖、圓悟に謂つて曰く、「歸宗は波瀾闊うし

り、故に伏日となす」と。
 ② 棲梧は蕪なり。はきだめの中にすてしまふた。
 ③ 可眞禪師は石霜圓の嗣なり。續傳燈七。無事禪は目前をいふ。
 ④ 法永禪師は汾陽昭の嗣なり。
 ⑤ 洞山曉聰禪師なり、文殊の眞の嗣。
 ⑥ 古鏡の因縁とは、曉舜一日、劉居士に謁す、居士曰く、「老漢に一間あり、若し契はば則ち疏を開け、如し契はずんば詰ふ由に還れ」と。遂に問ふ、「古鏡未だ磨せざる時如何。」曰く、「黒くして漆に似たり。」磨して後如何。曰く、「天を照し地を照す。」士長揖して曰く、「且く請ふ、上人山に還れ」と。拂袖して宅に入る。師懷懼して問る云々。正宗贊四を見よ。
 ⑦ 冬瓜は「うり」の類。僧偈は、器に成らず、又直なり、又長

て大旗を弄する手段なり、遠、彼に到るとも未だ必ずしも相契はじ。未だ數日ならざるに書ありて圓悟に抵す、曰く、「比る歸宗に到つて偶然として網を漏る」と。雲居の清首座、晦堂の眞贊を作りて、聞く時の富貴見て後の貧窮と曰ふを聞いて、頗る他を疑著す。相見するに及んで果して契合す、年を踰えて復た祖山に還る。衆、請じて乗拂せしむ、卻つて心性の禪を説く。祖曰く、「遠、卻つて此の如く禪を説く、也た他を管すること莫れ。圓悟和尚、嘗て新州の北、鳥牙の方禪師に參す、佛鑑和尚は嘗て東林の宣秘度禪師に參す、皆照覺の平實の旨を得たり。同じく五祖の室中に到つて平生の所得一句も用ふること著す、久しけれども契悟することなし、皆謂らく五祖強ひて他を移換すと。不遜の語を出して忿然として去る。祖云く、「汝去つて浙中に遊ばば、一頓の熱病を著べし、時に方に我を思量することを打すること不在らん。」圓悟、金山に到つて忽ちに傷寒に染んで困むこと極まる、移りて重病間に入る、遂に平生參得底の禪を以て之を試みるに、一句の力を得るなし。五祖の語を追釋して、乃ち自ら誓つて曰く、「我が病稍問あらば即ち徑に五祖に歸らん」と。佛鑒は定慧

大なり。
 ⑧ 孤子は「ひさご」なり、響々は曲なり。
 ⑨ 行纏は行履にて足衣なり、又は偏といふ、本朝の脚絆なり。
 ⑩ 五祖法演禪師にして、白雲端の嗣なり。
 ⑪ 法闕は五祖の嗣なり。
 ⑫ 萬法云々は、傳燈羅居士の章に見ゆ。住みればいふまいいふまい也。
 ⑬ 東林の思度禪師にして、東林の嗣。
 ⑭ 清遠佛眼は五祖演の嗣なり。
 ⑮ 臨濟云々は、人天眼目上を見よ。
 ⑯ 聖は物を指す貌にて、「そのままに」と指示する意なり。或時は詰問詞にして、「此れは如何に」といふに用ふ。或は語の餘聲なり。とめる也。
 ⑰ 法綱疎濶にして吞舟の大魚を漏失すと云ふ。

にあつて亦傷寒を患ひて極めて危し、圓悟、甦省して定慧を經由して、之を拉いて同じく淮西に歸らんといふ。佛鑑、尙ほ固く執して且く先づ行かしむ。圓悟、亟かに祖山に歸る、演和尚、喜んで曰く、「汝復た來るや」と、即日(1)に參堂せしめ、便ち侍者寮に入らしむ。半月を経て偶々(2)陳提刑、印を解いて蜀に還るに、山中を過つて道を問ふ、因つて語話する次、祖曰く、「提刑は少年なり、曾て小艶の詩を讀むや否や、兩句あり頗る相近し。類に小玉と呼ぶも元無事、祇檀郎が聲を認得せんことを要す」と。提刑、應(3)「啞々たり。祖曰く、「且く子細にすべし。圓悟適外より歸りて侍立する次、問うて曰く、「聞く和尚、小艶の詩を擧すと、提刑會すや。」祖曰く、「他祇聲を認得す。」圓悟曰く、「祇要す檀郎が聲を認得せんことを、他既に聲を認得せば什麼としてか卻つて不是ならん。」祖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祖師西來意、庭前の柏樹子聲。」圓悟、忽ち省することあり、遽かに出で去つて雞の飛んで欄干に上つて、翅を鼓して鳴くを見て、復た自ら謂つて曰く、「此れ豈に聲にあらざらんや」と。遂に香を袖にし、入室して所悟を通ず。祖曰く、「佛祖の大事は、小根劣機の能く造詣する所にあらず、吾れ

(1) 清は黃龍の心の嗣なり。
 (2) 晦堂は黃龍の祖心禪師なり。
 (3) 祖山は一名、馮茂山といふ、五祖大滿禪師の道場なりと、大明一統志六十一に出づ。
 (4) 大平の慧覺佛鑑は、五祖演の嗣。
 (5) 東林興龍寺の當總照覺禪師にして、黃龍南の嗣。
 (6) 一頓とは一頓の食、一頓の杖等といふの類にして、一といふに同じ。
 (7) 重病間とは延壽堂の事、即ち療養所なり、圓は里の門、或は亭の名。
 (8) 病間は病少しく癒ゆるなり。
 (9) 定慧は黃州府にあり、蘇軾云く、「予定慧院の東に寓居す云云。」
 (10) 陳提刑は白雲端の法嗣なり、提刑郭正、字は功甫、淨空居士と號す、提刑は官名。續傳燈二十、宋史二百二。

汝が喜を助けん」と。祖、復た徧く山中の耆舊に謂つて曰く、「我が侍者禪を參得せり」と。佛鑑和尚、浙中より祖山に歸る、躊躇して肯て挂搭せず。圓悟曰く、「我れ汝と相別れて纔かに月を踰ゆ、今の相見の時に比するに如何。」鑿曰く、「我れ只だ爾が這の些子を疑ふ」と、遂に參堂す。一日圓悟と同じく祖に侍して、因に遊山して話する次、擧す、東寺和尚、仰山に問ふ、「汝は是れ甚の處の人ぞ。」仰山曰く、「廣南の人。」寺曰く、「我れ聞く廣南に鎮海の明珠ありと、曾て收得するや否や。」山曰く、「收得す。」寺曰く、「珠何の色をかなす。」仰曰く、「白月には即ち現じ、黒月には即ち隠る。」寺曰く、「何ぞ老僧に呈似せざる。」仰山、又手し近前して曰く、「慧寂、昨に瀉山に到つて此の珠を索めさせられて直に得たり、言の對すべきなく、理の伸ぶべきなきことを。」顧みて佛鑑に謂つて曰く、「既に收得すと曰ふ、此の珠を索むる時に遑んで、又曰く、言の對すべきなく、理の伸ぶべきなしと、是れ如何。」佛鑑、語なし。忽ちに一日圓悟に謂つて曰く、「仰山、東寺に見ゆる因縁、我れに語あり。東寺、當時只だ一顆の珠を索む、仰山當下に一栲栳を傾け出す。圓悟、深く之を肯ふ。」

(1) 印を解くとは、晉書隱逸傳六十四、陶潛傳に云く、「羲皇三年、印を解いて縣を去る、乃ち歸去來を賦す云々。」
 (2) 小艶の詩とは、「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惱慙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元稹が詩に、「小玉床に上つて夜衾を鋪く、檀郎謝安同處に眠る」と、注に云く、「檀奴は清安仁が小字なり、人因つて檀郎と名づく」と。霍王が小女字は小玉の傳は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七に載す、五六紙ありと。
 (3) 啞は「うやまふ」なり、俗に長揖を謂つて啞々といふ。
 (4) 庭前の柏樹子は公案なり、傳燈第十、趙州の章に出づ。
 (5) 大事とは法華方便品に云く、「諸佛世尊、唯だ一大事因縁を以て世に出現し玉ふ」と、即ち一切皆成佛せしむるをい

劉宜翁嘗て佛印に參じ、頗る自負して甚だ眞淨を輕薄す。一日雲居より來つて歸宗に遊ぶ、法堂に至つて眞淨を見る。便ち問ふ、「長老寫戲し來つて幾年をか得たる。」淨曰く、「専ら樂官の來るを候つ。」翁曰く、「我れ這の保社に入らず。」淨曰く、「爭奈せん即ち今這の場子の裏に在ること。翁、擬議す、淨、手を拍つて曰く、「蝦蟆禪祇跳り得て一跳す」と。又坐する次、其の衲衣を指して曰く、「喚んで什麼とか作す。」淨曰く、「禪衣。」翁曰く、「如何が是れ禪。」淨、乃ち抖擻して曰く、「抖擻不下。」翁、語なし、淨、打つこと一下して云く、「爾が伎倆此の如し、老僧を勘せん」と要するや。

洪州の奉新縣の慧安院の門は、道の左に臨む、衲子、黃龍、泐潭、洞山、黃檗に往還するに經由せざるものなし。偶々法席久しく虚し、太守、書を寶峯の眞淨禪師に、移して、命じて人を選んで之を主らしむ。頭首、知事、耆宿の輩、皆その行かんことを憚る。時に淵首座といふものあり、向北の人なり、孤硬にして自立す、晦堂、眞淨に參じて、實に契悟の處あり、浪浪として衆と作息す、人知るものなし。頭首、知事、推免して肯て

ふ。我が禪門は直に本分を指して一大事といふ。
① 書とは周禮に八十を書といふ。釋名に、「六十を書といふ」と。書は指なり、力役に従はず、指事して人を使ふ。又至なり、言は老境に至ると。即ち高齡の大徳に披露するなり。
② 踏踏とは猶豫なり、足を止むるなり。
③ 東寺は馬祖の嗣、如會禪師なり。
④ 仰山は潯山祐の嗣、仰山の慧寂知通禪師なり。
⑤ 楞柁は物を盛る器なり、柳を以て之をつくる。
⑥ 萬姓統語五十九に云く、「劉誼、字は宜翁、長興の人、江西の提舉となる、熙寧中に疏を上つて極めて新法の便ならざるを論ず、坐して廢黜せらる、後に茅山に隱る、復た命

命に應せざるを聞いて、眞淨に白して曰く、「惠淵、去り得んや否や。」眞淨曰く、「汝去り得ん」と。遂に復書して淵を擧ぐ。淵、公文を得て即ち辭し去る。時に湛堂、座元たり。淵に問うて曰く、「公去つて如何が住持せん。」淵曰く、「某福なし、當に一切の人と結縁すべし。自ら栲栳を負ひ、街を打して衆に供せん。」湛堂曰く、「須らく是れ老兄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遂に頌を作つて之を餞するに曰く、「師、新吳に入つて群有を誘携す、且く驢脚を收めて、先づ佛手を展ぶ、是非を指點し、好醜を分張す。殺活の劍を乗りて、師子吼を作す、群生の機に應じて、布袋の口を解く。東北西南に向はんと擬して、直に珠回玉走らしむ。咸く己を味ますの流をして、頓に無明の窠臼を出さしむ。阿呵呵、

を被つて開帳十卷を修む。遺文五十卷あり、見南山集と號す。
① 佛印は開先の暹の嗣、南康軍居山の了元佛印禪師なり。
② 眞は恃むなり。
③ 要覽に云く、「長阿含經に三の長老あり、一に耆年長老、謂く年臘多き者。二に法長老、謂く法性に達し、智徳を有する者。三に作長老、謂く假りに號する者なり」と。
④ 保社とは保倍同社とて、舊唐書志に、「四家を隣となし、五隣を保と爲し、保に長あり、以て相禁約す」と。之より其の仲間、組合等はいふ。傳燈錄、興化の章に云く、「這の保社に入らず」と。山谷詩集十七に云く、「本江鷗と保社を成す」と。
⑤ 人の智計を伎倆といふ。
⑥ 文選四十三に、移書の註に云

三を見て三を下す、三三九の如し、祖祖相傳し、佛佛手に授く。淵、慧安に住して、日を逐うて打化す。暫到に遇うて即ち請じて院中に歸つて、歌泊せしむ。某が歸り來つて供を修せんを容す、此の如くすること三十年、風雨にも易らず、鼎新に佛殿、輪藏、羅漢堂を脩む、凡そ叢林に有るべき所の者みな修備す。黃龍の死心禪師、之を訪ふ、淵曰く、「新長老、汝常に沒意智の一著子を使ふことを愛して人を誅抹す、今夜且く此に留つて公と些の細大の法門を理會せんことを待て。」新、之を憚つて侍者に謂つて曰く、「この漢は是れ眞箇に會する底、他と牙を齧いて齒を擧ぎ得ること能はず、若かじ去つて休せんには」と、宿せずして行く。淵、慧安に終ふ。閻維の後、六根壞せざるもの三、

經に「師子の哮吼云々」と。
①無明とは煩惱なり、明は智なり。起信論等に「法界に了達せざる惑とあり、吾人の眞智を隱蔽して本具の佛性を悟り能はざらしむる微細なる煩惱をいふ。」
②阿は發語にして無意味なり、阿々は詞に同じく怒なり、責なり、或は阿々大笑など熱して笑ふべき時に用ふること多し、今亦「誠に無難作なものだ、あははは」位の意。
③暫到は暫時時に滞在して久しからずして去る者なり。即ち事故ありて制中に來り、制規の掛錫を許されざる如きを暫到(逗留)として取扱はる。
④歌は休なり、泊は止息なり、舟の岸に附くを泊といふ、即ち逗留の意ならん。
⑤易難卦傳に云く「革は故を去るなり、鼎は新を取るなり」

と。
⑥佛殿は七堂伽藍の中心たる、佛菩薩を奉安する大殿をいふ。
⑦輪藏は轉輪藏ともいふ、梁朝の傅大士(善慧大士、東陽大士といふ、姓傅なる故に傅大士といふ)の發明する經架、即ち一切經を藏置する所なり、輪は輪轉なり、機軸を設けて自在に旋轉するやうに造らる、之れ閻覺の便と、結縁の爲めとに設けらる。
⑧法門は佛陀の教にて、教、理、行、果をいふ。法は世の則となるもの、門は衆の聖賢の由る所をいふ。或は門は出入の義にて、佛陀の教は吾人の苦痛、束縛、罪惡を出離せしめて、安穩、光明自在、正義の悟の境界に入らしむる故に法門といふ、法即ち門なり。
⑨閻維は梵語、茶毘とも記す。

舍利を獲ること無數、異香室に滿ち、月を累ねて絶えず。奉新の兵火、殘破して子遺なし、獨り慧安の諸殿のみ巖然として獨り存す、豈に願力成就して神物の護持するに非ずや。今諸方、手を袖にして現成受用を領する者、淵の風を聞いて心に媿ぢざることを得んや。
法雲の杲和尚、諸家の門庭を徧歴して圓通の璣道者の會中に到る。入室の次、擧す、「趙州投子に問ふ、「大死底の人、卻つて活する時如何。」子云く、「夜行を許さず、明に投じて須らく到るべし」と、意作廢生。」杲曰く、「恩大にして酬い難し。」圓通大いに之を稱賞す。後數日にして擧げて立僧乗拂せしむ。機思遲鈍なり、閻堂大いに笑ふ、杲、慚づる色あり。次の日特に大衆の爲に茶あり、茶具を安じて案上に在く、慚ぢて以て自ら處することなし。偶々茶具を打翻す、瓢子地に落ちて跳ること數跳す、答話を悟り得たり、機鋒迅捷、敢て當る者なし。復た眞淨の處に至る、因に祖師の偈を看るに云く、「心は虚空界に同じ、虚空に等しき法を示す、虚空を證得する時、是もなく非法もなし」と、豁然として大悟す。後出世の時、上堂小參、常に人に謂つて曰く、「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方寸

要覺に云く、「正梵には閻鼻多といふ、焚燒と譯す、即ち火葬のこと。」
⑥六根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なり。根とは能生の意味なり、此の六ならびに識を生ずる機能を有する故に、根と名づく。即ち前五根は肉體にして意根は心を指す、今は總して言ふも、實は前五根を取る。
⑦子遺とは大雅雲漢に云く、「子遺あることなし」と、言は周の遺民また半身の遺る者あることなしとなり。
⑧神物等とは、諸天善神の守護擁持するをいふ。
⑨璣道者とは勅潭乾の嗣、江州圓通の道曼圓璣禪師なり、世に古佛と稱す、師始め生れて五歳、足立たず、口言はず、母抱いて西明寺に遊ぶ、佛像を見て遽かに地を履み爪を合

の禪を悟り得たり」と。又言く、「和尚、熙寧三年の文帳、鳳翔府に在つて供申すと。當年、華山一十八州を陥れ了れり、儻が輩、茄子、瓠子、那裏にか知ることを得ん。」詔して法雲に住せしむ。開堂の日、中使御香を捧げて至る、語録を進呈せんことを要す。時に、洪覺範會下に在り、侍者をして請じ來りて語録を編せしめて云く、「且く老和尚の面を看よ」と。覺範、編次して之を呈す、讀み畢つて謂つて曰く、「若し死生を了する底の禪を要せば、須らく和尚に還すべし、若し是れ花を、擧げて鉢を簇らす、四六の文章閑言長語は、須らく是れ我が洪兄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法雲、平生氣諸方を呑んで時輩を孩撫す、蓋し所得大いに人に過ぎたる處ありて乃ち敢て爾り。

師、湛堂和尚の示寂に因つて、覺範を請じて其の行實を狀せしむ。又龍安の、照禪師の書を得て、紹介となして、特に荊往い南にて無盡居士に謁して塔の銘を求む、初め無盡に見ゆるに、無盡立るに問うて曰く、「公、祇恁麼に草鞋を着いて遠く來る」や。對へて曰く、「某、數千里行乞し來つて相公に見ゆ。」又問ふ、「年多少ぞ。」對へて曰く、「二十四。」又問ふ、「水粘

して南無佛と稱す、人大いに之を異むと。續傳燈二十六。
趙州觀音院の從諗禪師なり、南泉の法嗣。投子は舒州投子山の大同禪師にして、翠微學の法嗣なり。

大死等の話は、碧岩第四十一則に出づ。

立僧とは舊説に云く、立僧は衆僧を成立せしむるものなり。首座、頭首の外に別に西堂或は前堂中に於て有道博達の人を擧んで、教請し、衆の爲に開法せしむ。極めて重任とす、夫れ前堂首座の衆に代つて說法するものすら尙ほ人に乏し、立僧の名實相副ふ登に多く得易からんやと。

開堂とは書言故事七に云く、「滿座笑ふを哄堂といふ」と、問は問と同じ、「た、いふ、」と、ときのごま、今はどつと笑ふの意也。

牛、年多少ぞ。」對へて曰く、「兩箇。」又問ふ、「什麼の處よりか這の虚頭を學得し來る。」對へて曰く、「今日親しく相公に見ゆ。」無盡、笑つて曰く、「且坐喫茶」と。纔かに坐してまた問ふ、「遠來何の事かある。」遂に起つて趨前して云く、「泐潭和尚示寂す、茶毗、眼睛牙齒、數珠壊せず、舍利を得ること無數なりき。山中の耆宿みな相公の、大手筆を得て、塔の銘を作つて、後學を激勵せんことを欲す、得得として遠く來つて鈞聽を、胃瀆す。」無盡曰く、「罪を被つて此に在り、曾て人の爲に文字を作らず。今一問あつて公に問はん、若し道ひ得ば即ち塔の銘を、做らん、道ひ得ずんば即ち錢五貫を與へん、足を裏んで卻つて兜率に歸つて禪に參じ去れ」と。遂に曰く、「請ふ相公問へ。」無盡曰く、「聞く準老の眼睛壊せずと是なりや否や。」答へて曰く、「是。」無盡曰く、「我れ這箇の眼睛を問はず。」曰く、「相公、什麼の眼睛をか問ふ。」無盡曰く、「金剛の眼睛。」曰く、「若し是れ金剛の眼睛ならば相公の筆頭に在り。」無盡曰く、「此の如くんば則ち老夫他の爲に光明を點出して、他をして天を照し地を照し去らしめん。」師、乃ち、塔に趨つて云く、「先師多幸なり、相公の塔の銘を謝す」と。無盡、唯唯として笑ふ。其

祖師の偈とは、第七祖、波須寄尊者の傳法の偈なり。

熙寧三年は宋の第四主哲宗の曆號、西曆一〇九六年なり。

熙寧三年は宋の第三主神宗の年號、西曆一〇七〇年なり。

文帳の文を唐本に丈に作る、或説に云く、「免丁文帳なり」と、僧帳なり、三年に一度つくる。茄子、瓠子は後生を罵る語。

中使とは綱目に云く、漢の桓靈の時、凡そ詔して之を發せし所は、皆西園騎をして密に約敕せしむ、號して中使といふと。

洪は眞淨文の嗣、清涼の德洪禪師、字は覺範なり。

擧は擧るなり、折るなり、展るなり。

四六の作は、徐庾より起る、韻語賡表の類なり、或は駢麗といふと。

の略に曰く、「舍利は 孔老の書に聞くに無し、先佛世尊の滅度に、弟子、舍利を收め塔を起して供養す、趙州の從諗の舍利、多くして萬粒に至る、近世 隆慶の閑、百丈の肅、煙氣の及ぶ所、皆舍利となる、大抵出家の人、本生死事大の爲にす、若し生死到來して、下落を知らずんば、即ち三家村裏の省事の漢の臨終の付屬、一一分明なるには如かず、四大の色身、諸緣假に合す、従本以來、舍利豈に體性あらんや。若し 梵行精潔にして、白業堅固に、靈明廓徹して、預め 報謝するを知つて、驚かず怖れざれば、則ち 依正の二報、毫釐も差はず。世間の 蠶心、本分の事の上に於て、十二時中、曾て微細の 流注を照管せざるも、大我慢を生ず、此れは是れ業主の鬼來つて宅を

③ 照は兜率悦の法嗣、慧照禪師なり。
④ 紹介は相佐け助くるなり、紹介は繼なり、猶ほ謀介の如し。
⑤ 恧は指辭なり、與、什麼、其麼等に作る。
⑥ 二十四は年譜に二十八に作る、宋の哲宗の政和六年、師二十八歳の時なり。
⑦ 數珠は又珠數、念珠とも書けり。要覽に云く、「梵語に鉢塞莫、此に數珠と譯す、此れ下根を引接して修業を牽課するの具なり」と。
⑧ 大手筆とは書言故事十一に云く、「唐の蘇頌を許國公に封じ、張悅を燕國公に封ず。文章を以て顯はる稱望はば等し、時に燕許の大手筆と號す」と。
⑨ 得は説文に、「行いて得る所あるなり」と。
⑩ 胃液の胃は恐らくは冒の誤か、冒は汚す、覆蔽なり。

① 做は俗の作の字なり。
② 塔は階の俗字なり、階梯にて「きたはし」ニ、かけはしなり。
③ 唯唯は敬聽の辭なり。
④ 孔子名は丘、字は仲尼。老子姓は李、名は耳、字は伯陽、外字は聃、史記列傳に出づ。
⑤ 隆慶院の慶閑禪師にして、黃龍南の嗣。百丈の元禪禪師も亦黃龍の南の嗣なり。
⑥ 大抵は猶ほ大略といふ如し。
⑦ 生死等は、傳燈五に永嘉大師の章に云く、師云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と、祖云く、「何ぞ無生を體取して無速を了ぜざる」と。
⑧ 地、水、火、風の四は、萬物に周通して到らざる所なく、萬物の四大原素なる故に四大といふ、即ち吾人の骨肉等は地大、血液等は水大、體温は火大、氣息及び運動は風大と大別するを得。

借る。此の如くにして舍利、珠を流し、諸根壞せざることを欲せば、其れ得べけんや。」

福嚴の實和尚は東川の人、初め遊方して真如和尚に見えて正見を發明す。瀉山の知客寮に在つて立僧たり。語言の過失に因つて乞うて退いて園頭と作り、以て其の罪を贖ふ。真如云く、「汝福薄し、園を事として衆に供せば、乃ち宜しき所なり。」二年を終つて替を求めて、真如を辭して眞淨五祖に參じ去らんことを要す。真如云く、「諸方に徧歴することは先聖の遺範なり、汝行いて遅ふこと勿れ」と。首め 洞山の室中に相契ふ、眞淨、擧げて衆を領じて立僧せしむ。久しうして又四祖の 宣和尚の會中に至る。時時に五祖に到つて相見す、祖、勘辨するに果して人に過ぎたる處あり。五祖、四祖に謂つて曰く、「眞首座は、叢林の達士なり、何ぞ他を擧げて衆に首たらしめざる。」四祖其の言の如くす。五祖亦上堂して其の知見作略を稱す。李修撰といふもの有り、長沙に 帥たり、四祖、書を以て之を薦む、未だ幾くならざるに福嚴、席を虚しうす、平普融、復た人を薦む。帥曰く、「先に四祖を 副くべきに當つて但だ書を尋ぬるに、未だ見えす、名字を

① 梵 (Brahman) は清淨の義なり、慈、悲、喜、捨の四無量心を梵行といふ、即ち一切の衆生を救濟し、自在の樂を與へんとする心は慈なり。衆生の苦惱を離脱せしめんと欲する心は悲なり。衷心より喜悅して慈悲を行じて惡を破し、善を助け導くを喜といふ。違順の境に對して瞋愛の心を起さず、怨親平等に衆生を救濟する心を捨といふ。
② 白業とは善法を行すること、即ち行の清淨なるをいふ。佛教には善法を白とし、不善法を黑と名づく。
③ 靈明等は、自分の事に通徹して智見の明瞭なること。
④ 報とは過去の業因に報酬し得たる生命をいひ、謝とは去る、落ちる、往く也、死すること。
⑤ 依正は依報、正報なり、共に自己の業因によりて受けたる

識らす。因つて客に對して坐する次、鼠ありて架上より一軸の書を拖いて
面前に送在す、收めて之を視れば乃ち四祖、眞首座を擧ぐるの書なり、帥
之を異として遂に敦く請す。

① 湖潭の深和尚は河東の人なり、眞淨の子なり。悟侍者といふもの有つ
て、偶々知客寮に在つて火柴頭を掉下するを見て、忽然として省あり、直に
方丈に上つて所悟を通す。深和尚、喝出す、爾より失心す、繩を延壽堂
の東司に引いて自ら縊る。夜後けて常に藏院、知客寮、東司の三處にあ
つて、出沒して鞋を移し瓶を度す、一衆之苦む。湛堂、浙に遊んで回つ
て首座に充てらる、其の事を聞いて、中夜故に延壽堂の東司に入りて
抽脱す、壁燈微明なりしが、忽然として撲滅す。衣を脱するに方つて、悟、
水瓶を提げて至る。湛堂云く、「未だ要せず、且く我が衣を脱せんを待て」
と。衣を脱ぎ罷んで、便ち瓶子を接し去る。當時悟、自ら縊る間に抽脱す。
須臾にして又、籌子を送り來る。出づるに及んで喚んで云く、「瓶を接し去
れ。」悟、纒かに接す、捉住して其の手を摸るに、或は軟かなるに似、或は
硬きに似たり。問うて曰く、「汝は是れ悟侍者なりや、汝は便ち是れ當時知

果報なれば報といふ、依報と
は、山河、衣服、食物等、吾
人の所依となる者なれば、正
報とは、吾人の肉體、精神な
いふ。

② 塵心とは上に反して世人の散
亂轟動の心にて云云となり。

③ 流注は、水の流るゝが如く、
吾人の心念の外境に對して生
滅し、肉體も亦念々に生滅せ
るをいふ。

④ 眞は眞如佛の副なり。

⑤ 厨頭は蔬菜を裁種して、堂厨
に供給するの役なり。

⑥ 洞山は眞淨を指す。

⑦ 仲宣禪師にして、佛印の青の
副なり。

⑧ 帥は主なり、率なり、統なり、
領なり。

⑨ 平は東京の智海普融道平禪師
なり、眞如佛の副。

⑩ 副は副に同じ。

⑪ 寶峰文の副にて、福深禪師な
り。

⑫ 延壽堂は療養室、東司とは厨
なり。

⑬ 藏院は大藏經を納めある所
か、或は藏司寮也。知客寮は
賓客に關することを司る役の
居る室なり。

⑭ 抽脱は、大小便に行く時を抽
解といひ、衣のみを脱くを抽
脱といふ。圓に上るには袈裟
及び僧紙支を抽脱して行く、
即ち放尿せんとて法衣を脱ぐ
ことなり。

⑮ 水瓶に二あり、淨瓶は飲料等
に用ふる水を入れ、觸瓶は
手を洗ふ等の水を入れるな
り。

⑯ 總は、大惠年譜に云く、「東司
頭の籌子、汝洗はざるべし」
と。これ圓にて不淨を拭ふも
のにて、木竹筴等にて作る。
諸經要集に云々。竹のへら。

⑰ 本命等は、大惠書に註解す。

客寮に在つて、火柴頭を掉下するを見て省處ある底なりや、參禪學道は祇
本命元辰下落の處を知らんことを要す、汝藏殿に在りて、端首座の鞋
履を移す、豈に是れ汝が當時悟得底にあらずや。又知客寮に在つて、枕子
を移す、豈に是れ汝が當時の悟得底にあらずや。逐夜此に在つて人の與に瓶
を提げ水を度す、豈に是れ汝が當時の悟得底にあらずや。甚に因つてか落
處を知らずして、祇管這裏に大衆を惱亂して什麼かせん。我れ明日、大衆
を勸めて、汝が爲に藏經を看せしめん。錢を哀めて粥を設けて汝を追悼せ
ん、汝當に別に出離を求むべし、此に滯着することを得ざれ」と。言ひ訖
つて乃ち推一推す。瓦礫塔子の倒るゝが如くにして、索然として聲あり、
是れに由つて跡を絶す。湛堂の一臂の冷かなること氷の如し、半月を踏え
て方に平復す。蓋し非人は、陰に附して至る、冷氣の人を侵すこと此の如
し。

① 許知可は毗陵の人なり、嘗て鄉薦を得て、省閑不利にして歸る。舟を
吳江の平望に、次す、夜夢むらく、白衣の人、謂つて曰く、「汝陰德なし、所
以に第せず。」知可曰く、「某家貧にして資の以て人に遺るべきなし。」白衣曰

く、「何ぞ醫を學ばざる、吾れ汝が智慧を助けん」と。知可、輒ち寤めて歸りて其の言を踐む、果して盧扁が妙を得たり。凡そ病ある者、貴賤を問ふことなく診候して、藥を與へて其の直を受けず、病夫門に填つ、愈えざる者なし。後に擧げられて郷評に中る、春官に赴いて舟を平望に艤す、夢に前の白衣の人と相見して、詩を以て之に贈つて曰く、「醫を施して功大なり、陳樓の間に阻る、殿上に呼臚して六を喚んで五と作す。」之を思ふに其の意を悟らず。後に登第して名を唱ふ、本は第六なり、上名殿試に祿せざるに因つて、遂に第五に陞る、乃ち陳樓の間に在り、方に前識を省す。

佛光の無礙禪師、蘇州の永安より詔に赴いて大相國寺の慧林禪院に住す。慧恭皇后、嘗て簾下に於て、登對し罷んで、空に乗じて去るを見て、爾しより太官の進むる所の御膳を以て供養す、復た禪師の食する所の餘を取つて宮に還さしむ。又地錦を以て法衣を製して、自ら禪牌を綴つて之を賜ふて以て奉法の誠を表す。冬月には紅錦帳子、乃至服飾、器皿の類を賜ふ。光、遂に宮中より賜ふ所の法衣を以て法雲の佛照禪師に回施す。法雲復た洪州

- ① 漸澤華の詞、光孝の智端禪師なり。
- ② 枕子は「まくら」なり、子は助字なり。
- ③ 許叔微、字は知可。夷堅志卷五に出づ。
- ④ 省は字彙に「禁裏なり、漢、禁中を以て省中となす、關は官中相通するの小門なり」と。今は科に及第せざりし意か。
- ⑤ 次は舍(やど)なり、一宿を舍となす、再宿を信となし、信を通ぐるを次となす。舟まぢ也。
- ⑥ 盧の國の扁鵲にて、名醫の名なり。
- ⑦ 診察して脈を候ふなり。
- ⑧ 春官とは書言故事七に云く、「省に赴くを春官に赴くといふ。年に四度宛。秋は秋官。」
- ⑨ 問の字、一に前に作る。
- ⑩ 臚は陳なり、傳なり、語を傳へて下に告ぐるを臚といふ。
- ⑪ 祿は及第して名を呼ぶ。

の寶峯滿堂和尚に寄せ與ふ。書に曰く、「地錦の法衣、師弟に與へて先師の道を行せしむ」と。洪堂示寂して留めて山門に鎮す、今に至るまで猶ほ存す。

照覺禪師、湧潭より虎谿に移る、乃ち王子淳觀文が所請に赴くなり。開堂の後、百廢並に擧ぐ。陸堂、小參、入室、虛日なし。嘗て言く、「晦堂、眞淨同門の諸老、祇先師の禪に參得して先師の道を得ず」と。師曰く、「蓋し照覺、平常無事にして、知見解會を立せざるを以て道となして、更に妙悟を求めず。卻つて諸佛諸祖、徳山、臨濟、曹洞、雲門、眞實頓悟、見性の法門を將て建立となす。」楞嚴經の中に「山河大地皆是れ妙明の真心の中の所現の物なり」と説く所を、膈上の語亦これ建立なりと爲す。古人の玄と談じ妙と説くを以て禪となして、先聖を誣調し、後昆を豐替す、眼裏に筋なく、皮下に血なきの流、例に随つて、恬然として覺えず、眞に憐憫すべし。圓覺經に云く、「末世の衆生は、成道を希望して悟を求めしむるなし、唯だ多聞を益して我見を増長す」と。又云く、「末世の衆生は善友を求むと雖も、邪見の者に遇ふて未だ正悟

- ① 洪堂は佛照の師弟なり、共に眞淨の文に嗣ぐ。
- ② 虎谿は一統志に云く、「九江府の虎溪は府城の南にあり、晉の僧慧遠、客を送つて此を過ぐ、虎嘯く號鳴す、因つて名づく」と。
- ③ 王は黃龍南の法嗣。續傳燈二十二に云く、「觀文王爾居士、字は子淳云々」と。
- ④ 廢たれたりし總べての事の復興せしむる。
- ⑤ 明州徳山の宣鑑禪師にして、龍潭の信の法嗣。咸通七年十二月(西曆八六六)寂す。
- ⑥ 臨濟慧照禪師は、臨濟宗の開祖にして、曹州南華の人、黃檗希運の嗣、咸通八年四月十日(西曆八六七)に寂す。
- ⑦ 曹洞とは曹山本寂大禪師にして、洞山眞价に法を嗣ぎ、撫州の曹山に開法す、これ曹洞禪の始祖なり。天復元年(西

を得ず、是れを則ち名けて 外道種性となす、邪師の過謬なり、衆生の咎にあらず。豈に虚語ならんや。所以に眞淨和尚、小參に云く、「今時一般の漢あり、箇の平常心是れ道といふを執して、以て極則となす、天は是れ天、地は是れ地、山は是れ山、水は是れ水、僧は是れ僧、俗は是れ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にこれ 依草附木、知らず覺せずして一向に迷ひ將ち去る。忽ちに若し他に「我が手、何ぞ佛手に似たる」と問はゞ、便ち道く、「是れ和尚の手」と。「我が脚、何ぞ驢脚に似たる」とはゞ、便ち道く、「これ和尚の脚」と。「人人箇の生縁あり、那箇かこれ上座の生縁」とはば、便ち道ふ、「某はこれ某の州の人事」と。是れ何と言ふことぞや。且く錯つて會すること莫れ、凡百の施爲たゞ平常の一路子を以て穩當なりとなさんことを要して、定め將ち去り合し將ち去つて、更に敢て別に一步を移さず、坑塹に墮落せんことを怕る。長時一へに生盲底の人の路を行く一條の杖子、寸歩も抛ち得ず、緊しく把著して憑み將ち去るに似たり。「晦堂和尚、學者に謂つて曰く、「爾、廬山の 無事甲の裏に去つて坐地し去れ」と。而今子孫の門、死灰の如し、良に歎すべきなり。

曆九〇二 六月寂す。

- ① 雲門山光奉院の文便禪師にして、雲峰存の嗣、雲門宗の祖となる。
- ② 經の第二卷に詳かなり。
- ③ 脇は臂なり、俗に脇上の語、脇下の語あり、脇上の語は乃ち虚頭不實のもの、脇下の語は乃ち實語なりと。
- ④ 驢は許なり、訪なり、謂は誤なり。
- ⑤ 驢は「つんば」、臂は首なり。後世の「人」を莫伽にするしてふ位のことなり。
- ⑥ 眼裏に筋なくとは、方語に妄想の漢と。
- ⑦ 皮下云々とは、方語にて耻をしらす。
- ⑧ 恬とは安なり、靜なり。
- ⑨ 經の淨諸業障菩薩章に詳かなり。
- ⑩ 又とは彌勒章に出づ。
- ⑪ 外の字を、古本に谷に作るは

佛照の杲和尚、初め歸宗に住して専ら行道を 精しうし、未だ嘗て少しも懈らす。深夜修 敬し罷んで、僧堂の地爐の中に坐す、忽ちに二僧の堂に入るを見る、一人は 厖眉雪頂、一人は少年なり、みな 丰姿 頎然たり。杲、心に喜んで自ら謂つて曰く、「我が座下に此の如きの僧あり」と。須臾にして二人堂を出づ。杲、その後に見れば、佛殿の中に入る。杲、亦隨つて入る、燈影 熒煌として爐中尙ほ火あり。杲、香を炷いて佛を禮す。二僧亦出づ、亦其の後に襲いて佛殿の前に至つて偶々所在を失す。自ら念らく、「香匣を忘卻して殿内に在く」と。身を回して取る時、殿門の 扇鑰せるを見て、遂に直殿行者の守舜を喚んで、門を開かしむ。舜、鑰匙を取つて門を開く、爐中を見るに、香煙未だ散せず、香匣は 寶塔の上にあり、自ら其の故を論さす。妙喜、親しく佛照の説を見く、時に守舜、旁に在り、猶ほ指して以て證と爲す。

- ① 月の三十日に滿つるを、大盡といひ、一日を缺くを小盡となす。
- ② 依草附木とは、應濟錄に出づ。
- ③ 坑塹とは道理に替はざる者を指していふ。
- ④ 無事甲とは、重々に欄を攀へて甲乙丙丁の十千の字を以て銘に書す、第一甲の欄には物を置かず、故にいふ。
- ⑤ 莊子に云く、「形は固に橋木の如くならしむべし、而も心は固に死灰の如くならしむべし」と。
- ⑥ 轡は專一にすること。
- ⑦ 敬は警なり、恒に自ら蕭警するなり。
- ⑧ 厖は大なり、豊かなり、雪頂は皓髮といふが如し、即ち眉の豊かなる白髮の老人。
- ⑨ 丰は容色美好の貌。字彙に云く、「面貌豐滿なり」と。
- ⑩ 頎は佳なり、長き貌、たけな

に入つて懶し妻兒の面を觀るに、撥ひ盡す寒爐一夜の灰」と。想ふべし。途中一僧に邂逅す、その窮窘を憐んで延いて寺に歸つて食を給ひ衣を與へて、遣れる。錢をば之を遣す。纔かに月を経てまた罄き竭く。再び僧に謁す、僧曰く、「此は久計にあらず、家屬を移して院中の房廊に住すべし、食時に衆に隨つて粥飯を給せば、遮幾はくば以て長久なるべし」と。呂、その言の如くす。既に衣食の爲に困せられず、遂に志を銳くして書を讀む、是の年、舉に應じて郷薦を獲たり。僧、馬を買ひ僕を雇ひ、衣裝を備へて津遣して都下に入らしむ、省闈、選に中つて殿試に名を唱へて、大魁となす。初め西京の通判に任ず、僧と相見するに平時の如し、十年にして遂に政を執る。凡そ郊祀に遇ふて俸給する所あるをば並に寄せ閣く。太宗、一日問うて曰く、「卿、累に郊祀を経て俸給請けざることは何ぞや。」對へて曰く、「臣、私恩あり、未だ報いず。」上、之を詰す、遂に實を以て、對ふ。上、嘆じて曰く、「僧中に此の如き人ありや」と。名を具にして奏聞せしめ、紫袍を賜ひ師號を加へて、以て之を旌し異にす。呂、積む所の俸數萬緡を計つて、西京に牒して僧をして上件の錢を請けしめ、寺宇を修營

① 須臾は敢て久しうせざるなり。僧祇律に云く、二十念を瞬となす、二十瞬を一彈指となす、二十彈指を一羅指と名く、二十羅指を一須臾と名く、一日一夜に三十須臾ありと。② 焚爐は、燈火の明かに輝くなり。③ 香箱なり。④ 扇は外より閉ぢるの關なり、輪は鍵なり、錠のかけあるなり。⑤ 塔は階に同じ。⑥ 生緒は生業なり、牢落はおちぶれるなり。豪右、豪は富家、右は權勢、富貴の人の居處。⑦ 急に周しとは、論語雍也に云く、「君子は急に周して富めるに繼がず」と、朱註に云く、「急は窮迫なり、周は足らざるを補ふなり」と。⑧ 玉簪に云く、錢を以て錢を貫

し、并に僧に供す。其の寺は元是れ鐵馬營なり、太祖、太宗、二聖の生處なり。太祖の朝に已に寺を建つ、その名を忘す、その僧は乃ち寺主なり。太宗、別して錢を賜ふて重ねて三門を建つ、御書の額を賜ひて僧を度す。呂公逐日晨に興きて佛を禮して祝して曰く、「三寶を信せざる者、願はくは我が家に生れざれ、願はくは子孫世世、祿を朝に食んで佛法を外護せんことを」と。猶子、夷簡申國公、元日に遇ふ毎に家廟を拜し罷んで、即ち香を焚いて廣慧の建禪師の書一封を發して敬を加へて之を重す。申公の子、公著、亦申國公に封せらる。元日に天衣の懷和尚の書を發く、右丞好問は元日に圓聖禪師の書を發く、右丞の子、用中は元日に佛聖禪師の書を發く。其の家世、忱信痛敬

く」と。錢を與ふるなり。② 廊は廊の下なり。文類云く、「殿下の外屋なり」と。③ 魁はさきがけ、いさほし。猶ほ首の如し、凡そ首となる者を魁といふ。④ 通判は宋史三十八に云く、「太祖始めて諸州の通判を置、郎官以上を以てす、入つては則ち政にまじはり、出でては則ち錢を按ず、軍あらば則ち糧餉の責を専らにす」と。⑤ 郊祀は郊の祭なり、「長日の至るを迎ふるなり、大いに天に報ず、而して日を主とす云」と、禮記に見ゆ。⑥ 鐵馬營は地名。河南府。⑦ 三門とは、釋氏要覽に云く、「寺院の三門、凡そ寺院に三門を開く者あり、只だ一門あるも亦呼んで三門とするは何ぞや。佛地論に云く、大宮殿あり、三解脱門を所入の處とな

す、大宮殿は涅槃に喩ふ、三解脱門は、空門、無相門、無作門をいふ。今寺院はこれ持戒修道して涅槃に至らんことを求むるもの居する所、故に山門に由つて入るなり」と。⑧ 書言故事一に云く、錢を猶子といふ。禮記に「喪服は兄弟の子、猶ほ子の如し云々」と。夷簡は、萬姓統譜七十五に云く、「夷簡字は坦夫、壽州の人、進士に及第して濠州に通判たり、後に昭文館の大學生に進み、相となり位を司空に進められ、許國公に封せらる。乃至、天下晏然たるに夷簡が力多しとす」と。⑨ 廣慧院の元礎は、首山念の法嗣。⑩ 公著字は晦叔、その傳は、統譜七十五、宋史三百三十六等に見ゆ。⑪ 好問は字は舜徒、希哲が子な

す。抑も自りて來るあるか、故に之を録して以て後世を警む。

① 保寧の勇禪師の二上足なる處清、處凝は同じく白雲の端禪師に參ず。凝、侍者寮に在ること最も久し、端、膈氣の疾あり、凝、常に蘆服を煨きて以て無時の需に備ふ。端、傳、大士講經の因縁の頌を作るに曰く、「大士何ぞ曾て經を講ずることを解せん、誌公方便に且つ相成す、案上を一揮して俱に取ることなし、直に得たり。梁王の眼、睛を努はることをし。擧して凝の爲にして曰く、「努する底は是れ什麼ぞ。」此の一句は乃ち凝の爲に老婆禪を説くなり、凝、以て親聞となす、故に頌の下に綴る。後に舒州の天柱山に住す、清は龍舒の太平に住す、大機辯あり、五祖の演和尚之を畏敬す。清、凝に謂つて曰く、「吾が弟の禪は乃ち是れ老和尚の爲に蘆服を煨して換へ得る底なり」と。

② 政和の間に熊秀才といふものあり、鄱陽の人なり、洪州の西山に游んで翠巖に過る。長老思文は佛印の元禪師に嗣ぐ、亦是れ鄱陽の人なり。二力を遣して監輿を擡いて淨相に至らしむ、經る所の林室陰翳す。偶一僧を見る、貌古り神清うして厖眉雪頂なり。葉を編みて衣となして

り、統譜七十五に詳なり。
③ 川中は好問の子、宣和中に福密院編修官となり、又特に進士を賜ふ云々、大明一統志二十九に傳あり。

④ 凝とは啓き拜讀することか、或は開板するの意か。
⑤ 忱は誠なり、深く之を信じ、尊敬するなり。

⑥ 金陵保寧の仁勇禪師なり、揚岐會の嗣。

⑦ 大平の處清、天柱の處凝。

⑧ 蘆服とは、本草綱目に云く、「葉蘆、又は蘆薈、一名は蘆服、主治は胸膈を寛うし、大小便を利す云々。」煨き大根也。

⑨ 傳大士は雙林大士善慧なり、佛祖通載に出づ。講經の因縁は碧巖六十七則に云く、「梁の武帝、傳大士を請じて金剛經を講ぜしむ、大士便ち座上に於て揮案一下して便ち下座す、武帝愕然たり云々。」

盤石に坐す、壁間に畫ける佛圖澄の狀の如し。熊、自ら謂つて曰く、「今時這般の僧なし、嘗て聞く亮座主、西山に隠ると、疑ふらくは其れ猶ほ在るか。」輿を出で、蹶踏として前んで問うて曰く、「是れ亮座主なること莫しや。」僧、手を以つて東に向つて指す、熊、方に二力と手に隨つて看る、回顧すれば僧の所在を失す。時に小雨初めて歌む、熊、自ら石に登つて視れば、坐する處猶ほ乾く。躊躇して四に顧みて大息して曰く、「夙縁厚からず、遇ふと雖も、猶ほ遇はざるがごとし」と。

開先の暹和尚、歸宗の南禪師の爲に禪牀の銘を作つて曰く、「明珠蚌に産す、涼兔懷胎、此の禪牀を觀るに、證道の媒なり。」南、次で歸宗の爲に銘を作つて曰く、「放下すれば便ち穩なり。」開先、深く之を肯ふ。

宣州興教の坦禪師は温州牛氏の子なり、世、打銀を業とす、因つて銀瓶を磨洗する次、忽ちに省あり、遂に出家受具して遊方す。瑯琊の廣照の嗣となる、懷禪師、興教に住す、坦、第一座たり。懷、別請を受くるに及んで、坦を擧げて繼いで住持せしめんと欲す、時に刀景純、宛陵に守たり。懷、刀が外議に涉らんことを恐れて、乃ち觀音の前に於て祝して曰

⑩ 誌公とは、通論に云く、「劉宋の明帝大始二年大士寶誌、皖山劍水の下に往來す、髮して徒跣にして錦袍を着く、俗呼んで誌公となす、乃至天監十三年に寂す、武帝、二十萬金を以て塔を建つ云々。」

⑪ 梁王は武帝なり。

⑫ 睛を一に精の字に作る。

⑬ 政和は宋の徽宗の年號、其の元年は西曆一一一年なり。

⑭ 熊秀才の傳は、宋史三百三十四、又萬姓統譜一、事物紀原三等に出づ。

⑮ 雲居の思文。

⑯ 籃は大籠なり、輿は「こし」、昇く車なり。增韵に「兩手對し擧ぐるの車」と、即ち乗り物なり。

⑰ 佛圖澄は西域の人、少うして出家し、經數百萬言を誦し、善く文義を解す、晋の永嘉四年、洛陽に來りて大いに佛法

く、「若し坦首座、道眼明白にして住持に堪任せば、願はくは夢を刀學士に示せ」と。刀、夜夢むらく、「牛、興教の法座の上に在り」と。懐、晨を凌いで州を辭す。刀、夢みる所を擧す、懐、大いに笑ふ、刀、その故を問ふ。懐曰く、「坦首座、姓は牛、又牛に屬す」と。刀、座に就いて帖を出して之れを請す、坦、請を受けて陸座す。雪竇の化主、省宗といふものあり、出で、問ふ、「諸佛未だ出世せず、人人鼻孔遼天、出世して後什麼としてか杳として消息なき。」坦云く、「雞足峯前風悄然。」宗云く、「未ださらば道へ。」坦云く、「大雪長安に滿つ。」宗云く、「誰人か此の意を知らん、我をして南泉を憶はしむ」と。拂袖して衆に歸す、更に禮拜せず。坦云く、「新興教、今日失利す」と。便ち方丈に

を弘む。
① 亮は江西の馬祖道一の嗣なり、寺に歸りて聽衆に告げて云く、「某甲が講する所の經論、人の及び得るものなしと謂へり、今日馬大師に一間せられて平生の功夫氷の如く釋くるのみ」と。乃ち西山に隱れ、更に消息なし。
② 跟踏は行いて恭謹にして自ら安ぜざるの貌。恭敬のこと。
③ 銘は其の功の美を述べて稱名すべからしむ。珊瑚詩話に云く、「事を稱し功を較し、實を考へ名を定むるを銘といふ」と。
④ 事苑八に云く、「月望するときは蚌蛤實す、餘時には虛す云云。」又云く、「兎は旁を舐つて孕む、その子を生ずるに及んでは口より出づ。」或は云く、「兎は月に向つて孕む」とありと、碧岩第九十則に云々。

今蚌兔の二を禪牀に比す。
① 坦は瑯琊覺の嗣。
② 打銀は銀細工なり。
③ 廣照は慧覺なり。
④ 刀約字は景純、萬姓統譜三十に出づ。
⑤ 化主とは、凡そ大衆を安ずる處には必ず化主ありて、檀越を勸化して力に隨つて施與協助せしめて、衆に供することを得る。その省宗は、雪竇の法嗣なり。
⑥ 鼻孔遼天とは、氣宇王の如く衝天の勢あるをいふ。事苑一に「遠は豫に作るべし、豫は取るなり、昂視の貌、遠は遠なり、義にあらす」と。而今は遠の義可ならん、或は自負高慢の者を指して云ふことあり。
⑦ 消息とは、音信を通ずるを、消息を通ずといふ。
⑧ 雞足山は王舍城にあり、大迦

歸る。坦、人をして宗を請じて至らしめて云く、「適來錯つて一轉語を祇對す、人天衆の前、何ぞ禮拜して蓋覆卻せざる。」宗云く、「大丈夫、膝下に黄金あり、争か肯て無眼の長老を禮拜せん。」坦云く、「我れ別に語のあるあり。」宗乃ち前語を理す、未ださらば道へといふ處に至つて、坦云く、「我れ三十棒あり、偏に寄せて雪竇を打たん。」宗乃ち禮拜す。

圓悟和尚、初め瀉山にあり、一日眞如和尚問うて曰く、「如何。」悟云く、「起滅停まらず。」如曰く、「知んぬべし、是れ博地の凡夫なることを。老僧三十年裏許に在り、祇箇の相似たることを得たり。」次に晦堂に見ゆ、堂曰く、「我れ住院すること十二年會せず、如今方に會す、脚尖頭にも也た箇の佛を踢出す。」悟、後に昭覺に住す、長老あつて問ふ、「劉鐵磨、瀉山に到る問答、并に雪竇、御街に行く頭、未審し此の意如何。」悟曰く、「老僧さらに參すること四十年すとも、也た雪竇の處に到らじ」と。長老歎じて曰く、「昭覺和尚すら猶ほ此の如く説く、況んや餘人をや。」
錢弋郎中、眞淨を訪うて説話すること久し、① 溷に登らんと欲す。淨、行者をして引いて西邊より去らしむ。錢遽かに曰く、「既にこれ東司、什麼

葉波尊者の般涅槃したまひし處なり。僧は憂なり、靜なり。
② 博地の博は廣多の意なり、凡そ天地は廣多なるが故にいふ。孔子家語に「博地の衆民云云」と、同意なり。
③ 事苑二に曰く、「これ尼なり、時人名けて劉鐵磨となす、蜀州の利隆和上に參す、師才かに見て便ち問ふ、「是れ劉鐵磨なること莫きや否や」と、云く、「敢てせず。」師云く、「左轉か右轉か。」云く、「和上顛倒すること莫れ。」師便ち打つと、又碧岩第二十四則に云々。頰に云く、「曾て鐵馬に騎つて重城に入る、勅下つて傳へ聞く六國の清きことを、猶ほ金鞭を握つて歸客に問ふ、夜深けて誰と共に御街に行かん。」是れ明暗雙々の處。
④ 溷は廁なり。

としてか卻つて西に向つて去る。浄云く、「多少の人東邊に向つて討ぬ。師云く、「噫、便ち是れ趙州、投子に問ふ、夜行を許さず、明に投じて須らく到るべし」と。亦此の語の好きに如かず。」

南康の諸山相會す、佛印後に至る、眞淨問うて曰く、「雲居の來ること何ぞ遅き。」印曰く、「草鞋を着いて歸宗の肚裏より過ぐるが爲に所以に遅し。」浄云く、「卻つて歸宗に吞了せらる。」印云く、「争奈せん吐不出なることを。」浄云く、「吐不出ならば、即ち扇出せん。」

眞淨和尚、ある時遽かに侍者を喚ぶ、「老和尚を將ち來れ」と。侍者、南禪師の眞を將つて展開す、浄、手を以て額に加へて云く、「是れ這の老和尚にあらずんば、豈に能く此の如くならんや」と。輒ち響感すること半餉して、卻つて戒めて之を收めしむ、毎此の如し。潛庵の源和尚は南禪師の眞を見る毎に即ち涙下る。師、毎歲、時の新なるものを得れば、必ず先づ佛及び圓悟に供して、然して後に敢て嘗む。左右に謂つて曰く、「佛と老和尚とに非ずんば、我れ安んぞ此の如くなることを得ん」と。

李和文都尉、瑯琊の覺和尚を請じて、信心銘を注せしむ。瑯琊、

①は、一に啞に作る、啞は笑ふ聲、又は小兒語を學ぶ。此語は前に出づ。

②靈寢は靈樂まざるの狀。

③餉は饋なり、「かきひ、おくりもの、家より野にゆくを餉」といふ、食を尊に進むるを饋といふ。今半餉とは暫時の意か。

④毎々は常々なり。

⑤清源禪師にして、黃龍南の嗣なり。

⑥普燈錄二十に云く、「都尉李暹最居士、字は用和、石門の慧照の法嗣なり、深く宗要を採つて大法を明らむ、偈に云く、「參禪須是徹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と。照詰これを印す、宋の天聖七年に禪宗廣燈錄を撰す、仁宗帝序を制して之を賜ふ。」

⑦信心銘は、三祖鑑智禪師の作。

大に一句を寫して、下面に小に一句を寫す。文和、一見して大いに稱服す。

舜老夫、一日、秀圓通に問ふ、「聞く、備、懷和尚に見ゆと、是なりや否や。」秀云く、「是。」舜云く、「何の言句かありし。」秀云く、「投機の頌あり、曰く、「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にして立つ、驪龍領下の珠を奪得して、一言に勘破す。維摩詰。」舜云く、「不好、別に什麼の言句かありし。」秀云く、「一日長老あつて、來り參す、懷、拂子を擧して云く、會すや。長老云く、不會。懷云く、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と。」舜歎じて云く、「眞の善知識」と。此れより服膺す。

筠州、黃檗の泉禪師、初め百法論を習ふ、講肆に聲あり。衣を更へて南詢して、眞淨和尚に洞山に見ゆ。悟道の頌あり、其の略に曰く、「一槌に打透す無盡藏、一切の珍寶吾れ皆有す」と。機鋒迅發にして當る者あること莫し。眞淨、嘗て歎じて曰く、「惜しいかな先師見るに及ばざることを」と。後に上堂說法して、座を起たすして寂滅を示す、眞淨の言益驗あり。

三佛、五祖に在りし時、嘗て一亭の上にて夜話して方丈に歸る。燈

①羅等は、莊子雜篇列御寇に云く、「夫れ千金の珠は必ず九重の淵にあり、而も驪龍の頷下なり云々。」

②維摩詰、或は毘摩羅詰(Vimokṣhi)「ゲマラキールチ」といふ、此に淨名、或は無垢稱と譯す、毗舍離國の毘耶離城の長者にして、在家にして菩薩道を行じ、復た釋尊の教化を扶翼したる人なり。

③眞善知識とは、自ら徹悟し正見を行じ、人をして正見に住せしむる人を尊稱していふ。

④服は着の如し、譬は胸なり、胸に著服して忘失せざるをいふ。

⑤道泉禪師は眞淨文の嗣なり。講肆とは肆は貨物商品を陳列する所、今は師を中心として多く學徒の集まる所の謂にして、學校或は學問道場といふが如し。

已に滅す、五祖乃ち暗中に於て曰く、「各人轉語を下せ。佛鑑對へて曰く、「彩鳳丹霄に舞ふ。佛眼曰く、「鐵蛇古路に横ふ。佛果曰く、「脚下を看よ。」五祖云く、「吾が宗を滅せん者は乃ち克勤のみ。」

草堂、晦堂に侍立す。晦堂、風幡の話を擧して草堂に問ふ。堂云く、「週かに入處なし。」晦堂云く、「汝、世間に猫の鼠を捕ふるを見るや、雙目瞪視して瞬がす、四足地に踞して動かす、六根順向し首尾一直なり、然る後に擧するに中らずといふことなし。誠に能く心に異縁なく、意に忘想を絶し、六窓寂靜にして端坐默究せば、萬に一をも失せじ。」

清素首座は閩の人なり、慈明に依ること十三載、年八十にして湖湘の鹿苑に寓す、未だ始めより人と交らず、人これを知ること莫し。偶々從悅首座は處州の人なり、之と隣居す、悅、因に蜜漬の荔枝を食す。素、門を過る、悅、呼んで曰く、「此れは老人の郷果なり、同じく食すべし」と。素曰く、「先師亡じてより後、此を得て食せざること久し。」悅問うて曰く、「先師を誰とかする。」素曰く、「慈明なり。」悅乃ち疑駭して遂に餼るに餘果を以てす。稍稍之に親しんず。素、後に問うて曰く、「子が見ゆる所は何人

⑨南詢とは華嚴經入法界品に、文殊菩薩、諸の比丘に教へて、菩提心を發して南方を指して漸次に善知識を詢はしむ。今之に因んでいふなり。

⑩寂滅とは梵語の涅槃（Nirvāṇa）の譯にして、煩惱を寂滅して眞理に冥合するの謂なり、即ち諸惑の煩悶と業の縛とを寂し、生死の苦惱を滅して、常樂自在の境に入るをいふ。

⑪三佛とは佛果と佛鑑と佛眼と、之を五祖下の三佛といふ。

⑫草堂は潤澤の草堂寺善清禪師にして、晦堂心の嗣なり。

⑬風幡の話とは、六祖壇經に云く、「一日思惟す、時に當に弘法すべし、終に遯るべからずと。遂に出でて廣州法性寺に至り、宗印法師の涅槃經を講するに值ふ、時に風吹いて幡動くことあり、一僧、風動く

ぞ。悦曰く、「洞山の文和尚。」又曰く、「文は何人に見ゆる。」悦云く、「南和尚。」素曰く、「南圓頭、先師に見ゆること久しからず、後に法道大に振ふこと此の如し。悦、益これを異とす。一日香を持して素に詣つて作禮す、素避けて曰く、「吾れ福薄きを以て、先師受記して人の爲にすることを許されず」と。是に於て月餘を経て悦の誠なることを憐んで、乃ち曰く、「子が平生の知解、試みに我れに語れ看ん。」悦、具に所見を通す。素曰く、「能く佛に入るべく、魔に入ることを能はじ」と。又曰く、「最後の一句、始めて牢關に到る」と。是の如くすること半載、素、方に印可す。仍つて之に戒めて曰く、「文が子に示す者は皆正智見なり、吾れ子が爲に點破して、子をして受用自在ならしむと雖も、恐らくは子、師を離るること太だ早うして、其の道を盡すこと能はざること。他日切に吾れに嗣ぐこと勿れ。」後に出世して眞淨に嗣ぐ、乃ち兜率の悦是れなり。

雲居の悟和尚、龍門に在りし時、僧あつて蛇に傷つけらる。佛眼問うて曰く、「既にはれ龍門、什麼としてか蛇に咬まる。」悟即ち應へて曰く、「果然として大人の相を現す。」後に此の語を傳へて昭覺に到る。圓悟云く、「龍

と曰ふ、一僧は幡動くと曰ふ、議論やまず。慧能進んで曰く、「是れ風動くにあらず、是れ幡動くにあらず、仁者の心動くなり」と、一衆駭然たり。」
⑭燈は「にらむ」目怒つて直に視るなり、瞬は「またまき」目動くなり。
⑮謬つて不眞を執するを妄と名づけ、妄心に相を取るを想といふ。
⑯六窓とは六根を喩ふ、吾人の一意識が、眼、耳、鼻、舌、身、意の六根を通じて外界を見聞覺知すること、恰も六窓の箱内の一猿猴が東邊より呼ばば東窓に顔を現はし、他の一々に現はるゝ如し、今はその意識が六根に依つて外界に攀緣するの散亂心を防ぐをいふ。
⑰清素は法を慈明に嗣ぐ。
⑱荔枝は多く巴峽の間に産し葡萄の如き蔓樹の果實なり。大

門に此の僧ありや、東山の法道未だ^①寂寥ならざるのみ」と。

草堂、師と臨川に邂逅す、韓子蒼、師を請じて私第に過らしむ。問うて曰く、「清公如何。」師曰く、「向に其の龐居士、馬大士に問ふ、萬法と侶たらざるの因縁を拈するを聞くに、清公云く、「魚龍蝦蟇甚の處に向つてか著けん」と、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ば、亦浪に其の名を得たり。」子蒼此の語を持して草堂に達す。堂曰く、「公、他に向つて道へ、譬へば一人は船行、一人は陸行、二人俱に至るが如し」と。師、此の語を聞いて乃ち曰く、「草堂得たり」と。

須菩提は解空第一なり、^②生るる時、家室ごとごとく空す。世尊、纒かに陞座したまふ、須菩提、便ち衆を出でて云く、「希有なり、世尊」と。且く道へ、箇の什麼の道理を見てか、便ち恁麼に道ふ、^③天親菩薩、^④無量の偈を作りて、只だ希有の二字を贊す。圓悟禪師云く、「一句是れ一箇の鐵槌」と。故に^⑤六祖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を聞いて便ち悟り去る。^⑥圓悟、佛眼、佛鑑同じく五祖に在り、一日相謂つて曰く、「老和尚、但だ是れ^⑦乾嚙々地なり、往往に心と説き性と説くこと得ず。因つて^⑧佛身は無

惠善に註解しおきたり。

① 圓頭とは、後漢書七十五に云く、「三韓に兒生れて其の頭圓せんと欲す、皆之を押すに石を以てす」と。圓は、かど圓ならざるなり。さいづ、あたま。② 受記は恰も豫言の如し、前に解す。③ 末後等とは、人天眼目の洛浦和尚示衆及び碧巖第九則の評に出づ、見よ。④ 印可とは許すこと、即ち印とは信なり、文記施行して信用を在く所なり、可は許すなり。⑤ 雲居の高庵の善悟禪師にして、佛眼の嗣なり。⑥ 寂は人の聲なきなり、寧ば空虛なり。⑦ 韓駒字は子蒼、少うして文の稱あり、政和年中に進士を賜ふ。宋史列傳二百四。⑧ 須菩提(Sumati、スアプーチ)

爲にして諸數に墮せずといふを請益す。」祖云く、「譬へば清淨の摩尼寶珠の五色に映するが如し、五色は是れ數、摩尼は是れ佛身なり。」圓悟、二老に謂つて曰く、「他大段、説くことを會す、我が輩説かん時、多少の工夫を費す、他は祇だ一兩句に便ち了る、分明に是れ箇の老^①大蟲」と。祖、これを聞いて乃ち曰く、「若し心と説き性と説かば便ち是れ惡口なり。」又曰く、「猫に^②歃血の功あり、虎に起屍の徳あり、所謂^③耕夫の牛を驅り、飢人の食を奪ふ、若し是の如くならずんば、盡くこれ^④泥團を弄する漢ならん」と。

は釋尊十大弟子の一なり、空生、善吉と譯す。② 生るる時等とは、空生と名なつけし起原を述べしなり。③ 梵に婆伽婆頭、或は、伐蘇呬度(Vasudhānu)、天親、或は世親と譯す、北天竺、健陀羅國の人、初め小乘を信じ有部に出家して五百部の著述をなし、頻りに小乘を宣傳し、大乘を誹謗す。後に兄の無著の勸化に由りて大乘に歸向して、復た五百部の論を作りて大乘を弘む。故に世に千部論師といふ。④ 無量の偈とは金剛般若論に詳なりと。⑤ 六祖は慧能大師にして、此の事は檀經に出づ、應無所住等は金剛經の語なり。⑥ は嗔怒る聲、笑ふ聲、嚙々は多言なり。確實に禪を説いて理致に涉らざる也。心性とは人畜草木等萬物の含蓄せる湛

然圓明のもの、之を名けて性とす、性にして而も靈通覺知するもの之を心と名く、此の心性只だ是れ一物なり、譬へば性は鏡の明の如く心は鏡の照すが如し。乾嚙地は機關也、説心説性は理致也。⑦ 佛身等とは維摩經弟子品に出づ、諸數とは一、界、有、無、迷、悟等をいふ。⑧ 譬へば等は、圓覺經普賢章に出づ。摩尼とは此に羅垢、或は如意珠と譯す、透明にして垢穢の爲に染せられず、願ふ所意の如くなるが故なりと。⑨ 大蟲とは虎の事なり、搜神記に云く、「扶南の王、范尋、虎を山に養ふ、罪を犯す者あらば虎に與ふ、嚙はすして之を宥す、故に大蟲といふ」と。老虎の大なるものにとふ。⑩ 歃血は、血を吸ふ。⑪ 耕夫等の語、嚴統十一、臨濟章に出づ。

會すや。便ち熱尿を將て潑がん、記取せよ。」

師、雲居に在つて首座となる、一日西積莊に到るに、一りの暫到に遇ふ、圓通より來りて云く、「因に首座の女子出定の話を、頌するを見るに、箇の悟處あり、特に來つて首座の印證を求む」と。師云く、「備去れ、不是。」僧云く、「某甲未だ見處を説かず、什麼としてか不是と道ふ。」師、再三手を搖して云く、「備去れ、不是不是」と。僧、懷懼として退く。

圓悟、一日首座寮に到つて、因に説く、「密印長老、四年の前の恁麼地なるを見る。乃至金山に來つて陸座す、也た祇だ恁麼地なり、一箇の回合を打し了つて、又一箇の回合を打す、祇管收殺なし、如何が人の爲にし得ん。恰も一車に寶劍を載するが如くに相似たり。一柄を將ち出したつて、又一柄を將つて出し、祇だ般び盡さんことを要す。若し是れ本分の手段ならば、一柄を拈得して便ち人を殺し去らん、那裏にか祇管將ち出し來つて弄せん。」時に僧あつて聞き得て、師に謂つて曰く、「某、前日他の小參語録を見るに因つて、便ち此の人を知る、平昔細膩の工夫を做し得たり、所以に衆に對して祇管吐き盡さんことを要す。一段了つて又一段して肯

⑤ 泥團等とは、泥人形を賣人と誤認するが如く、無義の文字言句に執着するをいふ。

⑥ 未詳、圓悟必要に、巨濟了然朝奉に示すの語あり。

⑦ 熱尿等、老人曰く、「祖師の公案は金剛王寶劍にして、學者の意解を截断する者なり、然るに師家、學者をして公案を解會せしめば、祖師の本意を失ふ、故に云く、熱尿をもつて潑がん」と云々。便は祖巨にかくくせよと。

⑧ 頌に云く、「出得不出得、是の定正定に非ず、問明と文殊と、窮性命を喪却す」と。女子出定の則是、無門關に出づ。

⑨ 懷懼は慚なり。

⑩ 圓悟の詞、建康府華藏の密印安民禪師なり。

⑪ 回合とは、卷末の爲堂の拾遺錄に、「民云く、『尋常拈提豎拂、乃至悟』又曰く、『你豈に見すや、經中に道く、純性圓

て休せず。師曰く、「事かくの如くならず、龍の半盞の水を得て、便ち能く雲を興し霧を吐いて大雨を降霖するが如き、那裏に祇管大海の裏に去つて輾じて、我れに許多の水ありと謂はん。又人を相殺することを會するが如き、一條の鏢を持して緩かに賊馬を見て、便ち那箇定めて是れ我が底なることを知らん。近前して一鏢に賊を殺し了つて馬背に跳り上り、便ち人を殺し去る、須らく是れ恁麼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

大愚芝和尚の會中に僧あり、日に金剛經一百遍を誦す。芝聞き得て侍者をして請じ至らしめ、問うて曰く、「聞く、汝は日に金剛經一百遍を誦すと、是なりや否や。」僧云く、「是。」芝云く、「汝會て經の意を究むるや否や。」僧云く、「會てせず。」芝云く、「汝但日に誦すること一遍して佛意を參究せよ、若し一句下に悟り去らば、海水の一滴を飲み便ち百川の味を知るが如し」と。僧、教の如くす。一日誦して、「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といふ處に至つて、豁然として省あり、遂に以て芝に白す、芝遽かに牀前の狗子を指して云く、「狗子還」と。僧語なし、芝便ち打出す。師云く、「大凡そ參禪は必ずしも機鋒あるを便ち我れ是と言はず。昔雲蓋

明にして諸の名相を離る」と、民、言下に於て釋然たり」と。然らば工夫の功を回して些子に契合したるをいふ。

⑫ 輾は車轂の齊等しき貌。

⑬ 年譜に云く、「師三十歳、潛庵源禪師に豫章の章江に參す、潛庵一日、室中に此の話を舉して師に問うて曰く、『不生法相の處に至り、芝曰く、狗子還、你作麼生會す』と。師云く、『狗子』と。潛庵大いに之を稱賞して謂らく、『其れ不生法相なり』」

⑭ 潭州の雲蓋山智本禪師にして、白雲端の嗣なり。

⑮ 羅湖野錄に曰く、「遠楚源首座、寶峰の眞淨會中より來る云々」と。

⑯ 年譜を考ふるに、之れは師四十四歳の時の語なり。

⑰ 大梅の法常禪師、初め大寂に參す、問ふ、「如何なるは是れ

の智和尚は、道眼明白なり。因に太守、山に入つて談空亭に憩ふ。問ふ、
「如何が是れ談空亭。」智曰く、「只だ是れ箇の談空亭。」太守喜ばず、遂に舉
して、本慕願に問ふ、本云く、「只だ亭を將つて法を説く、何ぞ用ひん口に
空を談ずることを。」太守乃ち喜んで本を遷して雲蓋に住せしむ。若し本を
以て智に較べば則ち大いに遠し。乃ち知んぬ眞實の事、機鋒を以て取るべ
からざることを。寶峰の元首座も亦有道の士なり、答話機鋒鈍なり、覺
範、號して元五斗となす。蓋し口を開いて氣を取るに五斗の米を炊ぎ得て、
熟して方に一轉話を答へ得たり。」

師云く、「今時の人は只だ順顛倒を解して順正理を解せず、如何が是
れ佛、云く、即心是佛。卻つて以て尋常となす。如何が是れ佛と問ふに至
るに及んで云く、「燈籠壁に縁つて天台に上る。」便ち道ふ、是れ奇特と、豈
に是れ順顛倒にあらずや。」

師云く、「張無盡、兜率の悦に見えて卻つて晦堂を護る、頌あり、曰く、
「久しく黃龍の山裏の龍と響く、到り來れば只だ住山翁を見る。須らく知
るべし。背觸拳頭の外、別に靈犀一點の通するあることを。」當時諸方歎

佛。大寂曰く、「即心是佛」と、
即ち大悟す云々。傳燈七。
背觸とは晦堂章に曰く、師室
中にて常に拳を擧して僧に問
うて曰く、「喚んで拳頭となさ
ば則ち觸る、喚んで拳頭とな
さずんば則ち背く、喚んで什
麼と作す云々。嚴統十七。

靈犀等、格物志に云く、「角中
に一脉の氣あり、直に上下に
貫く者、之を通天犀と謂ふ云
云。すぐれた處がある。靈犀
一點は晦堂を抑して、拳頭の
外向上の一路あるの義。

黃龍の靈源惟清禪師にして、
黃龍心の嗣なり。

問の字、一に關に作る可なり。
逆推、さからひみくだいて
也。

玄機、機は機筈也、矢を放つ
に喩ふ、大機は宗師に在り、
これは大用也。
靈犀は、紫峰、靈犀山等と

服せずといふことなし。山僧、後來見得す、惜いかな無盡、已に死せるこ
とを。彼れ云く、「須らく知るべし背觸拳頭の外、別に靈犀一點の通するあ
ることを」と。若し此の頌を將つて晦堂を見んと要せば、亦遠からずや。
靈源和尚、嘗て贊あり、云く、「三問 逆推して、玄機を 鷲嶺に超え、
一拳垂示して、赤體を龍峯に露はす、聞く時の富貴、見て後の貧窮、年老
いて浩歌して歸り去つて樂しむ、從教あれ人の住山翁と喚ぶことを。」
黃魯直、聞いて笑つて曰く、「無盡が言ふ所の靈犀一點、この 蕪菹、虚空
の爲に耳穴を安す。靈源、贊を作つて之を分雪す、是れ一字を寫して畫を
著けす」と。」

五祖云く、「三乗の人、三界の獄を出づるに、小果は必ず方便に藉る、
地を穴り壁を穿ち及び天窗の中より出づるが如し。ただ得道の菩薩、初め
より地獄に入つて先づ獄子と相疑はず、一切常の如し。一日信を寄せ去つ
て酒肉を免め得て、獄子に與へて喫せしめ、大いに酔ふに至つて、獄子の
衣服、行纏、頭巾を取つて、自身を結束して、卻つて自己の破衣服を將
つて獄子に與へ著せて、枷を移して、獄子の頂上に在つて牢裏に坐し、

書く、梵語、結栗陀羅吒山
(Gṛdhraṅka) ヲドフラグー
タ) の譯語なり、印度、摩訶
陀國、王舍城の東北にある山
にして、山容鷲鳥に似たる故
に名くと、釋尊、この山に於
て法華經等の經を多く説きた
まひし所なり。こゝには黃檗
也。赤體はまつげだか。

黃庭堅、字は魯直、晦堂心の
嗣なり、宋史四百四十四に出
づ。

蕪菹とは事文類聚に云く、「蜀
人はいふ、遊蕪にして軌範に
遵はざるを州蕪といふ」と。
蕪菹は泥、弊せざる貌。又菹
は「くさびら」とりしまりの
ない。耳穴、空には穴はあけ
られぬ。分雪、つゝみかくさ
す。

行纏は本邦の脚絆のこと。
獄子は三番。

范は圓悟の嗣。

卻つて自らの手に獄子の藤條を捉つて、公然として大門より出で去る。參禪の人須らく是れ恁麼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

五祖云く、「世人は瘡を發するに似て一般なり、寒一上熱一上、覺えず一生を過したる矣。」

范縣君、寂壽道人と號す、城都に在つて佛果に參す。果、渠をして、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れ什麼ぞ」と看せしむ。下語することを得ず、口を開くことを得ず、看來り看去つて入頭なうして、便ち覺ゆ。悽惶たることを。乃ち佛果に問うて云く、「この外何の方便あつてか某甲をして會し去らしむ。」果云く、「箇の方便あ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と。壽、此に於て省あり。乃ち云く、「元來恁麼に近きことを得」と。

兜率の悅和尚、衆に廬山の棲賢に首たり、時に洪帥 熊伯通、請じて龍安の兜率に住せしむ。悅、三問を設けて以て學者に問ふ、一に曰く、「撥草參玄は只だ見性を圖る、即今上人の性、什麼の處にかある。」二に曰く、「自性を識得すれば方に生死を脱す、眼光落地の時、作麼生か脱せん。」三に曰く、「生死を脱得すれば便ち去處を知る、四大分離して什麼の處に向つ

①不是心等は、會元の南泉の章に出づ、又碧岩第二十八則に出づ。元馬祖の語。

②悽惶は傷み憂ふること。氣がついた。

③熊本、字伯通、慶曆の間に進士に擧げらる、宋史三百三十四、萬姓統譜一に出づ。

④三問等とは、之れを兜率の三問といふ。

⑤撥草參玄、文字言句を撥無して參禪するをいふ。

⑥圓覺經普眼章に云く、「四大(地、水、火、風)各離するとき、今の安身まさに何れの處に在るべき、即ち知んぬ此の身は畢竟體なし、和合して相をなす、實には幻化に同じ云々。」

⑦曾參字は子輿、孔子より少きこと四十六歳、孔子おもへらく、能く孝道に通ぜりと、故

てか去る」と。無盡に三頌あり、之に酬ゆ。その一に曰く、「陰森たる夏木杜鵑鳴く、日は浮雲を破つて宇宙清し、曾參に對して曾皙を問ふこと莫れ、從來孝子は爺の名を諱む。」その二に曰く、「人間の鬼使符來つて取る、天上の花冠色正に萎む、好箇の轉身の時節子、閻老をして等閑に知らしむること莫れ。」その三に曰く、「東村の李大妻を鼓合して、西風曠野涙衣を沾す、碧蘆紅蓼江南の岸、卻つて張三と作つて釣磯に坐す。」悅、兜率に住すること五年、一日偈を説いて曰く、「四十有八、聖凡盡く殺す、是れ英雄にあらず、龍安路滑かなり」と。奄然として化す。

梁山の觀和尚の會下に箇の園頭あり、禪を參得す、衆中多く信せざる者あり。一日、僧あつて他を撩撥してその箇の消息を露さんことを要して、乃ち園頭に問ふ、「何ぞ出でて堂頭に一兩則の話を問うて結縁せざる。」園頭云く、「我は除いて是れ出で問はざるなり。若し出づれば須らく這の老漢をして禪牀を下つて地に立つて在らしむ」と。梁山、上堂するに及んで、果して出でて問うて曰く、「家賊防ぎ難き時如何。」山云く、「識得すれば冤をなさず」と。曰く、「識得して後如何。」山云く、「無生國裏に貶向せ

に之に業を授けて孝經を作らしむ。曾皙とは、曾點字は皙、孔子に侍す、孔子曰く、「爾が志をいへ」と、點曰く、「春服既に成つて、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沂に浴し、舞雩に風して歸らん」と。孔子喟然として歎じて曰く、「吾は點に與せん」と。史記仲尼列傳七に出づ。

⑧天上等は、天人の五衰の一なり、五衰とは、一に衣裳垢膩、二に頭上の花萎む、三に身體臭穢、四に腋下に汗出づ、五に本座を樂まず。已上之れ福業力盡きて然るなり。

⑨奄然とは忽ちなり、遽になり、去聲には精氣閉藏なり。

⑩緣禪師なり、同安志の法嗣、洞山四世の孫なり。

⑪園頭とは菜園の耕作を司る役なり。

ん。曰く、「是れ他安身立命の處なること莫しや也た無や。」山云く、「死水龍を藏さず。」曰く、「如何が是れ活水裏の龍。」山云く、「波を興して浪を作さす。」曰く、「忽然として、湫を傾け嶽を倒す時如何。」梁山、果然として法座の上より走り下つて把住して云く、「閻梨、老僧が袈裟の角を濕着せしむること莫れ」と。師云く、「須らく知るべし、悟底の人、悟底の人と相見す、自然に縦奪觀つべきことを」と。

洪堂和尚の云く、「禪和家、乍めて衆に入る時、初發心の菩薩にして、佛と肩を齊しうす、一年の外、佛の腰邊に到る、恰も箇の琉璃の瓶子の如くに相似たり。元初は空裸裸地、淨潔潔地なり、卻つて半瓶の不淨潔底の水を着け了つて搖し得來つて裏面に在く、丁丁當當只管に響く、忽然として、本色の人に著す。他に向つて道ふ、個這の瓶子は本自ら淨潔なり、卻つて這の些しの惡水を被つて裏面に在く。又滿たすして祇管響く、響かざることを得んと要せば、須らく是れ依然として傾け出して、颯卻して蕩洗し了つて、卻つて一瓶の好水を滿着せば、便ち響かざるべし。甚に因つてか響かざる、蓋し謂く、滿て了れり。」

にありと。會元十七、雲居元祐章に此句あり。
⑤ 閻梨は阿闍梨耶(Anāpāyika)の略稱、軌範、或は正行と譯す、弟子及び一般僧俗の學解、行儀を糾正し指導すべき師範なり。要覽に出づ。縱奪は、把住放行。

⑥ 禪和とは、禪那と同じならん、靜慮、思惟修と譯す、復た義に依つて定とも譯せり、靜は寂靜にして定の用、即ち動亂の心を靜めるをいふ、譬へばランプのホヤの如し。慮は審慮にして智の用、即ち迷妄を破し、道理、眞理を照す用にて、ランプの火の如し、此の定智の二相依り相資けて始めて修養完成するを得るなり、此二を兼備せるを禪那といふ、今は禪家の人を禪和家といふ。

嚴陽尊者、趙州に見ゆ、僧あつて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と。云く、「土塊。」如何なるか是れ法。「云く、「地動。」如何なるか是れ僧。「粥を喫し飯を喫す」と。又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新興の水。」云く、「前面江裏。」師云く、「這般の法門に似たらば、恰も兒戲に似て相似たり、這般の法門に入得せば、方に人を安樂にし得ん。眞淨和尚の如くんば、古今を拈提するか、雪竇の下に在らず、而も末流傳習して卻つて惡口小家を成す。只管問ふ、「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が下語する、楊岐又如何が下語する」と。備、許多の閑事を管し得たり、病を瘥すに、驢駝の藥を假らず、若し是れ病に對して藥を與へば、籬下に一莖草を拾ひ得て、便ち病を瘥すべし。什麼の朱砂、附子、人參、白朮とか説かん。」
眞淨の會下に昭泰首座といへるひとあつて、五祖に到る。祖、眞淨の語録を擧ぐるを見て、乃ち讚して云く、「此れは是れ大智慧の人なり」と。師云く、「老南下の尊宿」と。五祖只だ晦堂、眞淨の二老を肯ふのみ、自餘はみな他を肯はず。五祖、人の爲にすること、綿に一柄の刀を裹むが如くに相似たり。纔かに撻著すれば便ち咽喉を將つて一刺して、鬪を刺殺し去る。

⑦ 丁丁は詩の小雅に云く、「木を伐ると丁丁たり」と、即ち聲相應するなり、「びびく也。」丁丁當當にて水の激動する音也。
⑧ 帝都丁「ちんちん」と同じ。
⑨ 本色とは、何等の粉飾をも施さず、滲漏を絶したる天眞の人。
⑩ 新興の嚴陽は趙州の嗣。
⑪ 楊岐禪師名は方會なり、石霜圓の嗣。
⑫ 駝藥を、事苑五に云く、「當に駝負に作るべし」と。何れにしても、驢や駝駝に駝負さす程の種々の藥を假るを要せぬの意。佛語をさす。
⑬ 本草に云く、「朱砂は氣味甘く、微寒に表なし、身體五臟百病を主治し、精神を養ひ魂魄を安んじ、乃至神明に通じて老いす」と。附子は氣味辛温にして大毒あり、主として風寒、欬逆、邪氣等を治す。人

若し是れ眞淨は脚上に著くれば、即ち脚上に備を殺す、手上に着くれば即ち手上に備を殺す、咽喉の上に著くれば即ち咽喉の上に備を殺す。

駙馬都尉 李公遵勗、心要を石門の聰禪師に得たり。嘗て二句の頌を作つて發運朱正辭に寄す、時に許式、淮南の漕たり。朱、李が頌を以て許に示して、共に之を和せんことを請ふ。頌に云く、「學道は須らく是れ鐵漢なるべし、手を心頭に著けて便ち判す」と。朱曰く、「雨、樵子を催して家に還らしむ」と。許が曰く、「風漁舟を送つて岸に到る」と。又浮山の遠禪師の和を請ふ、曰く、「學道は須らく是れ鐵漢なるべし、手を心頭に著けて便ち判す、通身是れ眼睛なり」と。雖も、也た紅爐に再び煨からんことを待つ。鉏魔樹に觸れて封に迷ひ、豫讓は身を藏して炭を吞む。鷲飛んで影秋江に落ち、風送つて蘆花兩岸」と。諸公見て大いに之を敬す。李乃ち自ら和して曰く、「參禪は須らく是れ鐵漢なるべし、手を心頭に著けて便ち判す。直に無上菩提に趣いて、一切の是非管すること莫れ」と。今は唯だ後の一頌を傳ふるのみ。

佛鑑和尚、初め舒州の太平の請を受けて五祖を禮辭す。祖云く、「大凡そ

參は氣味甘し、微寒にして毒なし、主治は五臟を補ひ、精神を安んじ、驚悸を止む等。白朮は氣味甘温にして毒なし、主治は風寒、濕痺、死肌、熱を除き食を消す等。
⑤李は前に李和文として出づ、萬姓統譜七十二に云く、「李遵勗、字は公武、進士に擧げらる、後に昭德軍の節度觀察留後になり、寧國軍の節度使に拜す云々。」稽古略四に云々。
⑥洪州の太守許式は、洞山に參じて正法眼を得たり。檀傳燈五。
⑦煨は熱なり、熟くなり、火氣猛きなり。鍊りなほし也。
⑧鉏魔等とは、左氏傳第十、宣公の二年に曰く、「晉の靈公は不君なり、敵を厚うして以て牆に影り、臺上より人を彈して其丸を辟ぐるを觀る。云々、宣子しばく之を誅む、公は

住院するに己が爲に戒むる者四つあり、第一に

勢使ひ盡すべからず、第二に福受け盡すべからず、第三には規矩行ひ盡すべからず、第四には好語説き盡すべからず。何が故ぞ、好語説き盡せば人必ず之を易る、規矩行ひ盡せば人必ず之を繁ふ、福もし受け盡せば縁必ず孤なり、勢もし使ひ盡せば禍必ず至る」と。鑑、再拜、服膺して退く。後に鑑、靈源を辭す、源云く、「住持は當に拄杖包笠を以て方丈の屋壁の間に懸挂して、去住衲子の輕きが如くならば則ち善し。」
①徐師川、佛果と同じく書記寮に到る。果の頂相を見て、師川指して云く、「這の老漢、脚跟未だ地に點せざること有り。」果云く、「靈裏何ぞ曾て鼈を走卻せん。」川云く、「且喜すらくは老

之を患ひて鉏魔をして之を賊せしむ、云々、覺、退いて款じて曰く、「恭敬を忘れざるは民の主なり、民の主を賊するは不忠なり、また君命を棄つるは不信なり、一つもこれあれば如じ死せんには」といつて槐に觸れて死す」と。今は之をいふ。封に迷ふとは、封は執なり、言は執事して迷を脱せざるなりと。
②豫讓は晋の人なり、智伯に事へて甚だ尊寵せらる、智伯、趙襄子を伐たんとして却つて滅ぼさる、而して襄子は智伯の頭に漆めり以て飲器をつくる。豫讓、山中に遁る、云く、「嗟、士は己を知る者の爲に死す、今智伯は我を知れり、我れ爲に讎を報じ死して智伯に報せば、吾が魂はぢすしと、乃ち姓名を變じて刑人となり、云々、身に漆めり瘡とな

り、炭を呑んで噎となり、形狀を知るべからざらしむ、遂に仇を報する能はず、襄子の衣を請うて劍を抜いて三たび躍つて之を撃つて曰く、「吾れ以て智伯に報すべし」と、遂に劍に伏して自殺す、其の日趙國の志士皆ために涕泣す。蘆花兩岸は一切放下也。
③阿耨多羅無上と譯す。大論に云く、「諸法の中には涅槃無上なり、衆生の中には佛無上なり」と。善提は覺、或は道と譯す、鑑云く、「言の以て之を譯すべきなり、諸師皆譯して道となす」と、即ち此上なき悟りの智慧なり。
④徐府字は師川、東湖居士と號す、圓悟の嗣なり。傳は宋史新黨萬姓統譜に出づ。此の一段は、師三十八歳、天寧の記室に居する時なり。
⑤靈裏等は、方語にして、不自

漢脚跟地に點することを。「果云く、他を誘ふこと莫くんば好し。」

鳥龍長老、馮濟川を訪ふて説話する次に云く、「昔官人あつて泗州の大聖に問ふ、「師は何の姓ぞ。」聖云く、「姓は何。」官云く、「何れの國にか住する。」聖云く、「何國に住す」と。此の意如何。」龍云く、「大聖本何をも姓とせず、亦是れ何の國の人にも不す、乃ち縁に隨つて化度するのみ」と。

馮笑つて曰く、「大聖決定して姓は何、何國に住す。」是の如く往返すること數次、遂に書を師に致して、此の公案を斷せんことを乞ふ。師云く、「六十棒あり、三十棒を將て大聖を打たん。不合に姓は何と道ふ、三十は濟川を打たん、不合に大聖決定して姓は何と道ふ。若し是れ鳥龍長老ならば、自領出去せしめん。」

無盡、私第に居せし日、適々年荒す。有道の士輩、門に詣つて食米を教化す、無盡、遂に各人を勸めて金剛經を誦せしむ。若し一分を誦し得れば米一斗を施し、如し誦し畢れば米三石二斗を施す、渠を化して般若の縁を結ばしむ。故に云ふ、「財法の二施」と、毎に僧に遇ふて又勸めて老子を念せしむ、其をして互に相知らしむることは、其の護教の心を觀るあ

由の意。

鳥龍は山の名、誰を指すか不明。

馮梅濟川居士は、佛眼遠に嗣大聖とは僧伽大師にして、世に觀音大士の應化と謂へり、西域の人なり、景龍二年に中宗、使を遣はし、大師を迎へて大鳳禪寺に住せしむ、帝及び百官皆弟子と稱す、乾符年中に證聖大師と諡す。佛燈二十七に委し。

山房夜話に云く、「公案は乃ち公府の案牘に喩ふる也、法に在る所にして王道の治亂實にこれに係る、公とは乃ち聖賢その職を同じうし、天下その途を同じうするの至理なり、案は乃ち聖賢の理とするを記するの文なり。蓋し取つて以て法と爲して、天下の不正を斷せんと欲するものなり」と。

ること直に是の如きのみ。

廖等觀、潭州の善化縣に知たりし時に、一の婆あり、毎日金剛經を街市に誦して食を乞ふ、夜は則ち歸つて山阿に宿す。忽ちに數日行乞するを見ず、群鴉噪いで其の止まる處に集る。人をして往いて之を見せしむ、見るに金剛經を懷いて巖に傍つて化す。群鴉土を負ふて以て之を覆ふ。師、陸堂して此を擧す、時に廖知縣も亦座下に在りき。

師、一日明月庵に到る、壁間に畫ける獨體を見る。馮濟川、頰あり、云く、「屍は這裏にあり、其の人何れにかある、乃ち知る一靈の、皮袋に居せざることを」と。師、肯はず、乃ち一頰を作つて云く、「即ち此の形骸、便ち是れ其の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と。

張無盡丞相、十九歳にして擧に應じて京に入る。向が家に經由す、向家夜夢むらく、人報じて曰く、「明日相公を接せん」と。晨を凌いで室を淨め以て待つ。晩に至つて一の窮措大の黄道服を着けたるを見る、乃ち無盡なり。向、之を禮し、延いて問ふ、「秀才何にか往く。」無盡、實を以て告ぐ。向曰く、「秀才未だ妻らざるや、當に女を以て灑掃に奉すべし」と。

即ち佛祖の機縁相契ひ、時に隨ひ縁に應じて宗綱を開示するの因縁を記す、之を公案と稱す。

自領出去とは、方語にて、是れ誰か會せざらんとの意なりと。有云く、「決定詞にして己の分は己と持ち歸れといふ事なり」と。勝手しだいにせよ。

年荒の荒は饑なり、穀升らざるを荒といふ。

維摩經四に、三種の施を説けり、一に財施とは、財物を以て人に施す。二に心施、慈悲平等心もて人に樂を與ふるをいふ。三に法施、法を説いて人を利するをいふ。又無畏施あり、自らの威徳の力に由つて他の驚怖を拔濟するをいふ。又大丈夫論に云く、「財施は自樂を得せしめんがため、法財は心樂を得せしめんが爲なり」と。

無盡、謙辭すること再三、向曰く、「此の行若し了當せずとも、吾れ亦前約を爽へず」と。後果して及第す、乃ち之を娶る。初め、主簿に任ず、因つて僧寺に入りて藏經梵夾の齊整なるを見て、乃ち佛然として曰く、「吾が孔聖の教、胡人の書の人の仰重する所に如かず」と。夜書院の中に坐して墨を研り筆を吮ふて、紙に憑つて長吟して中夜眠らず、向氏呼んで曰く、「官人夜深けぬ、何ぞ睡り去らざる」と。無盡、前意を以て之に白す、「正に此に無佛論を著さんとす」と。向、聲に應じて曰く、「既に是れ無佛、何の論といふことか之れあらん、當に須らく有佛論を著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無盡、その言を疑ふて遂に已む。一の同列を訪ふに及んで、佛龜の前の經卷を見て、乃ち問うて曰く、「此は何の書ぞ。」同列曰く、「維摩詰所説の經なり」と。無盡、手に信せて卷を開いて閲して、「この病地大にあらず、亦地大を離れず」といふ處に到つて、嘆じて曰く、「胡人の語も亦能く爾るや」と。問ふ、「此の經幾く卷かある。」曰く、「三卷。」「借すべし、歸つて盡く讀まん。」向氏問ふ、「何の書をか看る。」無盡曰く、「維摩詰所説經」と。向氏曰く、「熟く此の經を讀んで、然して後に無佛論を著すべし」と。無盡、

- ①阿は張なり、丘、田阜なり。
- ②鴟は鴟に同じ、喚は鳥群り鳴くなり、呼び鳴く「さわぐ」なり。
- ③和菜二に云く「世尊、因に七賢女あり、屍陀林に遊ぶ、一女、屍を指して諸姉に謂つて云く「屍は、道裏にあり、人は其れ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と、中に一姉あり、云く「作摩作摩」と、諸姉譏諷して各各契悟したり」と。
- ④灑掃は洗濯や、家の掃除なり。
- ⑤主は諸なり、簿は普なり、普く家事を司ること。
- ⑥佛然ほ「ふさがる」にて、不安、不愉快の貌。
- ⑦吾とは、之を親しうするの辭。
- ⑧胡は北邊を胡といふ、即ちえびす國の人てふことにて、佛陀の經書を指す。

悚然として其の言を異とす。是に由つて深く佛乘を信じて、心を祖道に留む。後に江西の漕となつて、徧く祖席に參す。首め東林の照覺摠公に謁す。摠、その所見の處を詰るに、己と符合す、乃ち之を印可す。曰く、「吾れに得法の弟子あり玉溪に住す、乃ち慈古鏡なり、亦與に語るべし」と。無盡、復た因に按部して分寧に過る、諸禪之を逐ふ。無盡到る、先づ敬を玉溪の慈に致して、次に諸山に及ぶ、最後に兜率の悅禪師を問ふ。悦、人となり短小なり、無盡、曾て龔德莊が説を見くに、「聰明にして人に可なり」と、乃ち曰く、「聞く、公、文章を善くす」と、悦大いに笑つて曰く、「運使一隻眼を失卻し了れり。某は臨濟九世の孫、運使に對して文章を論せば、政に運使の某に對して禪を論するが如し。」無盡その語を然りとせず、乃ち強ひて指を屈して曰く、「是れ九世なり」と。又問ふ、「玉溪、此を去ること多少ぞ。」曰く、「三十里。」曰く、「兜率。」曰く、「五里。」無盡この夜乃ち兜率に至る。悦、先づ一夜夢むらく、「日輪天に升る、悦に手を以つて搏取せらる」と。乃ち首座に説與して云く、「日輪は運轉の義なり、聞く、張運使、久しきにあらずして此に過ぎらんと、吾當に深錐痛筍すべし。若し肯て頭を回さば、則ち吾が門の幸事ならん。」首座云く、「今の士大夫は、人の取奉を受くるに慣ふ、恐らくは惡發して別に事を生せんこ

- ①龜は像を安んずるの體にて、佛龜は佛像を安置する厨子のことなり。
- ②悚は怖るるなり。
- ③佛乘は佛教なり、祖道とは祖師所傳の大道にして教外別傳の法なり。
- ④續傳燈二十に云く、「廬山萬杉の紹慧禪師云々」と、東林摠の嗣。
- ⑤人となりとは生れつき。
- ⑥運使とは、水陸の計度轉運の事を司る、官高き者は則ち某の路の計度轉運使といふ、太平興國の初はみな使といふ。

とを。悦云く、「正に煩惱せしめば、只だ我が院に退し得ん、別に事なけん。」無盡、悦と語る次、東林を稱賞す。悦、未だ其説を肯はず、無盡乃ち寺の後の擬瀑軒に題する詩、その略に云く、「廬山に向つて落處を尋ねずんば、象王の鼻孔漫に遼天」と。意その東林を肯はざるを譏るなり。公、徐に語つて宗門の事に及ぶ、悦曰く、「今日運使と相陪して人事已に困す、珍重睡り去らん」と。更の深くるに至つて、悦起き來つて無盡と此の事を論ず、香を焚いて十方の諸佛を請じて證を作さしむ。「東林既に運使を印可す、運使、佛祖の言教に於て少しの疑ありや否や。」無盡曰く、「有り。」悦曰く、「何等の語をか疑ふ。」曰く、「香嚴獨脚の頌、徳山托鉢の因縁を疑ふ。」悦曰く、「既に此に於て疑あらば、其餘は安んぞ無きことを得んや、只だ最後の句と言ふが如き、是れ有か是れ無か。」無盡曰く、「有」と。悦大いに笑つて遂に方丈に歸つて門を閉卻す。無盡、一夜睡穩かならず、五更に至つて牀を下つて躡牀を觸翻して、忽然として省得す。頌あり云く、「鼓寂に鐘沈んで托鉢して回る、巖頭の一拶語雷の如し、果然として祇三年の活を得たり、是れ他の受記に遭ひ來ること莫しや」と。遂に方丈の門を叩いて云く、「某已に賊を捉得し了る」と。悦云く、「賊物いづれの處にか在る。」無盡、語なし。悦云く、「都運且去れ、來日相見せん」と。翌日、無盡、遂に前頌を擧して之を呈す、悦乃ち無盡に謂つて曰く、「參禪は只だ命根斷えざるが爲なり、語に

①香嚴獨脚禪師にして、馮山祐の嗣。
 ②徳山云々は、傳燈十六、岩頭章に出づ、往見せよ。
 ③賊は吏の財を受くるなり、凡そ理にあらすして得る所の財財を賊といふ。

依つて解を生ず、是の如きの説、公、已に深く悟る、然れども極微細の處に至り、人をして覺えず知らざるに、區字に墮在せしむ」と。悦、後に頌を作つて之を證して云く、「等閑に行く處、步步皆如なり、聲色に居すと雖も、寧ろ有無に滯らんや。一心異なること靡ければ萬法殊なるにあらず、體用を分つことを休めよ、精麤を擇ぶこと莫れ、機に臨んで礙らず、物に應じて拘ることなし、是非の情盡き、凡聖みな除る、誰か得、誰か失、何れか親何れか疎なる。頭を拈じて尾となし、實を指して虚となす、身を魔界に翻し脚を邪塗に轉す。了に逆順にあらず、工夫を犯さず。」無盡、悦を邀ひて建昌に至る。途中一一伺察す、十頌あり、其の事を叙ぶ。悦亦十頌を以て之に酬ゆ。時に 元祐八年八月なり。

夾山の 璘、石霜の琳、久しく佛日の才禪師に依る。罷參の後、同じく上江に遊び、黃龍に至つて南和尚の上堂小參を見て、琳、その旨を論らす、遂に入室を求む。璘之を怒つて遂に毆つこと一頓して去る。琳、後に大悟し、機鋒穎脱なり。凡そ説法すること頗る眞淨に類す、而も眞淨に於て相識らず。石霜に住して頌を以て僧の眞淨に見ゆるを送る、後句に云く、「憧憧たる四海參禪の者、新豊に到らざれば也た是れ癡なり」と。
 ④生、肇、融、叡は乃ち 羅什法師の高弟なり、⑤四依の菩薩と號す。

①元祐八年は、宋の哲宗の年號にて、西曆一〇九三。
 ②璘は自給禪師なり、佛日才の嗣、續傳燈十二。佛日の才師は、天衣の懐の嗣なり。
 ③憧々は行くこと絶えざる貌、曷に云く、「憧々として往來す」と。往來格釋のこと。
 ④竺の道生、釋僧肇、釋道融、釋道寂なり、是れを羅什門下

嘗て羅什と同じく維摩經を釋す、不可思議品に至つて皆筆を闔く。蓋し此の境界は心に思ひ口に議するにあらず、遂に一詞を措くこと能はず。

李長者の論するが如き、華嚴法界に入つて詞分れ句解す、皎たること日星の如くにして、泮然として疑なし。若し親遇了縁にあらずんば、安んぞ能く此の如くならん。

宣州の明寂理禪師は、徧く前輩の尊宿に見ゆ。瑯琊、雪竇、天衣の如きんば皆承事して法を請ふ。出世して興教の坦和尚に嗣ぐ、坦は瑯琊に嗣ぐ、後に太平州の瑞竹に遷りて退で西堂に居す。師、初め遊方して之に従つて、雪竇の拈古、頌古を請益す、理、因縁を看せしむるに皆自ら見、自ら説いて其の言語を假らざらんことを要す、師、洞かに先聖の微旨に達す。理、

の四哲といふ、傳は梁高僧傳六已下に出づ。

①羅什は、具さには鳩摩羅什婆

(Kumārajīva、クマラーサー

バ)、童壽と譯す。龜茲國の人、

東晉の孝武帝の時、來つて

涼州にあり、之より十九年を

歴て姚秦の弘治三年(西曆四

〇一)に長安に來り、經論を譯

すること七十四部、三百八十

餘卷なりと、學徒三千、達者

七十人と稱す、同十一年八月

二十日寂、壽七十四。梁僧傳

二、稽古略二等。

②四依とは、學德兼れ備へて、

世人の所歸依、所依止とする

に堪へたる故に四依弘教の人

と稱す、即ち五品、十信の位

の人を初依となす、十住を二

依、十行、十回向を三依、十

地、等覺の菩薩を四依とな

す。

③長者李通玄は唐の宗子なり、

開元二十八年(西曆七四〇)に

順世す、既に人天寶鑑四八頁

に略記す。通載十三、法華科

注に云く、「長者に三あり、世

間の長者は十德を具す、謂く、

一に姓貴、二に位高く、三に

大富、四に威猛く、五に智深

く、六に年高く、七に行淨く、

八に禮儀はり、九に上歎じ、

十に下歸す、此十德を具する

を眞の長者と稱す云々。」

④明教の紹理禪師なり。

⑤芙蓉の措に嗣ぐ。

⑥周旋は相迫逐するなり。

⑦杜撰とは、事文類聚六に、或

は云く、「唐の皇甫某、八福經

を撰す、その中多く本據なき

事を撰す、壽の字の如き、分

つて林四郎と爲す、故事本據

なきを杜撰と謂ふ。」

⑧十王とは、諸乘法教二に云く、

「秦廣、初江、宋帝、五官、圓

羅、變成、泰山府君、平等、

都市、轉輪なり。」

⑨年譜に「梁は洪堂の姓なり」と。

⑩巾幘にて「かしらづつみ」な

り、事苑二に云く、「周の武帝

の製する所、幅中に四脚を出

す、幘頭を以て乃ち之に名く」と。

⑪是法等は金剛經の文なり。

⑫因は船み來く聲なり、即ち大

悟徹底せし時に用ふ。廬山優

曇寶鑑十に云く、「乃至、殊に

知らず、此の字は戸臥の反、

阿字の去聲に呼ぶなり、これ

簡の因の字、一切の世人口中

未だ曾て説かずんばあらず、

唯へば物を失する人の如き、

忽然として尋見す、覺えず此

の一聲を發す、是れ因(あ)の

字なり、宗門多く此の字を言

ふ者は、蓋し人參究すること

三十年忽然として心花發現し

て、此の事を會得し、覺えず

嘗て衆に稱して曰く、「杲は必ず再來の人ならん」と。復た鄂州の大陽に遊んで元首座、洞山の微和尚、堅首座に見ゆ。微は芙蓉の會中に在つて衆に首たり。堅は侍者たること十餘年、師、三公の座下に周旋すること甚だ久し、盡く曹洞の宗旨を得たり。受授の際、みな香を臂にして以て妄に付授せざることを表す。師、自ら惟ふて曰く、「禪に傳授あるをや、豈に佛祖の自證自悟の法ならんや」と。之を棄てて洪堂に依る、一日洪堂問うて云く、「爾が鼻孔什麼に因つてか今日半邊なき。」對へて曰く、「寶峯門下。」洪堂曰く、「杜撰の禪和」と。又一日十王を粧する處に於て問うて曰く、「此の官人姓は什麼ぞ。」對へて曰く、「姓は梁。」洪堂手を以て自ら頭を摸でて曰く、「姓は梁底。箇の幘頭を少くことを爭奈せん。」對へて曰く、「幘頭なしと雖も、鼻孔髣髴たり。」洪堂曰く、「杜撰の禪和」と。又看經の次、問うて曰く、「什麼の經をか看る。」對へて曰く、「金剛經。」曰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什麼としてか雲居山は高く寶峰山は低きや。」對へて曰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く、「爾箇の座主の使下と做り得たり。」一日問うて曰く、「杲上座、我が這裏の禪、爾一時に理會し得たり、爾をして説かしむれ

ば、也た説き得たり、備をして拈古、頌古、小參、普説を做さしむれば、備また做し得たり。祇だ是れ一件の事のみ有りて未だ、備還つて知るや。對へて曰く、「甚麼の事ぞ。」湛堂曰く、「備祇だ這の一解を缺くこと有り、因、若し備這の一解を得ずんば、我れ方丈にて備がために説く時は便ち禪あり、纔かに方丈を出づれば便ち無くし了る。惺惺に思惟する時は便ち禪あり、纔かに睡着すれば便ち無くし了る。若し是の如くならば如何が生死に敵し得ん」と。對へて曰く、「正に是れ某が疑處。」後に湛堂、疾亟かなり、問うて曰く、「和尚若し此の疾を起さずんば、某をして誰に依附せしめてか以て此の大事を了すべき。」曰く、「箇の勲巴子あり、我れ亦他を識らず、備もし之に見えなば必ず能く此の事を成就せん、若し他に見えて了不得ならば、便ち修行し去つて、後世に出で來つて參禪せよ。」

保寧の勇禪師は、四明の人なり、初め衣を更へて雪竇の顯禪師に依つて道を問ふ、雪竇呵して、^① 央庠の座主となす。勇、不意なり、堂儀纔かに満ちて即ち單を抽いて雪竇山を望んで禮拜し、誓つて曰く、「我れ此の生に、^② 行脚參禪して、道價若し雪竇に過ぎずんば、定めて郷に歸らし」と。勇、長沙の雲蓋に至つて楊岐の會和尚に參見す、白雲の端和尚と弟昆たり。後に出世

① 因地一聲失物見ることを得て、平生を慶快にするが如し、是れその字義なり、是の如きとは念佛の人も念々の中に本性の彌陀を究竟して忽然として親悟現見して因地一聲の處に到つて自然に明徹すこと。
② 惺は靜なり。勲巴子、一二説あり、蜀の成都府の綿州、唐には巴西といふ、故に圓悟を勲巴子といふ、生緣が蜀なればなり、又一説あり、略之。
③ 央庠は、山曰く、唐土の婦人妖媚の態、風流を逞しうする人のみ、又云く、柔和の貌。
④ 行脚とは學に當の師なく、郷を離れて天下に脚行し備歴し、情を脱し師友を尋訪して法を求めて證悟せんとするなり。

して保寧に住す、勇の道は叢林に播る、果して其の言の如し、信人の志氣安んぞ立せざるべきや。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上終

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下

①先黃龍の所山主、院宇を架造して一一叢林の體格に合ふ。或者笑つて曰く、「和尚又禪を會せず、何ぞ此れを爲ることを用ひん」と。龍云く、「自ら禪を説く者ありて來らん」と。院成る、遂に陳乞して積翠の南禪師を請じて住持せしむ。後來先黃龍化し去る、南禪師、一夜忽ちに夢むらく、神人あつて云く、「乞ふ去つて塔を守らん」と、南禪師、意に經らす。一日方丈の中に坐す、又前に夢みる中の人を見るに云く、「某甲願はくは乞ふ、塔を守らん」と。南之を詰る。遂に云く、「交代の人ありて來らん」と。未だ幾くならずるに、果して塑像の人至る。南禪師、別に土地を塑らしめて、乃ち舊土地を移して先黃龍の塔を守らしむ。

太瘤は蜀の僧なり、衆に居して常に佛法混濫して、異見鋒の如くに起るを嘆じて乃ち曰く、「我れ參禪して、若し眞正の知見を得ば、當に口業を惜まざるべし」と。遂に願を發して、馬祖の塔を禮して長年輟す。忽ちに一日塔より白光を放つ、感じて悟ることあり。後に至る所の叢林、老宿を勘驗す。雪竇山の前を過ぎて云く、「這の老漢、口裏水漉漉地なり」と。雪竇その語を聞いて意不平なるに似たり、太、雪竇に見ゆるに及んで、竇云く、「爾、老僧を背はざる那。」太云く、「老漢果然として口裏水漉漉地なり」と。遂に一坐具を擲して便ち出づ。直歲甘んせず、中路に人をして殿つて太の一足を打損せしむ。太云く、「此れは是れ雪竇老漢之を使しむ、他日に須らく一足を折つて我れに償ふべし」と。後果して其の言の如し。太、後に都下に至つて意を市肆の中に放し、官人あつて請じて家に歸つて供養す。太、屢辭を告ぐ、官人確く之を留めて愈々敬禮を加ふ、毎に侍妾をして食をその前に饋らしむ。一日偶官人至る、太、故意に其の妾を挑む、官人此れを以て禮を改む、遂に辭し去ることを得たり。數日ならずして鬧市の中に端坐して化す。

①先黃龍の所山主は、大慧普說二に云く、「昔日黃龍の新和尚、那那の覺和尚に嗣ぐ云云。漉々水の下ること、漉々淋と同じ、よだれをたらすなり。」

大陽の平侍者、明安の室に預ること年あり、盡く其の旨を得と雖も、惟だ生滅を以て己が任となし、同列を擠陥して其の右に出づる者を忌む。瑯琊の廣照、公安の圓鑑、衆に居せし時、汾陽禪師、それをして明安の宗旨を探らしむ。大陽に在つて因に平、密に授く。明安嘗て云く、「洞上の一宗を興さんことは遠にあらすんば即ち覺なり」と。二師云く、「平侍者のあるあり」と。明安、手を以て指して云く、「平、此の處佳ならず」と。又拇指を又中に捏つて之を示して云く、「平、尙ほ坐して化す。」

②明安は大陽の玄なり、梁山觀の嗣。嚴統十四に云く、「鄆州大陽山の賢玄禪師」と。
③擠は推なり、排なり。
④圓鑑は浮山の遠なり。

去つて當に此に死すべきのみ」と。明安、遷寂するに暨んで、遺囑して云く、「全身を瘞めて、十年難なくんば當に大陽山の供を打すべし」と。塔に入る時、門人、平の將に師に不利ならんことを恐れて、遂に李和文都尉が施す所の黄白の器物を作して、塔の銘に書す、而も實には無し。平、後に大陽に住す。忽ちに云く、「先師の靈塔風水不利なり、取つて之を焚かん」と。山中の者宿切に平を諫む。平云く、「我れに於て妨げあり」と。遂に塔を發けは顔貌生けるが如し、薪盡きて儼然たり。衆皆驚異す。平、乃ち其の腦を鏤破して油薪を益せば、俄に灰燼となる。衆その事を以て官に聞す。平が塔中の物を謀るの不孝なるを坐して、還俗せしむ。平、自ら黃秀才と稱す、瑯琊に謁す。瑯云く、「昔日の平侍者、今朝の黃秀才、我れ大陽にありし時に、爾が傲す處を見る」といつて遂に納れず。又公安に謁す、安亦顧みず。平、流浪して依る所なし、後三又の路口に於て、大蟲に食はる、竟に大陽了又の記を免れず、悲しいかな。

① 黄白は金銀なり。
 ② 大蟲は虎を指す、前に記す。
 ③ 大和山主は法昌倚遇の法嗣、遇は北禪の賢に嗣ぐ。嚴統十六。鷄息はわきが也。

峨嵋山の白長老、嘗て云く、「郷人雪竇に頌百餘首あり、其の詞意甚だ人に出でず、何ぞ乃ち浪に大名を世に得たる。」遂に頌千首を作つて、多きこと十倍するを以て勝れたりと爲す。自ら編んで集を成す。妄に意らく、「他日名、雪竇を壓せん」と。到る處に人の賞音を求む。大和山主といふ者あり、徧く當代有道の尊宿に見え、法を法昌の遇禪師に得て、出世して大和に住して山主と稱す。氣諸方を

吞んで妄に許可せず、白、その頌を携へて往いて之に謁して、一言の鑑を求めて信を後學に取らんとす。大和、見て乃ち唾して云く、「此の頌は人の鷄息を患ゆるが、風に當つて地に立つが如し、その氣聞くべからず」と。是れより白、敢て人に出し似さず。後に黃魯直之を聞いて成都の大慈寺に到つて、大いに壁に書して云く、「峨嵋の白長老、千頌自ら集を成す、大和、曾て言へることあり、鷄息風に當つて立つと。」

④ 宣は可宣なり。嚴統十二。

⑤ 郭は前に出づ。
 ⑥ 南昌府なり。
 ⑦ 周歲は一歳也。

歸宗の宣禪師は漢州の人、瑯琊の廣照の嗣なり、郭功甫と厚く善し。忽ちに一日南康の守、事を以て之に臨む、宣、人をして書を馳せて功甫に與へしむ。且つ書を送る者を祝して云く、「縣君をして見せしむる莫れ」と。功甫、時に南昌の尉に任ず、書に云く、「某更に六年の世縁ありて未だ盡きず、今日抑逼するを奈何とせす。生を君が家に託せんと欲す、望むらくは君相照せ」と、乃ち化し去る。功甫、書を得て驚喜懐に盈つ、中夜その妻、夢寐に髣髴として宣の臥内に入ると見て、覺えず失聲して云く、「此れは是れ和尚の來る處にあらず」と。功甫その故を問ふ、妻、見る所を答ふ。功甫、燈を呼んで宣の書を以て之に示す、果して娠むことあり。生するに及んで即ち宣老と名く。纔かに周歲にして問を記すること昔の如し、三歳に逮んで、白雲の端和尚、其の家に過る、功甫喚び出して相見せしむ。望み見て、便ち師姪と呼ぶ。端云く、「和尚と相別れて幾年ぞや。」宣、指を屈して云